

西 洋 雜 誌 文 觀 止

四 卷

何 文 介 雲 玖 周 露 華

合 譯



德 書 房

西 洋 雜 誌 文 觀 止

四 卷

何 文 介 雲 玖 周 靈 華

合 譯



德 書 房 出 版

目次

貞操問題	五三一
一位脫離共產黨的教授	五四五
矯正口吃之奇人	五五三
公民須知	五六〇
貞操之維持	五六四
從挫折中去得益	五七二
美國捐稅之怪現狀	五七六
政權之關鍵	五八一
足跛了	五八七
死亡並不可怕	五九二
願上帝保佑他們	五九七
施與精神	六〇三
陪審制內幕	六〇八

目次

一

戒烟法	六一五
神經與消化不良	六二一
愛因斯坦小傳	六二七
談窮	六三三
親切之感	六三七
無從投遞	六四二
養尊處優的美國兒童	六五五
工人致富術	六五九
萬事都嘗試一次	六六三
壞孩子與好鄰居	六六八
有巧思的愛斯基摩人	六七五
婚後的恩愛	六七九
美國的命運	六八五
難忘的人	六九〇
節育臨診所	六九六
我對於美國的信念	七〇一

貞操問題

這一篇論文是費了一載餘的工夫才寫成的，以大規模的調查，談話，和常遇到性行爲問題之醫生，心理學家等類人士所供給的材料爲基礎。所以，這篇論文可說是不但代表作者本人的成熟意見，並且也代表當代權威的意見。貝寧夫人自己有四個子女，曾以著文討論青年，婚姻，和家庭事件聞名於時。

世上倘若終還有一個貞操問題，則我們應該把它提出來討論一下子。宗教和遵守道德訓條依舊替有些人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日甚一日的思想之解放，和人們對於性行爲之一再否認其含有道德的關係，已使無數青年自以爲對這件事儘可以自己作主，而不知其實已經軼出了應行的軌道。

他們在對這件事還沒有充分的認識，還沒有聽完雙方的論證，卽貿然下了他們的斷語。他們不過會聽見人說，『誰不在那裏如此做法，』不貞或甚至濫交『已經毫無關係。』他們已入了歧途，以致所做出的行爲勢必將於被牽涉的少女生活上留有永久影響，並且勢必更變了她的心裏和她的生理。

現在各地方的小路上常能看到熄去燈光的汽車停在那裏。各處專供旅行者膳宿的客店，都極樂於招待進去作數小時幽會的青年男女。有一位男女同校的大學主任告訴我，學校附近的旅館都肯容留前



去作私會的男女學生過宿。從一千一百份寄給大學生，二百份寄給畢業後補習生的測驗問題紙，和三百次的談話中，我們已明白看出大學校裏能守身如玉者真已寥寥無幾，其中雖也略有幾個寧可等到結婚時的女生，但她們對於同學們的亂作性交則並不視為有什麼可以令人驚駭的地方。我們並且知道美國境內每年來登記的私生事件現已多至五萬餘起；財力和勢力使她們能規避登記；有許多對夫婦是在已受孕後才結婚的；而在私姘之中，她們都利用生育節制和打胎以避生育。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不真的行為雖已盛行，但它終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貞操問題依舊是存在的。社會並不贊成破除貞操，況且現在的社會組織還不容它破除。每個成人都應該知道未曾捲入這個漩渦的少女究竟是如何的安樂舒泰，所以能專心一致去從事於她們的學問，體育運動，家庭操作，和正常的健全的社交活動。

但她們終不免要聽到——所以我們成人者不能再忽視——現在這個破除貞節觀念，甚至公開主張婚前實行性交的暗地運動。因此，我們必須把其中的道理明說出來，並把有幾件就是在目前這種開明時代也依舊被神秘所籠罩的事情公開揭發出來。有些為父母者都以為這個問題是不便公開討論的，以為或許反而因此引起不應有的好奇心和不正當的興趣。但所以引起不正當的興趣者其實還是它的神秘性，而並不是公開的討論；加之，青年們中，彼此之間已經無話不談，成人者如再默不作聲，則兩代之間在勸告和同情上將更會增加其隔膜了。

鼓吹作性交試驗的青年男子總說：『爲什麼不能行？』視之如同一件毫無重大關係的小事。但經歷過數千百起秘密求治事件的正當醫生，便不是這般看法。凡會對婚前性交問題作過詳細觀察和研究的心理學家，都已覺得這並不是一件沒相干的小事情。良心和情感顯然將在這件事情上作它最後的斷語。但先知先覺的人們，對於他們所觀察和經歷所得到的事實，終應該一起拿出來，公諸世人之前，以便大家都可以明瞭裏邊究有怎樣的關係。

第一，這裏有許多花柳病和打胎的事實。據美國社會衛生學會的估計，美國全部人口之中，患梅毒者有百分之五，患白濁者百分之十。以年齡而言，則十六歲到三十歲之間者爲最多。我們倘能把花柳病終於完全撲滅，則不貞之中也就能減少其危險之一。但這件事的成功還遠得很。同時，婚前性交之中還有許多種可能的病患，不過一個少女是不大肯到醫生那裏去求教的，所以有許多尚沒有爲我們所知道。

她們有時也得到一些指導——但可惜十九是錯誤的。她們每每自信因已用了某種避孕藥，卽不會受孕。下面這一節就是紐約山額夫人生育節制指導所主任醫生哈納·斯東對這一個問題的評論：

『向來有信用的藥廠也出賣絕不可靠的避孕藥。某一家向來爲醫師所信任的藥廠，曾製賣一種避孕藥膏，他們自稱絕對可靠，但其實不過百分之六十的效力。市上所出售的避孕藥錠，其效力大都不過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間。就是最強烈的避孕藥，其時間上的效力總不過所宣傳者的百分之十。各個

女子的體質不同，所以藥力的有效與否也因人而異，這使人更難於有所適從。」

科學實地研究所的主任毛列斯·璧其洛醫生也證明了另一件事情。他向一家極可靠的製造廠買來一百枚避孕橡皮套，經細加檢驗之後，發現其中有二十五枚是無用的。凡需用化學藥品的器具，其有效的時間尤為短促，稍為過時便全無用處。換句話說，「保證安全」並不是一句含有惡意的話，不過不幸是不真實罷了。而不貞行為中的一般環境，更其使這句話加倍的不真實。

調查結果的數字，顯露出未婚女子之求教於打胎醫生者人數非常之多。她們當然都已聽見這批打胎醫生宣傳他們的方法是怎樣的安全，毫無痛楚。但她也應該聽聽下面這一段消息：每年死於打胎醫生之手者總在一萬人之上。弗雷特立·韜雪格醫生說：

「打胎時的疾病傳染危險比了自然分娩要高出十倍，因為打胎之時，子宮腔的內部不能不受一次外物的侵襲，而自然分娩時則大都不需要的。此外，在比例上，每一個因打胎而死者，同時必有好幾個因而終身殘廢，終身不育，或以後再產時發生難產等事。」

這件事裏邊應加考慮者，不但單是在醫藥觀點這一方面。打胎的心理影響也極其嚴重。少女每會因打了一次胎而終身懷着恐怖，或因喪失了一個孩子因而永遠悲苦。打胎除了毀壞她的體健以外，也常含毀壞她前途的情感。女子在分娩時，每會痛悔以前之不應該作性交。但後來，調弄嬰兒的快樂每能彌補過去所受的痛苦，並且丈夫會保護她，社會會敬重她，所以她即能很迅速地忘却分娩時的難受。

未婚的女子去打胎，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她祇有怨恨而沒有嬰兒和丈夫的安慰，所以常會使她從此痛恨男子，甚至在後來正式結婚之後，也會對性交這件事望而生畏。

這些險危——疾病，打胎，情感上的變化，甚至死亡——都是婚前作性交所很難於避免的。不過能夠倖免者也確有其人。那末，貞操也因此即不成問題麼？我們如若單就畏懼後果這一點上作論據，則這個論證還是不健全，也是無效的。美國外科醫生處長湯麥斯·巴倫醫生說：『我始終期望我們的社會衛生程序能撇開向來的以畏懼為動機。倘若白濁和梅毒依舊是尚未為我們所認識的病症，則性交限於配偶這一端終還自有其內在的好處。』

那末，貞操主張究竟有些什麼樣的內在價值呢？以下所述的就是一個曾在婚前作性交的女子所下的斷語：

『我們常聽見人談到一個女子無從以生理的表示發洩她的愛情是如何的不妥當。我的意見則以為這種一時的苦悶終遠勝於求快樂於婚姻之外而終得不到時的精神痛苦。一個女子在婚前經歷到性交時，她內心的性欲必一起得了解放，必因性交而更加旺盛，必因此即引起她對配偶生活的種種期望，等到她一經恍然這種期望是永無實現之日時，她勢必如受到一下當頭的猛擊。惟有曾經有過這種經歷者才知道這竟是如何像鳥獸落入陷阱，或人在黑弄中摸索時一般的感覺。其結果是：這種內心的交戰使原本燦爛光明的前途，從此永遠蒙上了一層黑影。』

應說的話還多着哩。早期和不謹慎的性交，往往會阻遏和損壞一個人的成熟。霍林華茲在他所著「發育時代之心理」上說：「性交太早，由於過於重視生理的發洩也許就會阻礙成熟。」——這裏所謂生理的發洩，是指對包括心靈的和審美的因素之成熟性的滿足而言。有許多女孩子常以「祇限於手淫」自傲，但她們那裏知道其惡影響早已很為巨大。某女學校的訓育主任，在作過相當的研究以後宣稱，「手淫」常會養成一種無需交接而即類似淫欲滿足的習慣，這種習慣能使女孩兒從此在情感上不合宜於和人結婚。還有一位權威堅決地宣稱，「手淫」比了真正性交更危險，因為它能在事實上毀滅尋常的性交快感。經過許多人的求治之後，一位青年會的心理學家說，替代式的性欲滿足，往往會使正式的性交失去快感。過於受刺激或受過不正當刺激的女孩兒，往往不能再於正式性交時獲得應有的快感，因此，她在未來的婚姻裏邊，快樂的成分必很稀少。

婚前表愛情的動作究竟應該以什麼程度為限，是一個很難於答覆的問題。但女孩兒大都應該知道作僅僅表愛式的擁抱和性交究有怎樣的區別，而自知謹慎，尤其是正當表愛之時切不宜飲酒。酒之為物能使人興奮，而且是向來為人所共認的一種最易於引起淫欲之念的東西。女孩如若已喝酒，尤其是向來不喝酒的人，即會失去判斷力和自制力。即使她依舊能勉強自持，但或許就不免於退而作手淫，她不會知道僅此一個小小的舉動，也許就於她是一個終身的大患。

倘若在這種時節，女孩兒竟逞意而行則又便怎樣呢？須知女孩兒的真操是她的道德信仰，她的神經系，她的肉體和心靈交織而成的，她也許不會知道這個組織能在一時的曲從之中立刻發生絕大的變化吧？

她在喪失貞操時，她的道德觀念也同時打破。她真會覺得世上已無所謂道德。但是即使她對宗教向來沒有甚深的觀念，然而傳統的思想 and 可泣可歌的守節故事的影響，必會使她的心靈上永遠如受到一種督責。因此，這種犯罪的念頭每會被女孩兒攜到私會之中，並且永遠不能拋却。凡曾研究過這類事情的醫生，都會提到過這個「犯罪思想」，以為有時即使沒有宗教觀念的成分，但這個念頭終是存在的。

一個懷有這種念頭的少女，必在心靈上非常之痛苦。這種心靈上的創傷，有時也能收口而使她從此成爲一個說謊者，有時則永遠不會收口而使她終身懷着一種怕懼報應的恐慌。有時她甚至會錯認性交時的失望爲罪惡之一種懲罰。

在另一方面，女子們中確也有完全拋却傳統習慣的人——她們以為性行爲中並無靈的或道德的關係。她們是怎樣會到這個地步的呢？她們大都是被棄的女子。倘若一個女人抱了這種見解，她大概即會相信——並常要向人說出——她很能自己照管一身。於是她的愛人也就不拋棄了她，聽她去逞着己意而行；她從此就成了一個亡命之徒。社會不再給她以保護。但她也許確有做亡命之徒的勇氣，然而一

方面也終免不了要感受寂寞之苦悶。

有一位權威指出：現在已有一個人數日見增加的婦女羣，她們因為被最先的愛人所遺棄，或因為不經婚姻手續即已把她們的性欲盡情發洩，以致至今依舊沒有嫁人，也沒有孩子。這一個婦女羣不但對於別人的婚姻是一種威脅，並且其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其中有許多還是智識階級，體格也很健全，她們本應生男育女盡她們的母職，但她們竟在那裏度一種畸形不生育的生活。

所以，現在雖然有許多人力說性的問題和道德毫不相干，但我以為這完全是胡說。不貞確有影響於道德制度，單以鼓動女子反抗社會而言，它已逃不了罪名。女孩兒中已很多以這種人物自居者，她們對於眼前的社會制度認為太不開通，對於眼前的宗教認為太過於古舊不適用於用，而都向之背叛。但她們決不能領會她們究竟是在和什麼東西作戰，她們是怎樣的在剝奪自己未來生活中的保護，而人類經驗和歷史之壓力是怎樣的不利於她們。

不貞對於神經系的影響也是同樣的嚴重。私會因為總是偷偷摸摸的，大都不能在適當的房屋裏邊舒舒服服地行事。試想路旁的板屋，低級的小旅館，汽車的後座，豈是表示愛情的適當環境。匆忙，提心吊膽，怕被人撞破——這些都是私會中必有的現象。

關於這一點上，扼要的斷語更無過於紐約家庭指導服務社社長奧利佛·勃塔費之所說：

「性交行為不是隨地可以舉行的簡單事情，倘若心懷恐懼或有自知不合的念頭，有時即會無從行

事。既屬私會，自然總是出之以偷偷摸摸的行動。因為總是秘密的，於是中間便有不少不幸事情會得發生。如若女方還是一個處女，她也許必須經過醫生的指導才可以作性交。性交之術並不是先天帶來的。婚前的性交行為大都是由於無知，不正確的求滿足觀念所造成，然而這種觀念一經成立之後，結婚以後要想忘却它倒已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

因此，凡是不貞行為總不外乎一對提心吊膽的男女，一個極不相宜或極不舒適的環境，還要耽着不知會不會被人撞破的憂慮。試想如此的處境，再加上少女在這種時節大都必是十分興奮緊張的心緒，其於神經系將有如何嚴重的影響，那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們已一致承認強抑行為是於任何人都都不利的，於是即有人把這個論據引用到貞操方面去。但須知它的動向有時恰巧相反的。破除貞操觀念常以取得自由自詡，但不知這個觀念的本身即已隨帶着種種的強抑因素，它也常有行不去的地方。不貞的女孩兒大都隻身行事，絕少有人為伴。有時甚至對最心愛的人也不便公然說話。一個人剛在熱戀或十分興奮的時節，也許會對這些毫不覺得。秘密行動於是即變成了和衆人完全隔絕的行為。但過去的經驗都指出這種秘密行動裏邊必隨帶着悔恨的種籽。女方每會痛恨這種背人的性質，然而同時又必十分畏懼被人發覺。

這類男女當然也有隨後結婚的，但他們依舊不過是在那裏自己騙自己。他們雖以作了負責的結合，已担負起結婚後所因有的義務，然而他們已喪失了使這種結合能成爲十分快樂安適之新的發現之機

會。婚姻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可以從而發現新的人生樂趣之男女結合也未必能件件美滿，何況這種樂趣在婚前早已嘗過，則自然更難期它能夠美滿了。加以這類先已作過性交然後結婚之結合，雙方必互相猜忌，因為大家都明知對方是一個好作試驗的人。

在另一方面說起來，這種秘密結合十九會中途破裂。我們須記住作這種結合者大都是未曾成熟的男女——只貪眼前快樂或興奮的男女。他們不過常聽人說幼時的性行為是漠然無關的，是沒有害處的。但這種放任的女孩兒可也會聽得醫學界人士對於這種行為所下的斷語麼？——第一次不正當的性交，對於一個常態的女孩兒並非毫無關係。這種性交絕不能滿足配偶欲望，反而使它更爲旺盛，將使她更會傾其愛力於單一個男人。大多數的女孩兒都覺得性的結合和靈的結合是聯繫的，而所謂靈的結合則就是愛人將會永遠傾心於她自己。但如若對方不過視之爲兒戲——在這種情形中十九如此——過了幾時之後，又拋棄了她去另找對象，則其於女方的結果必就是嫉妒，失望，和懊喪的痛苦了。

這種被遺棄後所留下的受辱受苦念頭，常會驅使一個女子入於濫交之途。對於這一件事，大概決不會再有人說它是正當的吧？醫學界對於婚前性交之爲害，所抱的態度也許還有些輕重之別，但對於濫交則已一致認爲極不妥當。

濫交的女子每對自己的誘惑力十分懷疑，因此常要更換對象以作試驗。濫交的男子也有着這種思想，常會懷疑自己已否還是一個漂亮的丈夫。一個男子等到已經喪失了談情說愛的興趣，已沒有使妻

得到滿意的耐心時才想到擬有一個快樂家庭，爲時已經太遲，他已不會達到這種目的。並且凡已經過濫交的人，不論男女，即使在正式結婚之後，也決不能再安於從一而終。過去的不貞行爲實是一種最會作弄人的物事。性已喪失了它的動人之樂趣，但渴求性的滿足，和竭盡能力去找尋這種滿足的念頭，則依舊在那裏推動一個人向前行去。濫交使人喪失一生之中一個最大的閱歷機會——戀愛。

儘讓人們說：『目前，人們對於這種事情已另換了一種眼光。』他們的眼光也許確已變換了，但不幸所感覺到的却依然和舊時相同。

例如：嫉妒行爲依舊很爲流行。在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們之中，理智確有一種鎮定的功效。但反過來說，理智也會使一個人想到太太既在婚前是不貞的，則她早已蔑視某種無形的禁令，而自然將使她在婚後也易於有邪僻的行爲。心理學家也說，越是濫交的女子，越富於妒念。

再則，我們也不能忽視男子的至今重視太太之爲處女。實地調查的記錄已切實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件古今一律的事實。威斯德馬克所著的『婚姻史』上也有很充分的證明。現代的青年雖很會表示慷慨而說這是毫不相干的，但他們的心底裏依舊總是暗暗希望他所愛的女子以前沒有被別人玩弄過。因此，女孩兒在隨隨便便地喪失貞操之中，她實已把日後的家庭快樂付諸孤注一擲了。

在事實上，我們對於性的問題，於歷史所指教者之外，我們並沒有能作什麼新的貢獻。我們不能不認性行爲之放任實是回到了野蠻時代去。但是，就是在野蠻民族之中，性行爲也未嘗不受一種規則之

拘束，不過這種規則大都和我們所有者不必盡同罷了。歷史已很清楚地指示我們，從古到今，貞操這件事是始終受規則之拘束的。這些之中，有許多還是極古時代所遺留者，在當時，一經違犯則犯者即要受到一種極重的刑罰，因為它擾亂了人類的正常關係，並引起了極厲害的深仇和爭鬥。

性的關係一天沒有崩潰，則有關係的雙方仍應一天有互相信任的需要。但在第一次的熱情頂點已經達到或已成過去之後，這種信任心，除非另有宗教意識或哲學意識，便難於維持。因此，性的關係必須有一種自具維持性的道德訓條爲之維繫（但這是很稀見的），或必須有一種相信性的關係包涵着一種對個人，也對整個民族的責任爲之基礎；我們說這句話也許不能算是過尙感情吧。奧爾迦·克諾夫在說下面這句話時已闡發得很爲明白；她說：『性行爲並不單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它是和整個社會有關係的。』

我們對於還祇抱着好奇心，和已有戒心的青年男女，應該幫助他們了解這一點。我們不必責罵，不必減削他們的戀愛權利，但須令他們知道關涉婚姻的法律，確是有法子可以規避或破壞，不過它終久依舊存在，而違犯者依然會受到刑罰。

你倘若能夠使汽車後座中或道旁板屋中的私會者在事前能夠明瞭這一點，則真是世界上的一件最好的事情。但是應用什麼方法呢？這些男女都是年青而又非常之熱烈的，並且又常在一起。第一件應該使他們明瞭的，就是：性交天性之控制並不就是對他們戀愛之破壞，而不過是在排除一種將會損壞他們

的愛情之惡影響。

我們所應做的事情，就在給一些助力與這種本意並不是單單出於兒戲的男女，鼓勵他們正式結婚。我們曾經問過許多位權威，他們的意見一致以為在這種情形中最好的辦法就是快快結婚。可是我們不可把這個和匆匆不加思慮的結婚混爲一談。在一個少女或少男已知他們的性關係已不至於無期的展延時，他們的態度自會變更的。所以使他們背叛傳統習慣和道德訓條者，其實不過是期望難達，熱情已經爆發而無從以正當方式發洩罷了。

我們常聽人說起現在的經濟狀況，使早婚在現代極難於成爲事實。但我們也須知道自古以來婚姻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中，我們不斷的看到兒女的婚姻都須由父母加以幫助。現代對這個問題已有認識的父母，其實也應該如此的做法，應該鼓勵他們早婚。但他們也應坦白地說明婚前的貞節是如何的重要。

因爲我們已知道這還不是一件可容破壞的東西。人類對於不貞的女子還沒有製定保護的辦法，除偶爾在分娩或生病的時候。她有着由於良心的譴責和心理的不安寧而至於不能支持的危險。不貞最易使人陷於最困苦和最卑劣的環境。它阻遏住，甚至滅絕了愛情的發展。它養成寂寞和只顧自己的自私人物。

最後，常態的青年男女其實並不喜愛不貞。他們已在那裏尋求一種可作指南的倫理。各大學校裏所

作的觀察，顯示學生之中也都信仰忠貞不二，並願意結婚。他們都願意有一個富有生氣的愛情生活，一個能持久的愛情生活。對於青年們無需十分替貞操作辯護，即已能使他們抱這種見解。青年男女所需求者，祇是相當的理想目標，相當的教養，和半個表愛的機會。

專家，醫生，心理學家，和朋友只能從旁指點，但不能代人作決定。這就是原本是一個整個社會的問題，但已化分而必須由各個人自行解決者之一。從這類有些由於遺傳而來的，有些由於環境而產生的衝動之亂堆裏邊，民族的重担和個人的快樂已加上了青年男女的肩頭。這個貞操問題將會成爲各個人一生之中極爲重要的事件之一。老一輩的人們都應該常把貞操必須重視之科學的，性靈的，和歷史的論據置在青年男女面前，以增強他們去抵抗不良環境的力量。

(原作者 Margaret Culkin Banning)

一位脫離共產黨的教授

我在作回想之中，我相信當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我實在自以爲已做了一個爲了一種高尚目標而作犧牲的人。那時，我們的學校裏，薪水已減了百分之三十五，授課的鐘點則反而有了增加——尤其可惡的，是某系報紙屢次對我們這批教授作惡意的攻擊。我們甚至相信就是我們的校長也在暗地裏協助這種攻擊。於是教授中的急進派就組織了一個團體，以應付這次局面，我卽在這個團體某次開會討論的時節碰到了一個共產黨領袖。我經他的介紹，曾到各公會中去作演講；而我自己亦漸漸地崇信了這個主義，加入了共產黨。

當我加入的時候，我似乎已看清楚所有的急進團體，必需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作一致的行動，方能阻遏住法西斯主義侵入境內，而免大學教授也像歐洲某某諸國一般的被人封閉了嘴巴。我之所以加入這個黨者，就因爲我相信它能提倡和保衛我們美國人所最寶視的自由。我那位共產黨朋友使我覺得我居然已做了一個大丈夫，而不再是一個遜世的寄生蟲。

在我第一次列席會議時，我看見座中還有兩位同校的教授與他們的太太，和另外八個職業人員。他們將我們這幾個人編在一起，自成一個職業組，附屬於一個較大的工業人員組之下。主持編組的人告

訴我們說，美國全境共劃爲十二區，每區由一位區編組主任主持一切；每一區又分爲若干段，每一段由一個段編組主任和一個 Agitprop（宣傳主任）主持段務。

『Agitprop 是什麼樣的人？』我問。

『他是一位專司煽動和宣傳的同志，』那位編組主任回答。『他在理論上查察衆人的行爲，指點你們應該閱讀些什麼樣的書，照管你們的智力發展。』

『我就是宣傳主任，』一位有稀鬍鬚的矮小人物插上來說。

我認識他是下城某傢具店裏的一個簿記員。這位人物，在我時常到他店裏去付帳時，我對他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印象，但他現在竟做了我的智力發展的指導者了。

以下，黨裏邊替我們每人另題一個名字——爲了安全起見，黨員都隱去真姓名，另用假名字。每人的名字上面都加上一個同志的稱呼。他們又派給我許多本關於黨義等事的書籍，而那位宣傳主任也就拿過一張表，指示我以後須繳付那幾種黨費。我的薪俸是每年三千六百元。黨費的分級從無業的黨員每星期二分起，到如我這種進益一般的每星期三元五角爲止。此外還須繳付第三國際，和美國共產黨大會的特捐。最後則還須購買許多書籍，小冊，和報紙，每年並須以一天的薪水捐給『天天工作者』的補助基金。

總計起來，我對黨裏的捐款，在兩年半之內已需九百元之多。我在入黨一年之後已不得不放棄我向

日每兩星期一次的短期旅行。我也不得不付兩個歷史學會的會費，停止訂閱三種雜誌，並停止購買叢書。

小組會都在黨員的家裏舉行，除非那位黨員的太太不是同志，每一次會議總都帶着一些陰謀的色彩。據黨裏邊的人說，城中遍地是法西斯黨人。所以在開會討論的時候，如若有一個人忘了形講話太高聲時，旁邊即會有人立刻止住他，叫他輕聲些。如若正在這時門鈴忽然震響，則房裏即會如死一般的寂靜無聲。第一年中，我沒有讓太太知道我入黨。我每每須在離家去開會時作種種的推託之詞。等到我已派定了日常工作之後，每星期中有兩晚能在家庭裏享安閒之福，已算是絕大的運氣了。

有一晚，我直到夜半後三點鐘時才回到家裏，看見太太在火爐邊哭泣。

『請過來，我要和你講一句話，』她說：『我難道有得罪你的地方麼？我已忍耐了好久，想等你自己解釋，但今天我實在不能再耐了。』稍為停頓了一下，她又很委婉地問：『你已有了愛人麼？』

我真已變了一個呆子了，我怎麼竟會沒有想到太太會疑心我變了心。我就把已經入黨這件事告訴了她。我們一直談到天已大亮。此後我即能自由行動，不必再捏造種種謊話，這真使我如釋重負。

一星期後，太太說：『這個黨既是你所認為良好的，則於我也應是如此。倘若我們必須說謊和欺騙，則我們何妨共同來一下子。』黨裏對她的『政治成熟性』頗有些懷疑，但仍舊容她入黨，而那位宣傳主任並一力担任給她一些特別的訓育。

在她第一次列席小組會議的時候，她在無意之間對史太林的鬚子加了幾句開玩笑式的評語。豈知這幾句話竟會使議場中立刻肅然寂靜。她到這時才知道只有希特勒，羅斯福之類的人，才是不妨加以譏評的。『這是戰爭，這是階級戰爭，』我們的編組主任說：『我們倘若不拱衛蘇維埃聯邦，則我們就是叛勞工運動者。』

那一晚，睡上床後，我還當太太已經睡熟了，不料她竟出聲大笑起來。我問她，想到了什麼事情竟會如此好笑，她回說：『史太林的鬚子。這也是勞工運動中的一部分。』

在太太入黨一個月後，我倆便被派定了一項共同的工作。我的岳父是一個小工廠的廠主，他所僱的都是未入公會的工人。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向他的口中探出他廠裏的執行人員，是用着什麼方法在那裏暗地阻止工人加入公會。這批執行人員是很嚴厲的麼？那幾個是他們所擬開除的工人？這些都是我倆到他家裏去吃飯時所應探查明白的事情。

有一天，編組主任跑到我家裏來，要我拿出二十元的緊急捐款，因為黨裏剛發生了一件緊急事件（這類緊急事件是黨裏常會發生的）。我回說沒有錢可捐，並很愚拙地向他解釋：『今天下午，剛有一位朋友爲了太太分娩，向我借去了五十元，所以我已無餘錢。』

編組主任立刻漲得滿臉通紅：『你對朋友尚肯借給五十元，但對黨裏則拒絕捐助二十元。這完全不是共產主義式的行爲。』

「但這位朋友說，他太太情形很危險，必須到醫院去分娩，所以我不能不借給他呀。」

「據我看來，」編組主任說：「我們已難望中等階級的人們能改變他們的思想，而對黨裏作更大的報效了。我如再說我們是在推動革命，則我簡直是自欺欺人。」

我們組裏邊的『集中工作』之一就是籌款。每次開會時，我們必要提到幾個家有餘財的人物，並擬出種種叫他們捐出一些錢來的方法，而用以向人捐款的名義，則大半都是虛構，其實並沒有這件事情。黨裏常叫我們出面請客吃飯，吃野外餐，作野外之游，即乘這些機會要求來客捐一些錢。此外，又叫我們在自己家裏請客吃飯，叫客人各出若干的入場費，就把這筆錢捐給黨裏。除了向中等階級的熟人去捐款之外，我們也有在同事中徵求新黨員的義務。在這件事上我們的成績並不甚好。當我加入我們一組時，組裏共有十三個黨員，在我脫離時共有十六個。我們祇徵得六個新黨員，但同時也失去了三個舊的。

每次會議都是非常之沉悶的，無非是誦讀種種的黨規，條例，計劃，和讚美黨中過去成績的無聊文字。有一次開會時的經過，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我們呆坐着聽聆一篇闡釋韋勃所著『蘇維埃共產主義』第一集的論文，但這篇文字的寫作極其幼稚惡劣。繼而我們又聽各同志的活動報告，當中有一個講述他怎樣去出席某處社會主義黨人的會議，不過並沒有想得出下手的方法；還有一個則講述他怎樣去出席某處共和黨女子大會。這位同志把那次大會主席的演詞複述了一遍。這張報告雖是十分沉悶，

但十分子細，對於主席的演詞竟能一字不遺（可惜這篇演詞早已在三天之前在當地的報紙上發表過了）。會議就是照着這個型式，一次一次的開下去。

一般的政治家本來已可算是世上最笨的人，但一經和共產黨的領袖比較起來，他們便變了高出尋常的天才。共產黨領袖在做刻板文章上，比了世上任何一種人做得更好。他們專以武斷為尚，一天到晚都好像是行動於毫無幽默性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氣氛之中。倘若一位同志竟會和編組主任發生了一個意見不同的地方，則編組主任即要指出他錯在何處，並把應該循行的『思想線路』解釋給他聽。倘若他依舊不服輸，依舊要反對，則他便被派到研究組去聽受一次馬克斯和列寧著作的訓導。黨領袖對於由列寧所修正，由史太林所奉行的那本馬克斯集正是視同神物，崇敬萬分，任何虔誠重視聖經的教士也決及不了他們。

在上次共產黨員替勃勞特作競選運動的當中，黨領袖都出其全力以擊敗候選人蘭頓之獲選。這是同志地密德羅夫所擬下的計劃。但黨員之中竟有一個堅決抱着他自己的見解說，倘若共產黨意欲羅斯福當選，則何不直說出來，何必要如此的大兜圈子。這人即被領袖叫去訓話，但他依舊堅持這個說法。『而且，』他說：『我還要投選舉羅斯福的票咧。』

大家聽見這句說話時頓然肅靜無聲。我頗覺得這時我們正像身在莫斯科，而以為這個倔強的人必會被認作一個反動分子或間諜而即被處決。後來，編組主任開口發言了：『你把手冊繳上來。從今天為

始，你不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抹去額上的汗，立起身走到窗前去。太陽依舊照在一個我所熟識的美國城市上面。在這個時節，我自認確已動了我脫黨的念頭。

我們居然退出了這個黨，從此不再去出席那些無聊的會議。當我把脫黨的意思向編組主任發表時，他頗爲震動不寧，便叫我在下次組會議時再當衆說明脫黨的理由。我即回說我的反對理由也許是他所將認爲不便公開發表的。

我向他簡括地陳述我的理由：『過於刻板的例行公事，個人主動之完全受抑，爲了遮掩行藏起見之必須同時度着兩種生活；這些都是使我心裏不得安逸的事情。我已失去了和老友們接觸的機會，而黨員之中則又因大家過於忙碌彼此沒有成爲朋友之可能。我已沒有機會去閱讀無黨派的書籍和雜誌，使我完全喪失了讀書之樂，使我的智力生活成爲非常之沉悶。黨裏對於一切問題之過於嚴肅的態度，使我的心頭如同歷上了一塊石頭。我決不相信革命已近在眼前，然而每次組會議時的情形之緊張，則竟好像是西班牙內戰時在馬德里地窖所開的會議。我已不能再忍受我個人自由之受侵犯。以前，我到選票票櫃去投票時，我總是抱着一種絕對自由，毫不受人干涉的心境前去。但做了共產黨員之後，則我便須遵照莫斯科第七次全世界共產黨大會所定的方針而投票。這些便是我要脫黨諸理由中之一部分。』

在編組主任聽了我這番說話之後作沉思時，我心裏不免奇怪我何以竟能耐受到這許多日子，或者我

是因爲不願意自認失敗，不願意受一個半途而廢的惡名吧。起首的時期中，我還很相信共產黨真能替受壓迫的勞工出頭，真能作一次改善勞工生活的大運動。但不久之後，我即已發覺黨領袖之所以要煽動革命者，並不是爲了要替勞工求福利，而實是爲了自己起見罷了。根據共產黨的假說，只要革命狀態能夠造成，則即使各個工人是失敗的，然而在黨的方面就是勝利，因爲連續不斷的罷工必能使革命的實現一天近一天。勞工聯合起來對一個共同目標作運動是我所極端贊成的；但在我發覺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在助成一種獨裁制，而不過是假借着民主主義爲餌以引誘未作防備的人時，我的希望中之支柱便立刻斷折了。

編組主任望着窗外呆了半天，才開口說話。

「你已把手冊帶來麼？」

「帶來了，並且連太太的亦在這裏。我大概無需再列席組會議了吧？」

「對的，我以爲還是乘着此刻收回你的手冊吧。」

我爲了求自由方去加入共產黨，而爲了要重獲自由才脫離了共產黨。重新獲得了自由

(原作者 Stuart Browne)

矯正口吃之奇人

他在外貌上不過是一個皮膚作黃黑色，身材短小的人，除了額上墳起的那個小肉塊——這也許就是上帝指着他說：『你正是這個人』時，不慎之間手指觸在他額上所留的一個痕跡。

照他父親的本意，很想使他成爲一個梵華琴名手，但他對於這種樂器始終不感熱烈的興趣。他的熱心後來竟被他施用於另一種事業上面，而在以下的二十年中，祇因他對這件事是如此的熱心，致使他竟能成就了一種破天荒的，前所未聞的新奇工作。這工作就是矯正人們的口吃毛病。他就是紐約東三十號街第一百二十六號，全國發音失常醫院的詹姆斯·宋納德·格林醫生（Dr. James Sonnot Græne）；當露雪斯·列韜華資助他二十五萬金元以供擴充醫院之用時，我曾跑去和他談過一次話。

他正在極忙的時候，所以我就獨自跑到底層一間大廳裏去看看；我在那裏看到兩個孩子，胖的一個名佛蒂，穿着一條短褲和一件馬球衫，是一個開口就吃吃不能順利發話的孩子。瘦的一個叫斯葛尼，穿着一條工人褲，也是一個口吃病非常厲害的孩子。後來，格林醫生也緩步走進來了，兩手插在褲袋裏邊，眼對兩個孩子望着。『嘻！醫生！』斯葛尼說，這在他就算是向醫生道一個早安，隨即拉着佛蒂同去下棋了。

我以前從來沒有和格林醫生見過面，但他竟把我當作一個老友一般看待。他是一個性情極其活潑的人，具着鋼鐵一般的意旨，但是有綿羊一般的心腸。他對無論什麼事都是鄭重非凡，但每天必開顏大笑許多次。他具着偉大動人的品格，但絲毫沒有矜持驕傲的態度。

我說：『醫生，你怎會成功一位口吃專家的呢？』他就把一切經過告訴我。他的父親，一位很有錢的商人，他發覺他對音樂一門已難期有所成就時，就把他送到康奈爾大學去習醫學。

『因此，在三十餘年之前，』他接下去說：『一個青年醫生便在紐約掛起了行醫的招牌。我那時連自己都不知道從那裏去張羅我應付房租，後來第一號病人居然上門了——但不料來者是一個愁容滿面的少年，要我替他醫治口吃的毛病。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口吃可以由醫生治療的先例。以前，凡有這個毛病者總不過是聽其自然罷了。』

這個少年着急非凡，堅要醫生替他動手術施治。格林醫生實在無法可治，只得敬謝不敏，但一方面也就向醫籍中去拼命找尋關於這項毛病的資料——無奈也找不到許多。他特地寫了一封信去告訴這位求治的病人，數天之後，即有一位穿素的老太太跑去告訴他說，已經來不及，因為她的兒子已從屋頂跳下而自殺了。

『這就是我開診以後的第一號病人，』格林醫生說：『你大概必能想像到這件事當時使我何等的負疚於心。我從此終日不寧，拼命的研究，拼命的思索。我又查出美國境內犯口吃病者的人數在一百萬

以上，其中有許多並已因此陷於愁苦之境，因為他們都因這件毛病失去他們的職業。所以我常想，這件事總應該有人出來施行一些補救的方法才好。

『當然囉，我決沒有想到這個人就是我自己。不過在我到基那和柏林去求深造時，我居然得到了一個機會在格茲孟醫生的發音失常治療所裏作研究。我從那裏得知口吃並不是因了發音器官有什麼缺點，而實不過是一種神經上的調節失度。口吃者的舌頭並不扭曲；他不過好似時常有所耽憂——有時，當然連本人也說不出其所以然的。他所患的其實是一種神經的焦急病。』

『我回到美國時，心裏總還以為這件事應該有人出來想補救的法子。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想到我自己何妨就來試一下子。我那時已不名一分，父親也無力再幫我的忙，於是我就去求助於我的老友喬治·派克醫生。』

派克醫生給了他一張一千元的支票，格林醫生即儘着這筆款子在紐約設立了一所發音失常治療所。這治療所的規模很小，而來求治者又以窮人居多數。他經歷了不少次的挫折，灰心，失望——但確也治好許多人的口吃毛病。

一九二〇年，他治愈了馬克·吐溫傳記作者阿爾勃脫·別其勞·配恩的口吃；這位作家所犯的口吃毛病非常厲害，甚至從來買不到火車票，因為他始終說不明白他要到何處去。

配恩原先已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這時便已成了一位著名的演講家；他在各處地方宣傳這位奇人的

異績。同年，他和格林醫生合辦了一本『說話』雜誌，是專爲口吃者而設的一種讀物；自從這本雜誌刊行之後，這件事便漸漸地受到大眾的注意了。其時紐約地方，這種治療所還祇有格林醫生所設的那一處，也是國中少數幾個免費治療所之一，但學校和行道的醫生都已聞風而起，跟着治療這種毛病，而美國矯正發音會也從此漸漸擴充其工作範圍。

由格林醫生所治療的人中，其他有名人物也不在少數，但他所引爲最得意的，則還是那批因口吃而喪失職業者，這些人雖付不起分文的醫費，但他毫不介意。他一面替他們醫治口吃病，一面還替他們代找職業，大多數總能使他們歡然而去。在他這所雖已很大而依舊嫌小的治療所中，每天來就診者總有二百人之多，每星期來申請求治者總有一千餘人。

我曾去參觀過一班在醫治中的口吃患者，這一班共有十餘個人，其中有三個是相貌很美麗的年輕女子。牆上掛着一幅格言說：『緩緩地，自然地發音，』一方面則教師也時時指點他們，叫他們發言時必須緩緩地，鎮靜地，和有韻節地說出來。

『我們此刻當試聽一聽金費虛的成績了，』教師說，即有一個展着笑容的青年農夫，身上穿着工裝，立起來懶聲地發言道：

『今天早晨，我想討論一下子海……豚（Porpoise）。』教師，全班的人，和格林醫生聽了都大笑起來。金費虛自己也跟着發笑，稍爲停頓了一下，他即向我們講了許多關於海豚的事情。講說的中

間，他還略有吃吃之處，但已不多。有一次，他在說到 Porpoise 這個字時，他的兩頰漸漸地鼓了起來，格林醫生即趕緊向他說：「喂，你難道是在那裏吹喇叭麼？」

這個青年聽了即好笑起來，他的緊張神情立刻鬆弛下去，依舊很平順地說完了他的話。「爲什麼，」我低低地問格林醫生：「他一定要挑選海豚這個題目呢？」

「他對P字這個音每是吃吃地說不上來，」格林醫生回答：「所以特地叫他把這個字音多加練習。我並不一定要他們作拗口難說的練習，但如他們自己願意，則我也不阻止他們。」

格林醫生常在醫學雜誌上發表極透切的論文，說明口吃乃是一種人世的苦楚，旁人不應該視爲可笑，而他在治療所中的辦法則是一切出之以幽默。他以爲引笑的資料乃是一種鬆弛緊張的良好方法。

格林醫生的一切出之以輕鬆的態度，其實就是他在二十年中對於醫治口吃研究上的一種心得。他在一個患者在第一次來就治時，必把一張留音片的一面灌上一段這個患者所說的話，等到治愈之後，再把那張留音片的另一面也灌上一次所發的語音。同時，另由一位醫生檢驗這個患者的身體，檢查他在生理方面是否有關於發音方面的缺點。

治療口吃之中，外科手術是難得需要的，有時至多不過用些撥動，按摩，或電熨——例如在醫治左音的時節。大多數的患者大概在內藏的焦急念頭一經消滅之後，口吃的毛病也都會漸漸地全愈。至於生理方面，則重在教患者鬆弛和調節，把情緒時時處置於理智控制之下。這麼一來，口吃者的個性便

會完全經過改組了。

各個施治也可以辦到，但大多數則都是併在一起施行治療。口吃者與有同病的人在一起時大都較為自在，不像獨對醫生時那般的一本正經，所以矯正起來也較為容易。在一間房裏，一班成人患者跟着一位教師誦讀文章；在另一間房裏另有一班人在那裏互相談話，表演簡短的話劇，或唱歌。此外並有隨着音樂作柔軟體操者，因為口吃患者往往還會在動作上也犯着時時停頓的毛病。

這所房屋裏另有一個專為兒童而設的治療室——裏邊的佈置完全仿照神話中的仙境，牆上都繪着圖畫，室中遍佈着種種玩具，受治的兒童都極快樂地在裏邊玩耍。所有的教師都是和顏悅色，並且都是十分有耐心，兒童就在這種快樂的環境中受他們的治療。

那一晚上，我跟着到大講堂中去參觀患者的大會。裏邊人很擁擠。開場時由一個人彈起鋼琴，衆人即隨着唱『輕柔和緩的歌聲』一曲。唱完之後，主席（以前也是一個口吃患者）即請聽衆中的口吃患者登台演講他的經過。

一個以前因口吃毛病以致不能不退出學校的人（但這時已治愈重去讀書）即應聲登台，講述他新近和幾個同學到熊山去作划船旅行的經過。當他講到太陽光怎樣從樹縫中透射過來，『使我們都浸沉於極動人的柔和光線中』（*Basking in its seductive shimmer*——這幾個字在口吃的人是很不易於順溜出口的——譯者註）時，聽衆都拍掌喝彩。

這次熱鬧的集會裏，耶魯大學的精神病學專家恩斯德·賴翁博士也在座中；他這時正在研究設立一個精神病治療所的計劃。當我們同走出會場時，我問他：『你的意見以爲如何？』他即回說：『真令人驚奇不止。』現在大家已公認口吃乃是一種情緒的失常，並包含恐懼之顯露，因此，我覺得格林醫生的辦法真是一種對症的良藥。（天性左手上前的人，如一旦改用右手上前，於少數的口吃患者頗有關係，但視之爲整個問題之關鍵的說法則早已打破了。）

口吃病之治療，倘若不滅絕其神經方面的根因，則將來每會重犯，或許這項神經的失常會移到了別的更足爲害的方面去。格林醫生顯然以爲凡是口吃毛病已經治愈的人，當然自會調整他神經方面的失常，而無需再求教於心理病分析家。

格林醫生對於治愈者的得意，正不下於一個傳教者對於他所感化的野蠻人，而治愈的人們在提到這件事時，也都自稱正好似經過了一次極鄭重的宗教洗禮。十五年前，有一個患口吃的機器匠，他不但治愈了毛病，並且後來竟去做了牧師。他說：『這次治療竟完全改變了我的生命。』

格林醫生不但是一個發起人，即在免費治愈的人數上也是以他所治的爲最多。去年一年，他一共醫治了二千二百起，而從施治以來，則經他所治愈者已有二萬四千人之多。他施助於人類，但自己也即從中得到極大的樂趣。不過他所關心的也並不單是這些個人的樂趣。嚴格的說起來，他並不是一個虔奉宗教者，但他確是我所認識的人中一個最合於宗教理想的人。（原作者 William Seabrook）

公民須知

據說，這個（美）國家裏邊，犯罪事件中所包括的金錢，其數字要超過聯邦的國家預算。這個國家裏已發生了一種必須趕緊由大眾加以注意的嚴重事態。

三十年前，商業尚在滋長之中，大規模的組織還沒有發現。現在則已遍地是大規模的實業機關，而衆人對於銀行事業，集體事業，和證券買賣之管理，也都已漸漸加以嚴密的注意。三十年前，尙無所謂工人撫卹金。但在目前這個組織已有高度發展的國家，養老金，和許多項別種進步式的措施，已經公認爲必需了。

但不幸的是現代對於犯罪事件之管理却始終還沒有加以應有的注意。三十年之前，美國尙無所謂有組織的犯罪行爲，犯罪者都是單身行事的漢子，或做竊賊，或做剪綹。成羣的強盜有時確也有所發現。各城市中有時也不免有秘密黨的組織。他們在半路上攔劫商人的裝貨小車，或甚至夥劫鄰近的商店，但他們的組織總是不很嚴密的——總不過曇花一現，總不過是因偶爾有一個強悍的人做首領，所以暫時有許多小嘍囉去附從他。

但在這三十年中，犯罪行爲也已發展到了一個全國的大事業之地步。今日，美國境內已有許多個勢

力達於許多城市之大規模的犯罪組織。他們既有金錢又有勢力，並且富於智機。凡屬不法的事業，其大多數都必是犯罪組織中的一個部分。

我們切不可把實做犯罪行為的人錯認作就是主動者。凡屬我這個機關所已經加以檢舉的犯罪組織，都已經我們查明其規模之宏大，組織之嚴密，正不亞於資本極鉅的大企業，他們照樣有着各部分的主任，顧問律師，並有一個專司動武的隊伍。每一個部分都有其指定工作，而且各部分之間都極富於合作精神，所以能無往不利。

每一個組織中當然都有一個首領，他必是一個極著名的人物。他所住的必是最上等的旅館，就在旅館裏和他的部下接洽一切。他在做案時本人當然決不會去動手。他們之中，有好多個都有家室，有子女，而這些子女也許就和你的子女每天同在一個花園裏一起玩耍哩。有一個被我檢舉的罪犯組織首領，有兩個兒子，同在一家極著名的私立學校念書。

當我們訂定現代這個檢舉罪案制度時，我們所共抱的見解是：拘獲犯者，把他監禁起來這種辦法，一方面是對犯者的一種處罰，而同時則也是一種懲一以警百的榜樣。這個辦法對於單身行事的罪犯確是很對題的，但如若拿來對付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則真所謂謬以千里了。實行運送違禁品者的被捕，也許於那個不法的組織很為不便，也許使其受金錢的損失。但除非你能把這個秘密販運違禁品的組織中人一網打盡，則麻醉品依然會源源流入境內。尤其壞事的是：捉住了一個實施犯罪行為者並加以罪

刑，將使大眾都有一種法律的裁制總算很是有效的印像，因此即以爲公共治安依舊很是安全的不正確念頭。在無論那一項有組織的犯罪行爲中，我們也時常能夠捉住那個動手擲炸彈者，或那個實施恐嚇者，或那個去拿取贓款的人。我們也常能捉住殺人的兇手。但這有什麼用處呢？在每一件這種破獲的案件當中，我從經驗而知所捉住者總不過是一個犯罪組織裏的僱員。他之被捕和定罪，也許將使組織中的首領在延聘辯護律師或上訴中耗費一筆金錢，並且被捕者在獄的時期中還須加上一筆零用，但這於整個的組織並沒有什麼大影響，他們照常可以進行其不法工作。

其中還有一種更不良的影響，那就是不法組織之不斷把金錢和臂助給與被捕者，很能鼓勵強悍之徒的加入這種組織，因爲他們覺得這種組織確是很爲慷慨，即使被捕時也決不會斷絕接濟的。

捉住動手行竊的犯人，果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只要收贖者一天存在，則自會有繼起犯這種罪案的人，因爲這種罪行的中心支柱既沒有砍去，別自有許多慫不畏法之徒會接踵而起，繼續去實施竊盜行爲，把偷來的東西賣給收贖者，以取得不勞而獲的利益。

所以，我們顯然不能以捉住了動手做案者即可認爲滿意。在大多數的案件中，這類動手者大都還是青年，我們若能想出法子使他們拋棄舊日的惡習，則他依舊可以成爲一個良好有用的公民。我們不是不能把整千的輕微案犯一起送入獄中，讓他們受一些牢獄之苦，但這麼一來，將使本來還有棄邪歸正機會的一大羣人都反而因此變爲心腸更爲堅決的罪犯。我們須把法律裁制的着重點和目標澈底修改一

下子。我們只有一個法子可以消滅罪行。無論大小案件，一經破獲之後，我們必須追根究底去捉住那個隱在幕後的主動人。我們應設法使動手的人從實招出他是受了何人的主使，而一方面則對於這個肯從實招供的人應該給以保護和資助。我們之主張採用這個原則，其中有兩大理由：第一，動手的人當然是應行捉獲之列，這是消滅罪行的第一步。第二，我們在使一個罪犯能自知以前行為之不當而肯重新歸服於社會時，他以後即大概不會再去做法行為，這是我們由經驗而得知的事實。況且，這麼一來，他將永遠不容於不法組織。因此，這不但使不法組織的首領少去了一個替他服務的人，而也使這個人從此不得不收拾起野心做一個安分良民。

公民已應該一致起來，堅決要求把法律裁制的機構澈底改善一下。你們將會知道這件事如能實現，則效驗是可立而待的。你們將不再看見許多個輕微罪犯被押送到監獄裏去，而後來變成了更為可惡的犯法者。你們將會看見這批以前法律裁制的標的物，將會成為有用於社會的良民。你們將會聽見他們已全數假釋，已因他們肯從實招供有利於社會而受到社會的協助，並將聽見他們已重新歸化了社會。你們將不再聽得官廳致全力於消滅某一種罪行的事情。反之，你們將聽見輕微罪犯怎樣協助官廳去搜捕主動犯，怎樣替社會服務；主動犯將怎樣的一一被捕，而官廳也將怎樣的靠着證據之搜集而把不法組織一網打盡，完全加以消滅。到了這個時期，你們自會覺得你們的家庭和子女確能更為安全，而在對付罪行這個問題上確已有了真正的進步。（原作者 Thomas E. Dewey）

貞操之維持

——一封公開信，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

諸位：我的朋友和鄰居瑪格雷·班寧在讀者文摘八月號所發表的那篇『貞操問題』的論文，現已成為全國人民的談助了。這件事居然有人出來加以檢討和提倡，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尤其因討論者乃是一位向以服務社會和理想高尚著聞人口的女子。

但班寧夫人之能以極現成的資料——都不過是從蘇羅門王之後歷代對於青年男女所定下的一些道德戒條——另加上一些她自己所採集的關於花柳病和所謂不正當行爲的數目字以爲證明而寫成這篇論文，則確是頗爲令人驚奇的。她所說的一句最扼要的話，就是守貞是很有價值的，在體健和受人敬重方面都有真正的價值。

在學校裏時，我曾聽見過好幾個同學自承度着放蕩，毫不覺得有愧良心的生活。但他們之中也個個能強詞奪理地說出許多事實上的解決方法，以駁倒我們向他們所作的恐嚇。據他們說起來，疾病和受孕的防止，雖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但在一個熟悉其訣竅的人手裏，其穩妥可靠，確比穿過一條車

輛擁擠的馬路來得容易。因此，在犯這項罪惡的專家，他對於旁人所作的攻擊之要點，所餘的不過只有一個社會指責問題。但這又有什麼真正的重量呢？當我幼小的時代，一個離婚的婦人，即使她的丈夫是一個酒徒，也總會被旁人所猜疑的。然而試看一看吧，不到幾年的工夫，情形已經大不相同了。社會的指責已不再能使放蕩的青年感覺到什麼影響。現在我們對於行爲放蕩的女子，也似乎已經加以容忍，只須她收心得早一些，便就可以一切不問了。

但班寧夫人則把這一件事當作一種很有關重要的原則，不肯輕輕放過。貞操是對的，所以也是極重要的。並且因其具着一種美質，所以能使人從而得到一種一切別種物事所不能給他的榮譽。

不錯，我也常聽到人們譏笑着說：『那末你何妨把這種勸告之詞向青年們說說看，試看你會得到一些什麼樣的結果——』但須知這些恰是我常對他們所作的勸告，而我所得到的結果，也能使最自私的人們聞而覺得非常驚奇。

因爲只要你能及早向他們進勸告，則他們必也樂於知道守身如玉自有其本身的價值。他們都很望你能教導他們怎樣去對付自私者那句罵人頭腦太爲腐化的說話。你如能把自己閱歷之所得，誠懇地告訴他們，則他們必會十分感激。在本心上，青年們也未嘗不樂於接受舊禮教，不過在實施教導時須出之以合宜的方式罷了。他們的生活太繁忙了，身心一刻不得閒暇，以致自己也照管不了自己。

他們在路上相逢，草草的各自選擇他們的對像。你如對於這次選擇，其實並不贊同你也必只會埋怨

旁人——除了應發言而沒有發言那件事之外，你決不會埋怨自己。但你必是十分羞怯的；你以為即使發言反對，他們也不會聽從；他們都講得頭頭是道，使你覺得他們確是比你知道得多一些。於是那件勇敢，無愧於心，美麗的事物便死亡了。

青年們若想要能抵拒錯誤的性行為之引誘，則他們必需一種比畏懼之心更厲害一些的武器。班寧夫人也說明單靠這個是不夠的。關於性的方面的許多事實，我也主張應該和青年們公開討論，向他們明白解說，不過須出之以冷靜和泛講的態度，而切不可拿來當作如愛情這項東西一般的講述。

是的，愛情就是其中的主要點。愛情比了畏懼更有力，比了羞恥更有力。這是我們所應討論的事物。倘若有人看到這裏替我難為情時，他儘可以退到壁角裏去獨自臉紅一陣。

法國某處公墓的碑上刻着：父老提出一個理想目標而勸導青年們去犧牲性命真是何等的容易啊。那末，我們如把守貞這件事不但是對於自己本身的一種責任，而且也是對於未來的妻和子女的一種責任來提醒青年們，想來也不至於會比了勸導他們去為主義而犧牲性命更難一些吧。青年男子之中當然免不了有着從來不知自愛，所以已經無從用這種觀念去感化的分子。青年女子之中也同樣有這種分子。這種青年是歷代都有的，而所以有此者，我們不得不完全歸咎於他們的父母。但你定應該爲了這些頑梗的分子，而也就不讓其餘的人知道貞操確有可以寶視，很值得取有的內質麼？你難道單單將以必會被人捉破的可怕後果來恐嚇他們麼？你難道將因爲『你不便把這些話向現代的青年講說，』而即自認

失敗麼？但你忘記了你連試都沒有試過哩。

我有三個兒子，再待二十年，別人便會知曉我對他們是否已給與相當的教導。我將出於極自然地吧一切已爲人類所承認的『生活事實』告訴他們。但我仍覺得對於戀愛方面，我的教導工作還不能算是就此已經有了起點。

我的理想是要把他們養成良好的愛人，因爲愛情和貞操是屬於同一種類的物事。這是一件任何一個時代都應該加以檢討的事情，尤其是在這個自私者屢以世上並無所謂正式愛情，不過是一層薄而易碎的彩色玻璃爲言的時代。它也不過是一件個人的，和社會毫不相干的，毫不包含任何責任的事件；這就是某種自以爲聰明人的說法。

但這種哲學一經灌入青年愛人的耳中，則他便永無自拔之一日。因爲青年愛人，不論男女，將錯認貞操不過是自己個人的一種體構，是一種和愛情聯繫在一起的東西。

我曾說過我要兒子們成爲良好的愛人，因爲愛人都必是出於自願和自然貞節的。我因爲希望他們成爲良好的愛人，所以要他們守貞，這當然是本題上的一個演繹。因爲我確真誠相信雙方能在婚前守貞，其於他們未來的生活上，必比了雙方都已在婚前有了性交經驗獲得更能令人滿意的結果。

在我說我要兒子們成爲良好的愛人時，諸君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是要他們成爲善於引誘女子者。我之所謂良好的愛人，意指良好的丈夫，並且須是比了安於家庭生活，忠誠的，和有耐心的更進一步的丈

夫。簡而言之，須是一個能使太太感到如溫莎公爵夫人在她自覺被旁人當作一個恩圖爾女巫時所感到一般的丈夫。是一個在極窘的當口能伸過一隻手去託住她在惶恐中的心，以便使她能如釋重負的丈夫。

我那幾個兒子，就是在今天，也依舊由他們的父親用直接和簡接的方法在那裏指點他們，叫他們了悟女性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的母親也在那裏時時教訓他們，切不可為邪說所引入歧途。我們藉着幽默和坦白的誠懇，希望能把這三個孩子教養到自會出於天性地去尋求最高尚的目的物，而決不願意安於未能達到這個目的之地位。在這種尋求高尚之中，守貞必不是一件令人難受的重負，並且在我們這個家庭中必不會成為這般的事；它的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一種美行和一種榮譽，是具有這種美行的人所將引以為榮的一種標識。

我希望兒子們能早些踏進戀愛之途，並能持久下去——這就是貞操的一種最好保護。我並不想隱瞞這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須知人生所取得的物事，本來沒有一件是容易的，其中的大多數都須費去不少工夫和氣力才能到手。貞操也因其非常之難於保持，所以才有價值。我也就是靠着知道兒子們並不是見異思遷的人，所以相信他們必會了解這一點。我至今還在指點他們必須時時替旁人着想，倘若墮落，乃是自己的過失，不能埋怨旁人，和凡是權利必有附着的義務。我之所以要如此下手者，並非想他們在事先早有一些預備，以免我在提到正文時會使他們覺得突然而來，無所措手罷了。

但他們所需的武器，不單是一些這項不可行，那項不可做的反面戒條，不單是一些小心保護自己的體健和名譽之自重心。

第一步，我將把守貞上的生理的理由放在他們眼前——它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將用青年們所愛聽的坦白語氣告訴他們：性交在無論那一次，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一種配偶行爲。不論在作性交時是否抱有種子的念頭，是否已戴上結婚的戒指，總是一件終結的行爲。它總隱含着一個性的夥伴之選擇；隨着談情說愛之後者，必是一個靈和肉的內心結合。

我並不是在道德方面斥責古今不經婚禮而作性交的戀愛男女。我所提到的不過是關於從先天帶來的性的天性方面的事情。天性乃是一種民族對其各個分子所下的神聖命令。自存天性命令一個人：你不可以讓自己死去，不可以讓自己饑荒，自己墮落，也不可以讓自己感染疾病。母職天性命令一個爲母者無時無刻不以她的子女爲前題。性天性鼓勵我們去尋求一個配偶；求偶是其中唯一的目標，凡有關於性的事情並沒有其他意義。

但我還要告訴兒子們，人類並不是一個沒有思想的動物。人類自立而指示自己的前途。人類不能永遠抑制他的性天性，而他也不必如此的抑制，他祇須及時去找一個配偶。這種有趣的工作倘然還做不來，則他真應該自己覺得慚愧。我將一再向兒子們說明：因爲生命乃是一片神聖的場地，我們須以誠敬的態度在裏邊行走，容我們在裏邊的時間雖很短促，但我們已應該因而覺得感激，所以更須好好地

做去，使它結出善果來。

這善果就是我們的子女。因此，人類所應重視者，不單是他們將從誰的子宮裏邊鑽出來，而且須留意下血種者乃是何等樣的父親。一個已度了一二十年夜間浪漫生活才和一個良家女子結婚的人，倘若他竟生出一個品行還不及他自己的兒女，則他也無需覺得詫異。倘若他偶然結識了一個品行不端的女子，後來雖因不得已而和她結了婚，這個女子如若生出一個品行不端的兒子，則他也不必覺得詫異。這些子女真是這批寶貝父母的肖子肖女，而父母也不能埋怨他們品行生得不好。

我並要兒子們知道：他們的每一個都是許多遺傳性的會合點。當他們選擇女性對象時，他們應注意到相貌生得美麗嬌艷以外別的許多可取之處。他們應注意到她的家庭，生活，和出身是否都是相宜。然而他們在不過想做一次試驗而並無求婚的念頭時，他們也是有意識地在那裏行這種選擇。因為我自以為兒子們也必將如一般的青年一般是具有理智或知自愛的人，所以我將向他們說明：不作婚姻之想的結合其實是等於弄火；因為在已到達某種程度之時，他們就是要想回頭也早已不及，而且這個程度又是極易達到，因為在這種作性的探險行為中，要維持其興奮是極不容易辦到的。我敢說，凡是持身不謹的女孩兒，必已喪失她的忠貞習慣，必不能再學會妻愛的習慣，而蔑視貞操的男子，也必會覺得他將從此喪失這一件光亮的外衣。

我並不是說一失足真會成千古恨；我也不願意兒子們抱父母在無論什麼事情上決不肯饒恕或體諒他

們的意念。但戀愛事件中的失足每是向下的，這一點是每個人心裏所都知道。這類失足將導人墮落到追悔也無濟於事的更下一級，將使人經歷一種守貞愛人所決不會感到的寒慄反動，將使人的靈的血管硬化，將使人的靈魂變為粗糙。

倘若墮落者真是一個意志十分堅決的人，則他也許還有機會一步一步的向上爬去，而擺脫了這個慘苦之境。但意志堅決的人也決不會易於受引誘而走下墮落之階的第一級。他們大都能自始即牢守貞操。而這個貞操只要一天能保持，則性的佳境和光榮也必會始終保存的。

(原作者 Donald Culross Peattie)

從挫折中去得益

造就成功的生活之中如真有一個單純的因素，則它必是從挫折中去得益。據我所知，一個人之所以能有所成就，即因為這個人能把所遭受的挫折加以分析，因而在下一次的嘗試中獲到了益處。但你如把挫折和失敗混為一談，則你真是非失敗不可了。因為使你失敗者並不是挫折；而其實是因你沒有肯從挫折中去尋求你的指南和推你上成功之路的動機。

挫折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它是成功的人一生中必要遭遇到的閱歷。但挫折確會變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倘若你不去把你未能達到目的之原因虛心地加以分析和檢討。倘若你能把挫折視作一種指針，則你便不會覺得難受，而自己分析其原因這件工作，也將成為極富於興趣和有益了。

換句話說，挫折能幫助你去補救它本身的原因。希雷姆·金鮑爾乃是一個紐英倫州的中年人，他從叔叔那裏繼承了一家開設已經二十餘年，生意向來不壞的書店。他抱着把這書店現代化和擴充生意的熱烈志願，即加賃了一間房子，添備了許多書籍，並大規模的作廣告宣傳。店裏的日常開支因此加了一倍。一二年後，他已破產了。

這次挫折所遺留給金鮑爾的就是：一些從前所未曾得到過的經驗，和許多本買不出去的舊書。他就

從挫折中作他的進行。他自己動手在一條行旅很多的大道旁搭了一所板屋，把所有的舊書一起很動人地陳列起來。良好的結果立刻出於意外地來臨。因為金匏爾明知舊書攤乃是最易引動行人去搜尋心愛讀物的處所。不到一年的工夫，他已賺回了兩倍所喪失的錢。他的挫折給了他一種使他趨於成功之途的利器。挫折不但是使我們成功的一種準備，而且也推動我們必欲成功的意念。

控制的欲望是人生中首先出現的四大欲望之一。你如讓一個嬰兒握住一根棍子，然後試抽去它，則他必越握越緊，直到把全身的力量都用了上去為止。也就是這一種反應，使你在每次受到挫折後得到新的和更大的力量。你倘能去探求挫折所能給你的動力，則你的能有所成就必更易於沒有經過挫折以前。約翰·保羅·瓊司立在「龐諾姆李查」號戰船已被敵人砲火所擊碎的甲板上面。「愛里恩資」號已經棄她而逃走了。他被英國戰艦上的砲火打得前後奔逃。這隻船已快要沉沒。瓊司已是一個吃了敗的人。但當英國戰艦的司令要他投降時，這個美國人的心中忽然奮發了一條敗中求勝的雄心。他回仗說：「我還沒有動手作戰哩。」他開足這艘已快要沉沒的破船，向最近處的英國軍艦攔腰撞去，鉤住了她，他帶了手下的兵丁跳上那艘英國戰艦。不多一會功夫，戰事已經告終。瓊司就是從挫折的憤恨中取得了一種使他戰勝的勝利精神。

英雄之中，有許多個都是挫折當中造成的。西奧圖·羅斯福在一個暗殺他者已把一粒槍子打進他的胸部之後，他依舊堅決要作完了他的政治演說才肯讓人把他扶去醫治傷處，他之所以能如此者，就因

他在幼小時已從各種挫折中養成了他的勇氣。他對拳術，鎗擊術，都是非常堅決地必要學會了才肯罷休，他最喜和技術最優的人作最困難的競賽，他堅決要養成少受多與的習慣。這些決定他都一一付諸實行，因為他的心中已有着挫折所給他的鼓勵。

你如把挫折加以分析，則你便能看清楚在你面前的究竟是怎樣一種障礙物，而不再會是你下次作嘗試時仍會來作弄你的一種模糊難辨其性質的怪物。

我所認識的某人，他曾在一件戀愛事件上受過一次挫折。這次不幸的閱歷，竟使他終身受到了影響；使他從此見了婦女就要避開，或頓時不自在起來。別人看見他這樣乖僻的行徑都以爲很是可笑，但他自己則絲毫沒有覺得，祇以爲這是真正的痛苦。他既不挺身和這次戀愛中的挫折作對抗，也不去分析其實在原因以便作爲前車之鑑，他竟被區區一次的挫折所打倒了。

自己去檢討你們的愚笨行爲，設法消滅它，這是於你值得的。世上很有幾個失去職業後不敢再開口向人求職業的人；也有因要求增加工資被僱主罵了一頓即從此不敢再向僱主說話的人；也有因爲子女有一次幾乎淹死即從此不許他們再去學習游泳的母親。這種因噎廢食的行爲，在旁人看去都是極可笑的。但你也應該自己檢討一下子，也許你自己也有着一種令人失笑的，由挫折而產生的無端恐懼吧。

人們常用種種推托之詞來掩飾他們的畏懼。最簡單的訣竅就是自己騙自己說：你並沒有挫敗，雖在已經無路可走的時節，你也應該自以爲依舊在那裏前進。我所認識的某人，他常向自己和朋友們說他

已快要升級加薪，以維持他的自信心；但他在下意識裏則明知事情並不如此；他明知在眼前的境地中他早已達到了最高的位置，再沒有向上升的可能。所以實際上，他的自信心早已動搖，他不過是用着這種可憐方法掩飾其挫折罷了。

另有些人所用的訣竅是『忘却』這種挫折。倘若撇去令人不歡的前事在心理上確有可能，則這個辦法也許可以有他的價值。但可惜在事實上這是辦不到的。他所能做到的，無非把它們強壓下去。這種強壓的辦法會使人產生情感上的毒質，恐懼，懊喪，仇恨，反對社會的念頭。它們不但會引起神經失常，並且也引起生理上的疾病。它們非但不能扶起你的自信心，而且將會完全毀滅了它。

倘若一次你所想像的失敗，使你受了極大的震動以至於不能再作清楚的思想，則你應該去和人作伴同游，去砍一株樹，去打一次沙袋；去做一些須用氣力，並也是你所不常做的事情。然後即去睡覺。當你睡醒後，你便會覺得你的腦筋已照常能作深切的思考。這就是你應利用和再去嘗試的時機。但你也須立刻注意到這次暫時的挫折替你所削去的不正確的估價和愚拙徒然的欲望。從此，你即可撇開挫折所指示你的一切障礙物，鼓勵你的正當欲望再去進行。單以這一點益處而論，挫折已是很有價值的了。你應該把所有懊恨之心都變成推動你向目標前進的力量。倘若挫折已在你的內心解放了那個百折不撓的支配力，則你在第二度嘗試時，必不會再有能阻礙你成功的障礙物了。

(原作者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美國捐稅之怪現狀

當普通美國人提到減輕捐稅時，他尋常總是指着減低聯邦稅率而言。這真所謂牛頭不對馬嘴。因為每一個美國人，他所繳付的聯邦捐稅不過占去他收入之百分之八，但所繳付的州稅和地方捐稅則反而要占去百分之十二——這些所謂地方捐稅名目繁多，如自治區，城，市，學校區，甚至一個撲滅蚊蟲區之種種重疊捐稅。全國中，這種重疊的捐稅，如把它們一項一項的計算起來，共有十七萬五千種之多。

世上倘有專要搜求大規模的耗費和效能缺乏資料之人，則他祇須去看一看這種地方區的稅收情形，便能如願以償了。他將看到各州之間竭盡其能力以爭取稅源——自然總是納稅人晦氣。因為美國的捐稅，不但其大部分都是屬於州或地方之類，而且其中在理無需徵收的部分——從相對的義務和權利觀點而言——也大都是出於各州和各地區之德政。

再則，有幾項需費很巨的以前由州或地方經辦的公共設施，現在都已由聯邦政府接管，但當地因此而徵的捐稅則分文沒有減少。失業救濟這件事，以前大都是由地方所辦理，但現已改由聯邦政府經辦。公路建築，在從前每是藉以徵稅的一個最大理由，現在大都已由聯邦政府撥款興築和修理。此外

還有許多種公共設施，如建築物，大陰溝，公園之類，以前其經費完全由地方稅款內撥給，現在也已由聯邦國庫擔負去大部份。然而地方稅率始終沒有減低。

我們試把紐約州孟羅自治區裏勃拉登學校區第一區的現象觀察一下，就可以得到一幅地方捐稅情形的縮影。在這一個小小的區域裏，徵稅機關一共有六十個之多，其中包括二十一個以馬路來劃分的，和十一個以電燈柱來劃分的稅區，再加上以垃圾箱，灰土箱，和救火龍頭來劃分的稅區。這許多稅區都是彼此重疊，如若細加分析，則計算起來，其界線不同的稅帶實共有一百十四個之多——每一個稅帶都須繳付一種界線支配各不相同的捐稅。

稅區單位之多，以伊里諾居各州之冠：共有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個。其次則米蘇里州有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六個；紐約有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個；密歇甘有八千九百〇五個——其餘以次類推。

這種稅區之重疊和收稅冗員之多，使納稅人虛耗不少金錢，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例如伊里諾州的瑪康自治區，她單單取銷了幾個收稅冗員，在十五年中已省下八十萬元了。

解決這個虛糜稅款問題的簡單方法，就是捐稅之集中化。例如各州都應就其本境內徵收地產稅，則稅率即可以劃一，而且每一處產業從此祇須納稅一次——不至像目前的由許多州都來徵收，而稅率又是高低不一。每一州也可以合理的劃分為界線並不重疊的稅區。凡是由地方經辦較為妥當的公共設施，如嫌地方的經費不足，儘可由州政府轉發。如此則地方稅的混亂情形即可一舉而廓清；地方政府

的經常開支，因為已減少了許多駢枝機關，也自可從此大為節省；稅制不但可以較為簡單，而且稅率也就可以減低。

有幾州如威斯康辛，甘德基，和北加羅列那也曾試把她們的捐稅集中化，但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成效。因為阻撓捐稅改革最力者，就是那批口位素餐，但都有政治後盾的公務員，他們明知捐稅一旦能做到集中化，則他們的飯碗必全都打破了。

聯邦國稅和州稅之重疊，也是納稅人之一種不公允的負擔，在九項大宗州稅中——汽油，酒類，煙草，遺產，個人所得，團體所得，汽車執照，營業，和地產稅——前六項聯邦政府也是徵收的。這就是說納稅人須繳付兩次捐稅。

再則，各州的稅率都是參差不齊，絕不劃一，而實則稅率之是否劃一也就是稅制是否公允之一種證明。現在我們當把汽油稅的情形來檢討一下；這是州稅中的最大宗。佛羅里達州和田納西州的州稅率是每加侖七分。在佛羅里達州的某一部分裏邊，另有一分的市捐。在亞拉巴麻州的某幾個部分中，除了州稅六分之外，還有三分的自治區稅，二分的市稅，併起來已需一角一分，但另外還須繳付聯邦國稅。稅率最低的是米蘇里州，一共只有二分。

我們這個混雜的捐稅機構裏還有一個瑕點，那就是各州間之稅率競爭和競奪稅源。新聞紙讀者當然還記得威廉·蘭道爾夫·赫斯德因為加州對他個人所得的稅率定得過高致有將遷居他處的恐嚇之言。

他們也大概還記得威斯康辛州裏許多家大公司怎樣爲了本州的所得稅率比了鄰近各州要高出不少，故而都擬他遷。還有本薛爾凡尼亞州和紐傑賽州怎樣因競取徵收已故罐頭湯大王約翰·湯姆遜·陶蘭資遺產稅之權利，甚至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但還有無數起爭執事件，則是新聞紙所未經登載的，所以讀者也就無從知道了。因此也只有少數的新聞紙讀者能想像到下述這個怪現狀：某甲從設在乙州的一個保管機關支取他的月入，這保管機關的主要人則住在丙州，這筆進款則是出於設在丁州某項事業的官餘利，這項事業的總管理處則在戊州，而其營業則遠達許多個全國的州分。在這種情形之下，凡稍有關係的州政府都要向它們徵收一部分或全部所得之捐稅。

無論那一種州稅，如若推究起來，都犯着這種毛病。

這種國稅州稅糾紛，其唯一的解決方法還是捐稅之集中化。例如：聯邦政府儘可以把個人或團體的所得稅率提高若干成數，其所增加的部分即作爲代替州政府徵收的性質。然後華盛頓即可以把這筆加徵的稅款按預定的比例撥還各州，不過須以本州不再徵收爲條件——這種辦法各州其實也不會不歡迎的。凡一切互相衝突的大宗國稅和州稅如：遺產稅，酒稅，煙草稅，和汽油稅，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解決。

這個辦法可以使四十八州的稅率完全歸於劃一，而且在徵收費用上也將大爲節省，以前用四十九名

者，這時祇須用一名便已夠了。如此則納稅人方面也將減輕負擔，尤其是規模宏大的機關，因其可以省去不少的計算手續也。

這種集中化的辦法，也不會十分侵及州政府的權限。各州應得的稅款照舊會到她們手中。況且，在法律上說起來，各州並不需移轉她們的徵稅權力；她們依舊保有這種權力，不過暫時不拿出來施用罷了。各州隨時可以停止聯邦政府之代徵，而依舊由自己徵收。再則，州政府的收入也並不是因此即會限於聯邦政府之所撥付，因州政府歲入最大宗的地產稅，將照舊由州政府自行徵收——憲法規定聯邦政府不得徵收地產稅。

在這種方式之下，現在這種紛如亂絲的國州地方諸稅，即可以得到整理而變成一個互相聯繫的連環。

但這種集中化的程序並不是一蹴可就的，也決非地方政客之所樂聞。不過美國眼前這個徵稅制度，確是全世界中最為複雜最沒有秩序者。倘若美國納稅人已真正不能再忍受下去，則上面所說的便是一個矯正浪費的法子。（原載 Fortune 雜誌）

政 權 之 關 鍵

『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肯讓我們來主持的麼？』這句出之以蔑視譏笑口氣的問話，乃是那個以前名譽不很好聽的支加哥白里南政客組織，而現在已發展爲名譽依舊不很好聽但權力已大爲增加的開利——納許政客組織機關裏一個狡猾自私的職員向我所發的。在以往數年中，流入他們手中的金錢已有數百萬元之多，他們並且也曾從聯邦政府得到過幾次旁人所極爲欽羨的好處。

在這句『他們爲什麼肯讓我們來主持』問話中，其所隱含者其實就是我們的民主制度中所隱伏着的危險因素。它已使美國的有識人物感到遍地都是荊棘，而它的答語則是整個民族都有不是之處。因爲他們如不把對於政治的懵然無知急速改變爲明察一切，和不斷努力時時作警備的政治活動，則簡直就要應了那些不肯相信人民真有統治能力，和猜料民衆之無能必會引起最後的混亂時代那些預言了。

較大的政客組織如：支加哥之開利·納許組織，甘塞斯市之賓特迦組織，紐傑賽州之佛蘭克·海格組織，本薛爾凡尼亞州之歐爾·葛斐組織（它就是路易西愛那州昔時灰·郎組織的化身），紐約之泰瑪納組織，和其他各處的較小組織，都是藉着公款的維持，都從人民的身上，不論是男是女，是窮是富，勒取捐款；不過這些呢，也都是我們所慣聽到的老話了。這種話也許確不過是老生常談，但其中

實有把它重新拿來提醒大眾的價值，因為這種地方政府的虛糜公款和非法獲取錢財（芝加哥稱之爲『糕餅』），不但使人民很冤枉地多付出許多直接的捐稅，並且因房租，衣食等項之增價，使人民又在無形中蒙受一種更大的暗地損失。其基本的事實就是這批漸漸危及全國完全之詐欺取財的寄生蟲，他們倘若不是靠了老實人民的一切不管態度，則他們決無存在的可能。人民只須稍稍用一些智力便可以把他們一起趕走。無怪那個狡猾的白里南黨組織的職員，要說『你可知道他們何以會讓我們來主持一切？』那句話了。

還有兩個附屬之點也有注意之必要。第一，我們目前這個政治制度雖然有着種種的瑕疵和缺點，但總還是爲人民的共同福利而設的制度當中最良好的一個。當然，它在國土還沒有擴充到如此廣大的時節自是更爲富有效能——這一點是凡屬政治制度都是如此的。但就是以目前而論，性別和文盲方面的限制雖已解除，投票權雖已漫無限制，政客團體的活動雖已十分自由，然而這一片土地總還是一處可取的地方。

第二，用以測量國運的矩尺，就是人民的本質和智力。國運之所以能維持者，就因爲親眼看到了景象之可怕，同時又因聽到了種種的呼籲不能無動於中，人民於是就會一改其懦弱不問一切的態度，立刻抓住政權，立刻會注意到下自治區，上至聯邦政府的效能和經濟狀況。人民倘能因受感觸，受激動，或被驚嚇到懷有這樣的心境，則這個制度便得了挽救。倘若依舊漠然不動，則我們自然即要一步

一步的虛弱下去，直到債務，捐稅，和官僚政治之累積的和過重的負擔，壓斷了民衆所構成的那根樑。

要阻止民主制度之往下墮落，現在應該用什麼方法呢？我們須從這個一片模糊的雲霧裏脫身出來，趕緊腳踏實地的做去。例如：最大一個錯誤的政治觀念，就是中央政府和中央政治比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治更爲重要。其實並不是如此，而恰巧是相反的。地方政治不但是更關命脈，而且更關基本。它是整個結構所藉以豎立的基礎——如它是不健全的，則造在上面的建築也是不健全的。一切國家事業大都以一個小小的區域爲起點，因此，我們如若只顧到上面，而忘却了下面，則我們真是其愚無比了。

然而有許多自以爲富有政治知識，自以爲聰明的人，大都只知道着眼於國家的事務。他們會不屑地把地方事務一起丟給那些地方的政客團，雖然凡是政治學家都能告訴他們，政權的基礎是在地方，而總統，參衆兩院的議員，都須依賴地方單位才能維持他們的政治地位，並獲得他們所需的支持。

第二個，與第一個有連帶關係，但更有害於政治效能的錯誤觀念，是普通人都相信大選比了初選更爲重要；大選時去投票是一種責任，而初選則可以丟給政客們去辦理。這就是一種選民之心理。這其實是錯誤的，而且極有害於大局。事實上，初選之重要比了大選要高出幾倍；初選乃是一切政治的關鍵。能握住這個關鍵，即能使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立刻具有像這種制度的國家裏不應該有的權力；是一

種使民治成爲笑柄的權力；是一種勢必被非法使用的權力。這種權力大都是握在政客團體之職業首領手中，這種權力並不是他們所應得，而所以落在他們的手中者，就因爲大多數的選民沒有去參加初選。這大都是由於大衆之無知忽略，以致被他們不明不白地取了去。這就是我那位政客朋友說：『你可知道他們何以肯讓我們來主持』這句話時的本意。

這位口齒伶俐的朋友，知道對於初選之忽視冷淡，其實就等於把國家授給政客去主持——不單是地方而且是全國。總統是由初選當選者所集合的團體選舉出來的——倘若初選被政客領袖所操縱，則總統就等於由他們所指派。兩黨的全國大會祇須五十個人就能操縱。兩黨中的候選人除了經由初選之外即無產出之可能。

我們祇須記住這一點，則以下的邏輯都不過是一些當然的事情。初選是兩黨各候選人所必須經過的第一道門。在不論那一個區域裏，能控制這道門就等於控制了這區域裏的政治局面。那末，政客組織只要能控制初選，就具有了使大選就範必照着它的意思在指定的幾個人中去作選擇的權力。

這是我們所應牢記的第二件事情。這就是政客團體能取得政權的真正祕密。它們所指定的候選人即使在大選中落選，也不會打倒他們的權樁；甚至不能毀損它們分毫。它在大選失敗之後，照舊能運用權力——也許略感到一些懊惱，也許受了小小的一次懲戒，但並沒有損傷。

我們只有在初選中能擊敗政客組織。在全國的各项選舉之中，大選時的投票人百分中有九十九祇限

於從初選當選者之中去作他們的選擇。

按過去的經驗而言，初選時的票數總不過占大選時的四十分之一，情形較好時為十分之一，但從來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因此我們即很易於明瞭擁有許多爪牙的政客將能如何的加以控制。我已說過，這完全是由於選民之不該放棄責任，以致到了大選的日子，投票者也只得從兩黨的政客組織所選出來的候選人中去作他們的選擇。這種事態顯然造成了糜費和非法取得，與無能，善於作弊者，流氓得占大小政府位置之機會。這種事態倘若不加阻抑，則國家的傾覆真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可有什麼補救的辦法麼？也許民衆還是太為麻木不仁以致還沒有起來作補救。也許我們將因循下去，依舊聽任政客們去主持，直到大家都一起跌進了陰溝。不過我不相信我們真會到這個地步。我堅決相信這個國家究竟還有着充分的智力，只須這種智力對於這個問題有了思想上的集中，致力，和統一，則其中立刻即能產生領導一時不知所措分子極為複雜的大批選民，去做恢復政治健康的工作。但若欲達到這個目的，最要緊是美國那些真心想要一個健全的政府，誠信我們的政制願意看見它保存下去的個人，團體，社團，和各種組織，都須拋撇他們的惰性，將以下這幾件事實深印入整個民衆的腦筋：

第一，地方政治比了國家政治更爲重要。

第二，初選比了大選更爲重要。

第三，這兩件事是基本性的，是能控制一切的，倘不能領會這個事實，則我們真都是政治嬰兒，必有追悔不及的一天。

倘若這些事實能藉不斷的教導運動深深灌進民衆的心中，則他們的情緒也必會鼓動起來。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緒和領會。此外，富於智力的領導者，當然也須努力去達到三個目標：

第一，較爲簡單的選舉手續。

第二，減少選舉的次數。

第三，檢票數時之除去弊病。

不斷舉行其實並無需要的市或州選舉，和非常複雜的選舉手續，使人民生望而畏懼之心，以致不很願意去參加地方事件，聽任政客去操縱一切。

但事態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這個國家既十分富裕，而性質又十分堅韌，只須民衆對政治有敏銳的反應，則就是無知的笨人也毀滅不了她。但我若不能使自私自利的政客閉口無言，不再問『他們爲什麼肯讓我們來主持』那句話，則他仍能，也必欲毀滅她的。（原作者 Frank R. Kent）

足跛了

在一間狹長的醫院病房裏，睡着我的孩子約翰·保羅，不斷地呻吟嗚咽。他已呻吟了整整的二十天了。爲了要減少他的痛苦起見，醫生曾用了大量的藥物使他常在昏睡狀態之中。但偶爾在藥力已經退減之時，一個個的字眼也會像埋在心裏的細針一般鑽了出來：『媽呀，我要起來。讓我起來吧，媽呀。』

約翰·保羅還只有四歲。他不會再起來了——我意思是說，他不會再像一個手脚輕健，活潑的孩子一般起來了。他不會再像一隻貓一般合撲着跳到我們的床上喊說：『我來了——爹和媽啊！這是起身的時候了！』

有時，他會用那隻未曾受傷的手在胸前亂抓而說：『媽呀，請把這些物事拿開吧。我被壓得難受極了。』他的身上，從咽喉起直到大腿上都滿是綑帶橡皮膠布和紗帶；小腿上和一隻手臂上都已安上了夾板。他的頭頸上還套着一個鐵製的器械以支持頭部。他真已像一頭被鐵箍所束住的小鳥。從一頭鳥，拿去牠的飛行力——牠還是一頭鳥麼？因此，約翰·保羅的活潑兒童本質也同樣地已經喪失了。許多人都寫信來表示憐憫的同情。這些信其實使我格外難受，因爲他們都是一律地勸我抱保羅倘能

活命終究還是出於上帝宏恩的念頭。我極願這些寫信的人來聽一聽他是怎樣的在呻吟。

在這二十天愁苦的時期中，醫生們和看護們確已竭盡他們之所能——作X光檢驗者，外科醫生，接骨專家，兩位看護都在那裏絞盡腦汁以彌補一個不謹慎的青年在一霎之間所造成的一次缺陷，而所以造成的原因，不過是他去赴一個女友的約會，時間略為遲了一些罷了。他們把死亡一寸一寸的向後逼退回去——而一方面我則在那裏作祈禱，暗地裏作和他們相反的希望。第一晚上，他們都以爲保羅決難全活。第二三天裏，他們只是搖頭，都說沒有把握；繼而他漸漸地說已有希望。今天他們說：「他必可以全活！」

這幾個字好似終天在這間房裏作迴響。今天晚上，它們好像是從魔鬼的鼓上敲出來的一般，直刺到我的心頭：「他能全活——全活——全活！」這種感覺是決非並沒有祈求死亡不要臨到一個所愛的人者所能想像。我也好像被輾過保羅身上的車輪所輾壓。每天晚上我總是藉着安眠藥之力才能短時的忘却一切；我在快已睡着之時總還在那裏祈求上帝「讓保羅早些離開此世吧。」但現在，我須去對付保羅全活後的生命了，我須去對付我們三人之間的一切糾紛和恐懼了。

我們決不願意讓人知道我們暗裏並不希望保羅活命。丈夫和我從此必須永遠作違心之論了——並且還須裝出愉快的樣子。我們將終身裝出因爲這個殘缺不全的小身體居然得以活命，而去度他的痛苦生活，所以必須感謝上帝的樣子。

我們是否有那種勇氣和智慧去度我們未來的餘年？我真沒有把握。在短期內，保羅只能在一隻有輪子的小牀上度他的生活，這是醫生已經確定的了。再後，他也許可以坐坐有輪子的椅子。

我已想像到未來的冬季裏，我們三人將怎樣的坐着旁觀別的兒童們怎樣在山坡作滑雪之戲，怎樣在冰凍的水池裏作跑冰之戲。在未來的夏季裏，怎樣坐着旁人騎腳踏車，拍網球，和在水池裏游泳。我們豈還能夠藉着祈禱的奇蹟幫助保羅也去跑冰，滑雪，跟着別的健全兒童去作種種的遊戲麼？

只有一件事則是我心裏所覺得真正安慰的，那就是：保羅將來決不能在駕駛汽車到轉灣時依然以每小時五十哩的速率前進，而因此殘害了別個兒童的小身體。

我們已看見過兩個在輪椅上長大的孩子。他們的殘疾已深深地侵蝕了他們的靈魂，猶如酸性物一般；他們都是寂寞而內心作叛的人，心裏都痛恨非凡。其中有一個甚至終身埋怨父母爲什麼不早些讓他離開此世。我們豈有方法阻止保羅不變成這般的人麼？

我夫婦倆年紀還很輕，尙沒有經過調節的時期。我今年二十三歲。他二十七歲，是一個大學的助教；他的俸入爲數很小。以後我們將不得不對付極大的開支。我們此後將不得不盡我們所有的錢去買東西供給保羅，以便他可以略爲舒服一些，心裏略可以安慰一些，不至於祇像一個有生命的廢物。我們即使把日常開支減到祇夠糊口的地步，也將不能免於負債。

我們豈能把料理這筆債務的責任拖延下去，丟在保羅的身上麼？倘若他居然依舊愛我們，看見我們

負着這般的重担，他不會不安麼？我倆豈能撇去債務感覺的愁煩，使保羅一些也看不出麼？這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但用什麼方法去做呢？

在過去的時期裏，我們常從小小的消遣，如野殮，假期旅行，和朋友往來中獲得不少的快樂；這些，每次總是我們三人一同享受的。在冬季裏，我們總去跑冰，保羅則坐在一具小橇裏；在夏季裏，我們總拍網球，保羅則跑來跑去的替我們拾球。現在，這種樂事至少在短期裏決無共同享受的機會了。丈夫祇能自己去找他的消遣，而我則所需者是暫時的獨處，以便調整和鎮定我的心念。

我此刻是隨想隨寫——猶如在黑暗中摸索一般。我必學會此後怎樣去幫助保羅；我必須在我的心裏引起一種新的快樂精神。我必須趕緊學會怎樣去對付不再用藥使他昏睡時他再說：「媽呀，請把這些解去吧。這壓得我難受極了，媽呀！」我豈能替他分去一些這種壓在他身上的重量麼？我可有能使他安安靜靜地睡着，整整幾個月不覺得煩悶痛苦麼？

那天晚上，看護特地走過來看看我已否睡熟。我聽見她走過來時，便把所寫的幾張字紙藏了起來，假裝着已經睡着。她輕輕地把保羅的頭抱到枕頭中間，由管子裏邊讓他喝一些湯水，繼而她便站定了向他呆望着，駭得我幾手喊叫出來。她是在那裏作怎麼樣的想頭？或許她也覺得精巧的外科和謹慎小心的看護，有時未必真正是慈悲吧。

看護走開之後，我心裏不斷的想起出事那天的景像。我坐在洋台上做針線生活。保羅在行人道上踏

小板車，一隻小貓跟在他的後面。小貓突然向街心跳去，保羅看見了也跟着跳去，我剛想喚住時，他已轉過了牆角。

汽車裏的少年停下他的車子，走了回來。他坦白地向警察說：『我的速率是五十哩——我要去赴一個約會，而時刻已遲了。』他簡直連自己也沒有知道怎樣闖的禍。他常到醫院裏來探望保羅；今天下午，當他聽得醫生的說話時，他也如釋重負。『我快活極了。倘若他真個死去，我豈不要糟了麼？』我們並不想對他提起訴訟，因為他是沒有錢的人。他在今天晚上也許要感謝自己的好運了。

我不單是爲了保羅才寫這篇文字；我是在替一切爲了所愛的人被人因不謹慎小心殘傷了身體而在那裏感受痛苦，因而也不得不改變其人生觀者說話。

每年由於闖禍者的不小心而致殘廢的人有五萬名之多，難道竟沒有人替他們出頭來說幾句話麼？駕車者的良心難道真是沒有法子可以激動的麼？對於保羅，這些話已經太遲了，但我是爲了還沒有受殘傷者在這裏作呼籲。（原作者 Ruth Sawyer）

死亡並不可怕

你總有一天要死，而你倘若也是像一般人一樣的，則你大概也必怕死；你必相信死是一件令人難受的事情。其實你弄錯了。

死並不難受。快死的人其實不過像我們平日入睡時一般昏昏然漸漸地失去知覺。在最後那一霎一些也沒有痛苦。醫生如此說法。幾乎死去的人也如此說法。許多死者在彌留時也都如此說法。還有幾個確已死去而又重新回生的人也都是如此說法。

我並不要隱瞞臨死之前或許有的痛苦。但像肺炎症中的逐漸窒息，在水中淹死時的痙攣窒悶——一切致命重症或重傷時的苦楚——這些都還是生命經過中的，而不是死亡經過中的部分。當身體奮鬥求生時，痛苦也許是更為巨大。但那句我們所熟聞的，不祥的說話，『在轉輾苦楚中的垂死之人，』實已驚嚇了我們而使我們相信在放棄我們的生命之最後一霎時，其境况必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應當聽一聽著名英國醫生詹姆斯·戈德哈所作的證言，他在充任格挨醫院的駐院醫生時，曾在每個垂死病人的床前作過許多次的試驗。他所得的結論是：『死亡於一個垂死之人一無可怕之處。陰陽兩界之間所間隔着的，不過是一層薄雲，一個死人祇不過是不知不覺地跨了過去。』

別個著名醫生也證實這個說法——如卡雅明·勃羅地爵士和威廉·奧士勒爵士等。哈佛大學前任衛生學教授愛爾佛雷·華斯德說：「垂死，在最後一霎那時是極好受的。」在它最後一個階段中，癌症是普通病症中最致人痛苦者之一；然而佛傑尼亞州里士滿地方的著名癌症專家軒爾頓霍·士萊醫生的權威說法則是：「真正的死亡程序顯然並不附有任何痛楚，或任何有意識的不自在。」

人生有一個令人安慰之點，就是我們在預想中所視為最可怕懼的事情，到了其正遇到時，就會覺到其實並不十分可怕。死亡這件事也是如此。垂死之時，它的態度便會變成友誼的。

十五年前，有一位精神很好的旅行演講家突然病倒在一家波斯頓旅館裏。他所患的是臟腑出血症，醫生在診察後告訴他痊愈的希望極微。「我這時才知道我已是站在生死之間的交界處，」歐文·柯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的病漸漸增劇了。起初還有生理上的感覺，後來即漸漸入於不知不覺之境，我的面前已升起了一股黑暗。這片黑暗頗能令人歸於平靜，甚至還有些誘惑性。我明知我如若聽其順勢沮落下去，則我的生命必就此告終了。我這時真是極自然地期待死亡之來臨，正如平常日子期待活下去的生命一般。」

「直到這片黑暗差不多已完全包圍我時，我的內心裏忽然發出了一個思想：『我如就此離開世界，我不免太過於卑怯了，我還有許多未了的事情哩。』我立刻把我自己拉了上來。我就掙得了生命。」

「有些人也許會對死亡而生畏。對於這些人，我這個曾經跨進死亡黑影之界者可以告訴他們，我們

遇到它時將既無恐懼，也無恨意，決不會覺得勉強，也不會有怨言，也不會有苦楚，不問是身體上的或心理上的，我們在最後一霎那將覺得不過是一種和平的轉移，一種很和婉地施行的永久變遷。」

勃魯斯·巴頓也講過一件同樣的事情。在一間醫院病房裏睡着一個垂死的中年人，他所患的是肺炎。緊要關頭到了。握住病人兩手的醫生和看護——他們也許是下意識地想挽住了他不讓他死去——都全然不知道這個病人是已經死去或依舊活着。危機過去後，病人居然沒有死。

「醫生說你已幾乎跨進了死亡之界，」勃魯斯·巴頓後來問病者說：「當時你究竟覺着怎樣？」

他回說：「一些也沒有什麼感覺。我那時完全沒有想到生死的問題。我不過覺得非常疲倦，心裏還以為我這才可以睡着——一會兒。」這些病人都是在死裏逃生之後說出他們的閱歷——那末，還有那些竟已死去的人呢？從分析一千二百二十九個死者留時的「最後說話，」我們所得的結論是：平均六十個人中祇有一個說他感到有些恐懼或苦楚；其餘五十九個大都是毫無感覺或神志昏迷。

在愛德華·漢孟·克拉克醫生所著的「幻象」一書中，他記載着許多起對於垂死感覺之研究。有一個由他所診治的病人允在臨死時報告他的感覺。他們先約定下一種用手指扭動以表示各種意思的辦法，以免病人在垂死時因已不能開口或搖頭而至無從表示意思。在最後的一霎那——其時病人顯已完全失去知覺——他還在用手指表示「否」字以答復克拉克醫生之不斷的問句：「你可覺得什麼痛楚麼？」

世人之中曾死去而獲得重生者不下數千人之多。這是據諾貝爾獎金受領人，生物學家，外科醫生，『不可捉摸之人類』之著者愛力克西斯·加萊爾醫生所言。

據加萊爾醫生的說法，死亡不是頃刻之間的事情。它共有兩步：第一，大體之死亡；第二，各器官之死亡。大體之死亡發現於脈搏停止之時，因為這時候一切生活上的機能都已停止，個性即隨之而消滅。但各器官的死亡，則時間的遲早上很有參差。腦部死得最快；腎則能延遲到一個小時。

加萊爾醫生稱這第一步的死亡為『可轉變的死亡』，因為只要生命所必需的器官沒有毛病，則祇須用一些急救手續便可以挽回生命。第二步則是『不可轉變的死亡』。譬如一個不慎而淹死的游泳者；一個昏厥在汽車中的駕駛人。醫生來診視時脈搏已經停止，呼吸也已斷絕。但他必仍去拿一具人工呼吸機器來試一下。幾分鐘後，很有許多個能就此回醒過來。

然而據加萊爾醫生的說話，這人確已死亡——至少其大體和意識已經死亡。凡經人工呼吸機器的救治而依舊蘇醒者，其人必有一個和不會蘇醒者不同之點，那就是他生命的必需器官還沒有被毀。

我們再試聽一聽淹死而回生者所述的閱歷。其中的大多數都說在一陣掙扎之後即不覺得有什麼苦楚。起初的痛楚在很迅速的時間中即已轉變為昏迷式的舒適。著名英國作家格蘭德，愛倫在他的回憶文裏說：『我之所以能感覺到一次死亡之閱歷者，即因我在生理上對它漠不關心的原故。垂死和入睡完全相同。能使人感到不自在者，無非是事前的掙扎，畏懼其來臨罷了，但就是這時候，其苦楚也遠

不及折斷一隻手臂或拔去一枝牙齒那麼厲害。在死亡時，胆怯者的畏懼之心是完全沒有的。』

健全的科學理由，解釋了我們在死亡臨頭時的態度。其所以致此者，就因為我們已在經過一種心理上的沒落程序。在這時刻，心的跳動已一次比一次微弱，所推壓出去的血量也一次少於一次。等到血壓已經低落到極低的水準時，腦部即因生機之漸漸消滅而歸於平靜。生機之湧湧潮流已經漸漸地消退，使生氣之水面漸漸地變得如鏡面一般的平整，於是一切都安靜了。我們即在此時鬆弛了心理上的緊張，即會以極端安詳的態度去面對死亡——

『猶如一個人隨手拉過椅套當作衾被，
睡了下去做他甜蜜的美夢。』

(原作者 Lester Howard Perry)

願上帝保佑他們

在諾伐斯可西亞東部的漁村，農村，和煤礦裏，人們提到詹密·湯姆金老神父的名字時，總是出之以極恭敬親愛的態度。從全美各地方社會學家的口中，你也常能聽到湯姆金博士和聖佛蘭雪斯·才維亞大學校所做下的善績；這所大學是安的高尼許城中一個天主教會所設立的。

在第一次歐戰之後，湯姆金神父接任這個大學校的校長。這學校也像普通的學校一般，收納繳費的學生。但湯姆金博士以爲這個辦法還嫌不夠普及。他以爲一家學校既開了門，就不能只止於供給少數幾個有力量繳費者的讀書場地，而且也須更進一步去替地方上的全部民衆作打算，並幫助減輕他們所受的經濟壓迫。

但他這個計劃定得太早了，因爲他剛想動手付諸實行時，他已在一九二三年被調到普洛文資東海岸的甘蘇教區裏去充任神父。在這一帶荒蕪的海岸邊，漁民度着非常困苦的生活。他們把小蝦賣給製罐頭食物廠裏時，所得的代價每磅不過美金三分。略大一些的也不過每磅五分；別種魚類的代價也大致相同。小杜佛村的三百家人家中，簡直沒有一匹馬或一條牛。也沒有牛奶以供給那些半飢半飽的兒童。人民之中差不多全是目不識丁。他們在精神上和經濟上都非常沮喪。他們差不多全都依賴政府或

慈善機關的救濟。

湯姆金接受了這個淒涼的位置，以爲這正是一個實行其抱負的機會。

凡會到小杜佛村去作過調查的人，都說對於這批窮苦人民簡直沒有補救的辦法。最上策就是把他們遷殖到狀況較爲良好的地方去。但湯姆金神父不肯承認這種斷語。他深信凡是民衆必能改造他們的環境。他費了幾年的工夫，先着手於減少文盲，並破除民衆對於公益之冷淡。他漸漸得到不少個信徒，即叫他們自己去研究他們的困苦原因。他教目不識丁者讀書寫字。在一間東倒西歪的破屋裏邊，他設了一個成年男女補習班，把一向安於窮苦從無出頭期望的男女一起招來識字唸書。

當一九三一年有許多漁民把從補習班裏所學來的幾個方法置諸實行時，小杜佛村即已有了一個改造的起點。他們用斧頭去砍了許多段大木料來，自造一所合作製罐頭蝦廠。他們因沒有馬，就用人力去拖這些木料，並把亂石砌起廠基。當這廠造成擬向銀行借款去買裝罐機器時，銀行竟加以拒絕，但後來他們居然找到了一個肯幫助他們的人，得了一千美金的借款。第一年營業的結果，賺到了四千金元——除了償還借款之外，每磅蝦還派得美金一分的餘利。

他們很迅速地跟着造了一所製罐頭魚廠，設立了一個消費合作社，並買了許多頭山羊以供給兒童所吃的奶。這個合作社使他們從每一具漁網中省下美金四元，每一磅繩索中省下五分，每一磅洋釘中省下四分；這些雖多是小數目，但從這種節省和水產物賣價增高之中，他們就跳出了窮苦而踏進了富裕。

之境。

當湯姆神父初到小杜佛村的時候，村裏一共只有一位薪給極其微小的教師，在那間破屋裏教着幾個滿身襤褸，僅僅免於赤身露體的半飽兒童。現在，那裏已有兩位全日上課的教師；村裏所有的兒童都已入學，而且營養都已很爲充足，衣服都已清潔整齊。

各方面的救濟早已因不需要而停止。今天，我們在那裏所見的已是一個自行管理經濟事務，自行計劃文化進步，自行籌款去實行這些事情的自願民衆。

在這一帶近海的區域裏邊，各處地方都已在那裏效學湯姆神父所證明爲必有效驗的辦法。聖佛蘭雪斯·才維亞大學也響應這個運動，在那裏設立了一個附屬的學院，施用一種簡單的教法：第一，每晚舉行一個信用借貸研究班。從這個研究班之所得，他們就去設立了一個信用借款團或合作銀行，專代本村的人民收取貨款和出借款項。這個信用借款團消除了以前那種永遠還不清的借款辦法。這件事做成之後，他們就再進一步去對付第二個關於全體民衆的問題。這就是貨物出賣問題，就是他們的製罐頭蝦廠，製罐頭魚廠，和產業出品社的出品銷路問題。

他們便是如此地在拉雷河邊造起自己的碼頭，製罐頭蝦廠，和製罐頭魚廠。他們已設立了自己的消費合作社。他們絲毫沒有求助於政府。他們又設立了自己的鋸木廠，使每千根木料的代價從三十七金元低落到七金元。他們又建造了一所內分四科的學校，共聘了四位教師。拉雷河畔的兒童，從這時爲

始才得到了受中等教育的機會。

沿海邊一帶的地方，漁民網得蝦後都已可不經由販子之手，而改由自己的合作機關替他們運到波斯頓去直接出賣。以前每磅蝦祇能得到代價五分，在去年已增高到二角了。

農民之間也設立了合作機關，家鷄和火鷄都分了等級直接運到市場去出賣。這地方所出產的家禽，本來在市場上居最低次的地位，但在三年之中已躍居首位。合作團體又併合起來成爲更大的機關，因此又省出了不少的錢。他們租了一隻船從大湖區運輸麵粉，這麼一來，他們每年又省了八千金元。他們又用合作的方法定購肥田粉，不到一年工夫就省下了七萬五千金元。

在附近雪特尼和勃里登角的礦區裏邊，礦工也在研究合作式的居住方法。其中有一個團體已經購買了一片空地，照預定的計劃建造了一個居住區，裏邊有着網球場和兒童運動場。每一所房子仍是屬於個人所有。其中最富有意義的設施，就是公倉和公共養牲場，每天以所出產的鮮牛奶和雞蛋供給區內兒童的食用；這種設施在供給日用物品上比了增加工資更爲實惠。

在諾伐斯可西亞東部，僅僅八年的工夫已設起一百〇八所信用借貸所和二十六個消費合作社。另有十四個已在請求許可設立之用。漁民已擁有十七處製罐頭蝦廠和五個製罐頭魚廠。現在並已在那裏計劃設立合作醫院。婦女們也重新做起她們幾已忘却做法的手工，從賣去織就的呢絨和織就的絨線織物中獲得較大的進益。

這種辦法已在那裏擴展開去。二年以前，愛德華王子島上已發起了這種運動。在昆鄰的紐勃倫瑞克地方，民衆團體也已創設了好幾個同樣的機關。在紐紛蘭島上，政府已特設了一個教導機關，專對漁村和農村提倡這種合作方法。

諾伐斯可西亞境內現在有一個很令人驚奇的現象，就是各教派之能和衷共濟，完全合作。在以往的時代中，各教之間，彼此的界限很爲分明。但這個繁榮方法雖是由一位天主教徒所創起，然而新教徒也照樣很熱心地在他們自己的區域裏加以提倡和鼓吹。個個人都已接受湯姆金神父所謂：『掘煤或賣魚的方法之中，是沒有天主教或新教之分別的。』

聖佛蘭雪斯，才維亞大學之推廣程序，就是今日美洲正在進行中的重新建設工作。數年之前還是一竅不通的人，現在已在那裏管理蝦廠和消費合作社，並已在那裏主持信用借貸團，這種金融機關之中，有幾個並且已經發展到了等於銀行的地位。

經濟的進步也附帶着引起了許多團體所應負的責任。例如羅地·麥克伊賽所經過的情形，他自有資本數百元，去承包了公路建築中的一部分工程。他從信用借貸團裏借了五百金元去買了一輛卡車。這輛卡車由他使用了還沒有多少天時，羅地忽然因病進了醫院。照以前的情形，他的債權人卽要來接收這輛汽車，等到他從醫院裏出來時，必已負上了一身的債。但信用借貸團則並不如此做法，他們祇另行僱了一個人去代替他駕駛卡車。除了付卡車司機人的工資之外，每月仍有餘款可以拔還借款，並還

有一筆很爲夠用的餘款撥給羅地的家屬。所以，當羅地病愈復返工作時，他並不負分文的債。此類事件已經很爲尋常。

去年冬季中，這片區域裏的男女人們，都紛紛在學校的教室裏邊，在廚房裏邊，在教堂的大廳裏邊開會集議增設信用借貸團，合作社，和工廠。做這批男女們的後盾者，就是那位身體很爲瘦弱的湯姆金神父，他的頭髮已經全白，但兩眼還露着青春的熱情——他真是一位火焰極旺的傳教士，抱着一個固定的觀念：他相信在任何一個民族中都隱伏着一切以公允，平等，和實用的基督教爲基礎之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原料。（原作者 Bertram B. Fowler）

施與精神

我也像一般人們一樣，從小就習知人生不外乎取得。我的施與觀念乃是偶然得來的。某一晚上，當我睡在駛向紐約去的二十世紀鐵路公司的臥車上時，我忽然想起這條路上的上下行車不知是在什麼地方交車。『這一世紀交叉點——很可以作為鐵路公司在紐約所刊廣告中的一個佳題，』我暗想。第二天，我即寫了一封信給紐約二十世紀鐵路公司，說明我這個建議，並綴上一句說：『並無別的作用。』第二天我接到一封很客氣的覆信，裏邊說，世紀車的交車點是在紐約州河託爾泉的附近，距離布法羅之西約有九哩之遙。

幾個月之後，我又接到一封信說，我這個建議將在明年送人的日曆裏邊付諸實施。你大概還記得那張日曆上面的圖畫吧：一（部）世紀（車）在黑暗中開過來，另一（部）世紀（車）則祇露出一個風景瞭望台，是一幅極有意義的鐵路風景圖。

這一年的夏天，我常作旅行，我在所到的任何地方的車站裏邊，旅館客室裏邊，旅行社裏邊，甚至在歐洲，都看見高掛着『我的』日曆。我每次看到時，總使我心頭發出一陣新的愉快。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現：凡足以使人心頭生發愉快的物事，在這個取多於與的世界中，是非金錢所

能計算其價值的。

我從此即時時作施與的嘗試，而也從其中獲得不少樂趣。我倘若覺得鄰近一家店舖櫥窗中的陳列應該改善時，我立刻就將我的建議去告訴那家店舖的主人。倘若地方上出了一件事情，而覺得這種資料於當地的天主教牧師頗有用處時，我立刻去請他來，把這件事從頭至尾仔細告訴他，雖然我本人並不是一個天主教徒。倘若我在任何讀物上看到一篇某參議員也許樂於一閱的文字時，我立刻就拿來寄給他。

我甚至實行施與到拿一本書寄給一個而不相識的人，因為我在這本書裏看到一篇他所大概很樂於一閱的文字。我並且因此結交到許多個知己朋友。

得當的施與是須由修養而成的，其情形正和得當的取得相同。施與的機會也係賺快錢的機會一般是一瞬即會逝去的。但你也將會知道施與的觀念很像某某種類的花樹——越採擷，開得越盛。並且施與能使人生興奮非常，所以我極力勸人很可以把它來當作一種嗜好。你不必發愁你沒有錢做這類事情。在一個人可能的施與中，施與金錢所能引起的樂趣最為短促，有時甚至會使施者懊悔。愛默生在寫到：『凡是施與，都必是你本身的一部分』這句話時，他真是極有見識。

人們所施與的物事種種不同。有些人所有的是時間，氣力，技巧，觀念。有些則所有的是專長。無論什麼人都能夠施與讚許，興趣，諒解，和勉勵——這些都是無需金錢的，除了一枚郵票或一次電話

的代價之外。

施與者應該專擇其所長者拿來施給別人，而所短者不過祇可拿來作爲補充。我是沒有專長的，所以我所常施者不過是觀念，讚許，和種種不同的出奇舉動罷了。倘若我立在一輛糖果車前買炒米糖，而旁邊有兩個玩童饑涎欲滴地呆呆觀望時，我卽會吩咐買糖果人拿出三袋來，把代價付訖，拿兩袋遞給那兩個玩童，然後一言不發地向前走。這時我們這三人必都是很爲興奮。

你當然也有受到引誘的時候。某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個於某大百貨商店很有益的念頭。我自己心裏說：『這個念頭是值錢的，我可以把它賣錢。』

『這事萬萬行不得，』較爲聰明的自我警戒我：『你決不可以因要出賣建議而費去你的時間。快快施與掉，卽完全丟開它吧。』

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給那家大百貨商店，說明我的建議。他們極爲佩服，立刻實行，而我又多了一家大百貨商店做我的朋友。

我曾從施與之中發現了好幾件事實。第一，我們必須趁着內心的衝動尙還鮮活時趕緊立刻做去，才能真正做到。第二，在令人驚奇和引起樂趣上，輕微施與之力量並不亞於重大的施與。例如簡單的讚許就是一種公認爲最好的施與。我曾由觀察而知作家，優伶，音樂家，編輯人，演講家，劇作家，公務員——甚至最高級者——都是非常之樂於並渴望受人讚許。我們都頗以爲他們是靠著渥被讚許過日

子的，但其實他們也須吃麵包。人造的宣傳雖使他們升了級，但並不能暖和他們的心。他們所渴望的是受他們所服務者出於本心的，人性的，友誼的讚許。

某一天的午刻，我在一家旅館的飯廳中吃飯，一個音樂隊正在演奏。他們奏得很爲美妙，所選的曲調也很高明。半當中，我的內心忽然衝動，我便立起來向他們說：『諸君，今天的演奏真使我得了一次極滿意的享受。』起初，他們頗露出一些詫異之色，但頃刻之間他們的臉上都展出了笑容。等我離開時，他們還在極興奮地吹彈他們的樂器，而我這天下午也一直覺到十分的愉快。

我又發現凡是施與，遲早之間必得答禮——只要你並不想望。這種答禮大都是出其不意而來的，而且時間也許在幾個月或甚至幾年之後。

例如：某一個星期日的早晨，郵局特地把一封要信送到我的家中，雖然信面上所寫的地址乃是我的辦公處，而郵局則也不過是藉此盡了他的責任的意思。我寫了一封信給郵局局長，極力加以讚許。一年多之後，我因爲發起了一件新的事業需要郵局中另一具收信箱。郵局職員在窗洞口告訴我，所有的信箱已租用一空，而且等候租用者已有了一大批。我將要轉身離去時，局長剛走進來。他已聽見了我們的問答。『你可就是年前因爲我們把一封要信送到你府上特地寫信來道謝的那位先生麼？』

我回說正是。

『那末，無論如何我們必想法子撥出一隻信箱給你，即使必須現做一隻起來。你決料想不到我們是

怎樣重視你那一封信。我們尋常所得到的來信都總是指斥之詞啊。』

不到一小時我已有了—具信箱。這真等於水面上沓來的麵包。

在有了數年的經驗之後，我對於我這項嗜好所得到的結論是：我原有足以維持我生活的職業，所以我何必對偶爾得到的念頭和衝動作錙銖必較的賣買行爲呢？我的主意就是，這些若於別人有用處的，儘他們拿去便了。我從人生在世能有益於旁人的感想中已得到了我的報酬。而一方面，這種令人發生興趣的行爲，也使我自已覺得多出了種種的興趣，並也使我的思想更爲敏銳。

倘若有人以爲這樣的報酬還嫌不夠，則須知此外還有呢；新朋友一天一天的多出來，好的物事從各方源源的送過來。我已確知世人對於施者必要作相當的報答——只須你從不伸手出去索取。

(原作者 Anonymous)

陪審制內幕

美國官方澈查陪審員，今番還是初次。本薛爾凡尼亞羅茲調查委員會，經立法機關之授權，得傳喚當事人；今已有數十曾任陪審員的人被傳受訊，令述他們在陪審員室中究竟在幹什麼事。

該委員會開始工作一年以來，其成績之一便是：本薛爾凡尼亞已有一百十七人被傳受審，其中職業犯也有，法院辦事人員也有，律師政客也有。只是所重要者，不在處罰罪人，而在美國種種驚人的不正行為加以調查。

該委員會之報告書於我寫本文時正在付印，事前得閱讀者祇我一人。是項報告書險為本薛爾凡尼亞一般黨魁們窒悶而死；此輩斷絕該會經濟來源，冀圖使調查結果不能出版。我們今日得見此項報告，純為委員會之青年幹事却脫·蓋斯（Olet Keyes）一人之功；他於每月貯起一筆款子，加了起來今日已夠出版之用。

此事開端，乃由台夫·威德爾斯（Dave Wittals）在費城記錄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暴露該市關於緩刑之舞弊。此事引起立法機關之注意，於是市長歐市任命參議員弗蘭克，W·羅茲（Frank W. Ru）為調查委員會主席。

依照羅茲報告書所說，陪審員所犯最普通的罪狀，是玩忽職務：市長與妓院分利，警察局長向非法酒販收取金錢，黨魁暗中干與美國公民自由投票權，凡此種種，陪審員們認為無關宏旨，竟憑擲一錢幣，視其是正是反以決定有罪無罪之裁決。

例如有一件案子——這件案子的情節只較羅茲報告書中所述他案之案情略為重大而已——涉及愛登（Easton）地方之陪審長。

陪審員們走進陪審員室之後，該陪審長即謂同僚道：『我們別以這事煩心吧！案情殊令人莫名其妙，我們委實不知道定罪好還是認為無罪好。幹麼不讓「運氣」來決定呢？如果是反面，你便讚成有罪裁判，好不好？』十一位陪審員都表同意了。於是陪審長逐一為他們擲錢幣。十一次都是正面。裁判便是這麼決定了。有幾位陪審員心中惴惴不安，可是不願告陪審長欺詐。那時他們還不知道陪審長是該案被告之羽黨。

於一案中，陪審委員自認因急於赴跳舞會乃隨便對裁決表示妥協，於又一案中，原因乃是為了急於去觀球賽。一二陪審員足以操縱其他陪審員之意見之事例已屢見不鮮，祇要一二陪審員意志堅決，表示確定之立場，餘者便易於認為該一二人對於案情總較他人為熟悉。

於一著名殺人案之陪審員乃由守舊的公民所組成；被告為一青年女子。證據確鑿，被告且已自招。然被告律師提出種種於本案絕無關係之證據，是項證據使陪審員們寬恕被告之殺人行為，而陪審員實

無寬恕之職權。其後該委員會傳審那些陪審員，訊問他們爲什麼置法律事實於不顧時，所得到的回答是：『那時雙方辯詞甚多——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我不懂英文。』『我怎會知道事實的真相呢，出事時我又沒有在場——懂麼？』『陪審長非常頑強。』

下面是陪審長的邏輯：『我們不願認被告犯謀殺罪！……我們若認她無罪，把她釋放，她將爲她的惡行心感不安，將較被處數年徒刑尤爲不安。』

這種情形足以代表一般謀殺案的陪審員麼？據該委員會調查結果，知道這種歪曲邏輯，與夫視成見重於職責的情形是很常見的。

又以許多陪審員對於基本的知識如法院用語和法庭程序殊爲缺乏，而法院又忽視了這點，以致司法未得其平。人民之財產與自由握於陪審員之手，而前曾任陪審員的人自認不知何謂原告，何謂被告，於開庭時從未能了解這二個名詞的意義。

法院常命陪審員具備非常人所能有之記憶力。於一案件中被被告有五十二人之多，罪情也有輕重之別，而陪審不得攜帶任何關於所提出之證據或被告受審時情狀之記錄，純憑記憶下有罪無罪之決定。陪審員乃感覺非常困惑，不能把被告一一認清——誰又能夠認得清呢？

有幾個州裏（例如甘薩斯州），陪審員入陪審室去洽議時，備有一切的證據文件和證言的記錄可供參考。至於在許多州的情形，陪審員得憑混亂的記憶力記取證人，律師，以及法官於審理時所說的

話，而審理有時須長至數天。陪審員入陪審員室時不准攜帶記錄之習俗（不是法律）究有多少理由呢？當然，攜帶記錄也許有引起不公與舞弊之危險，然而法官充陪審員時是准許攜帶許多記錄的。而不幸的陪審員都須記取五十種互相矛盾的陳述之要旨！復次，他雖不得作記錄，却可看充滿荒唐無稽的猜測之詞的報紙。

據該委員會之調查，陪審員尙無簡單之規則可資遵守。本薛爾凡尼亞的腦斯安普登郡（Northampton）之法官已作成袖珍小冊供陪審員之用。在西區的幾州，法院備有油印的指示書。該委員會力陳這種指示書的改進和統一，實屬必要。

愚昧雖大有害於司法之公平，然實際上的舞弊尤不可恕。依委員會之調查，有幾郡中有被告直接或簡接指定陪審員之風俗。有一位盜用公款之嫌疑犯，鑽營的非常之勤。初審時認他爲有罪，然他根據程序上的瑕疵獲得再審之機會。他藉直接訪問或憑中間人接洽，幾串通了二組陪審員名冊上的人，共計一百八十名。第二審時，陪審員間之意見殊不一致，致未能有所決定。第三審認他爲無罪而予以釋放。

據該委員會之調查，陪審員間最普遍之不正行爲，便是冒名頂替。這在大都市中甚爲流行，而我們所謂『最良好的公民，』便是與這般不法之徒合作之人。一位事務繁忙的男子或女子接到法院傳票，被命充陪審員時，便到一位『有勢力的友人』那裏去，設法使他規避義務。於是當地的流氓領袖便來

冒充陪審員，拿了三元或五元一日的報酬一直到任務終了爲止。在這時期內他便可以爲自己的私黨謀利。

在費城以及本薛爾凡尼亞的幾個較小都市中，冒充陪審員的事已很普通。而還是帶點慈善事業的意味。城市選舉區的流氓領袖常擇忠於他的失業的選舉人充陪審員，使他們於失業救濟金之外再能額外得到一筆充陪審員的收入。

於奧列根（Oregon）地方發生一令人哭笑不得的案子。緣被告之妻子在充該案之陪審員，此事除被告與其律師外，餘人均無所知。可是當被告所不願給他妻子知道的祕密在庭上提出時，他立即衝到他的律師那裏去，要求他『立刻免去那個婦女充陪審員的職務！』她很可以藉她地位報私冤了。

於一昭然若揭的竊盜案中，陪審員的決定爲宣告無罪；該委員會乃傳訊是案之陪審員，他們的陳述殊令人驚駭。陪審員們說道：他們是遵照陪審長的意見；後者直截承認他曾以竊盜被處徒刑四年，故殊不願使同類遭受同樣的不幸。

此案足示存在於許多州中之不良辦法：陪審長乃在審理開始前即已被指定，使他爲欲左右其決定之人所注意。反之，在甘薩斯州，陪審員於被委任陪審一案時始選定其陪審長。

四十八州法律關於充陪審員之條件的規定殊不一致，有的簡直是在對社會開玩笑。二十四州法律規定，充陪審員者須『品行良好』——或『品行上有一二優點！』三十州之法律規定，充陪審員者『須

資質聰穎。』十八州之法律並不規定積極之條件，不過規定須不會犯罪。更有幾州之法律規定充陪審員者須『不是跛子。』智識階級的人——如醫生，律師，教師——常依法律或可依習慣，可免充陪審員之義務，無怪報告書中有言道：『上等之人可免負擔義務，則三四個陪審員中僅有一個是能幹的。我們的選擇方法去精萃而留糟粕。』

普通編造陪審員冊，乃自選民冊，或賦稅冊，甚至自電話簿子上之名字依抽籤定之。這種辦法原為選擇公平起見，然不能保證被選之人為勝任之人。於有種情形，選擇陪審員含有政治作用；例如本薛爾凡尼亞之勃克斯郡，陪審員名單乃由黨魁（共和黨員一人，民主黨員一人）提出。

該委員會深信基本之改革——獲得良好的陪審員之材料——乃在藉一種半司法性質半公民團體之組織預先審查名單上之人是否勝任。在洛杉磯已成立是項組織。

其次便是避免雙方律師之攻擊陪審員。依照今日之法律，律師得憑某種抗辯撤換陪審員，無須附具理由，這種抗辯，各州法律規定不同。除此以外，律師如能以媚詞或威嚇手段使陪審員承認對於本案懷有成見，他便可要求法官撤換之。這種局面的不可避免之結果，便是雙方律師冀圖以有利於自己之人充陪審員。以致其是否勝任反成為次要之事。

為避免這種律師間不正之爭鬥起見，該委員會主張法官對於被傳充陪審員之公民須備有簡略事實說明書，該項說明書由調查員編造，而調查員為不知陪審員將陪審何案之人。第二，該委員會主張律師

之抗辯是否合理應由法官裁定。無須附具理由之絕對抗辯予以取消。

選擇陪審員之方法經此改善後，該委員會最後又建議二種改革。第一，今日之法律對於刑度之規定殊不一致，且有殘忍之處，陪審常不知如何是好，故往往武斷下無罪之決定，或定以較輕之罪。今日加利福尼亞州之刑罰採不定刑度制，無最高度或最低度之規定，刑期之長短由刑罰專家委員會依據犯人在獄品行之如何而決定。倘若各州均採此不定刑度制，則陪審員於下有罪無罪之決定時，將較為誠實。

第二，該委員會建議採多數決定制，無須陪審員之一致通過。在民事案件方面，有幾處採此制。此制可免陪審員間意見不一致不能下決定之弊，並可消却再審之費用與時間。實施此制後，外人冀圖串通舞弊亦將較難，因為外人至少須串通三個陪審員，祇串通一人便不中用；雖有一二頑強之陪審員，然其他賢明之陪審員可不受其牽制。

這事於司法有密切之關係，我們美人於這事之疏忽並非出於故意。只是我們不知如何去改革。羅茲調查委員會以通常之語言，不用術語，示我們以現存種種之弊端，並提出合乎情理之矯正辦法。

(原作者 Upton Cose)

戒煙法

抽紙烟的人遲早會發現他的吸煙乃是由於習慣而非由於愛好，並發現這種習慣大概是有害的。所以他戒絕這習慣，只是不知怎樣去戒。他與他的嗜好掙扎着，有時不認真，有時認真，可是沒有效果。

因為習慣已養成，他的自制力已大不如前。過去數年中，他每日抽煙，而不知道他的抽煙乃是在形成一種自動的習慣，一種神經與肌肉聯合的步驟。這步驟以取煙盒始，接着是去取香煙，接着是輕擊紙烟之一端，然後把紙烟放在唇際，然後劃洋火，接着便是吸入第一口烟，於是這麼吸着，直至烟頭投入灰盤為止。吸每一枝紙烟都有這幾種動作，這種動作是自動的。吸的人往往並不自覺。他恰如一架老式的鐘，開足了法條，便會自動鳴時，他也是這樣，他的習慣迫他每日去抽幾根紙烟。他也像是一個機械人，受一種神祕力量之指揮。

對於這種習慣有什麼辦法對付麼？

這問題涉及心理學上的一重要教訓。須知抽煙的習慣只是心理學上關於習慣之養成與棄除的一個普通例子。

在過去十年中，美國紙烟每年的消耗。已自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增至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男子吸紙烟的現在百人中佔六十人，女子百人中佔二十五人。男子每日抽烟二十枝，女子每日十一枝，而抽烟的人烟量往往愈抽愈深。這種吸烟的習慣雖然許多人認爲是生活上瑣碎不足道的一部分，然亦可視爲現代文明基本趨向之像徵。這個趨向便是：人們日趨於爲習慣之奴隸，而不能操縱環境。

心理學社爲研究意志薄弱之原因，新近研究一千個嗜於吸烟的人，此工作今已完成。於這一千人中，有一百四十五人已戒絕吸烟。其餘的八百五十五人中，有一半有時停止吸烟的習慣，可是總不能永久戒絕。雖然有的現在已不作戒絕之望，然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還想戒烟。只是事實上他們做不到。

他們的理由大致如下：

『我意志不夠堅強。』

『我不能一日不抽烟。』

『我太不中用。』

『我曾把烟戒絕過，可是現在再也不能了。』

『我爲什麼戒不掉？這恰是我要知道的事。』

這便是我們大部分成人令人失望的局面。依照約翰·霍金斯教授雷蒙·剖爾博士研究之結果，我們知道抽煙人的壽命不及不抽煙的人來得長。只是千萬的人雖知吸煙之害，然而他們自認不能克服這個純然機械式的習慣。

那已永久戒絕吸煙的一百四十五人中的大多數，以及許多曾暫時戒絕的人，都表示他們戒絕的快感。

「我睡眠較前為良好，並且也不咳嗽了。」

「嘴內不如以前那麼不夠味。」

「我的嗅覺又回復了。」

「精神較前為好，胃口也較佳。」

下面的話更為熱情：

「我不準知道怎麼樣，可是我覺得渾身較前為暢快。」

「終於戒絕，甚覺愉快。」

「大大增強了我的自信。」

以上便是已戒絕與不能戒絕二種人正反二面的話。克服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予人以一種舒服自信的感覺，這可於上述二類的話中看出來。

我自己親身也曾有這種感覺。我曾連續吸烟，達二十三年之久，有時日需六十支。在開頭幾年，我還能停止吸烟一二星期，可是後來至多只能一日不吸烟。經多次戒烟而失敗後，我認爲我對這習慣之養成，研究尙不深切。是以在再作戒烟之圖以前，我寫下了一種戒烟的計劃。

下面便是那個計劃的大要，是在我戒絕之前八個月寫的。

★ ★ ★ ★ ★

吸烟的習慣，其所以難以棄絕者，是因爲吸烟是種神經與肌肉發生聯系的動作，這個神經與肌肉間之關係很容易起作用。吸烟的動作涉及於全身。當不吸烟時，神經與肌肉間之聯系激起一種慾望，直至發生作用爲止；作用發生時，衝動便一發不可收拾。是以我將不去停止這作用，我却擬設法中斷這聯系。我伸手去取紙烟時，我願把牠放下，等一忽兒。這會中斷這聯系。有時我雖把紙烟燃上，然在深吸一口之前，我便把烟掐熄，再等幾分鐘。

晚上在家時，我將把烟盒放在壁爐架上；而吸烟排好了一定的時間。時間未到前我也許就想吸烟，可是那時我就得走到壁爐架那邊去。這樣一來，那聯系便被切斷，我便能延遲吸烟的衝動了。這樣一天所抽的香烟便藉以減少了。

簡言之，我將設法不時中斷這習慣。我擬這樣做去，繼續六個月，藉使漸漸棄絕這經多年養成的習慣。不久我將能停止吸烟一二月，不感覺什麼大困難；接着或能一星期不吸，最後便可戒絕了。我不

預定一定的時期，只是漸漸做去。



這個計劃我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六月裏定下的。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我能連續一二月不吸烟了。自從二月一日以來，我不會吸過一口的烟。

這個辦法能適用於一般吸烟的人麼？心理學家都認方法應隨人而施。多數的心理學家認爲韋廉·詹姆斯的方法是合理的。他的方法原理，可約略述之如下：

先下決心，並想出你所能想得出的種理由去做你決定的基礎。

別予你的決定以例外，直至新習慣確實養成爲止。

時時增強你的決心，時時提出新的理由去增強你的決心。

我們研究一百四十五位已永久戒絕的人與三百六十六位暫時不吸烟的人，知道他們所用的方法有三。最普通的便是詹姆斯所提倡的辦法——立時摒棄吸烟的習慣，毫不對之表示讓步。第二法便是以他物代替紙烟，例如烟斗，雪茄，膠姆糖，或他種糖果。第三種方法是人人皆知的漸戒法。

立時戒絕法用的人雖較用漸戒法的人爲多，然據研究結果，我們知道用漸戒法而獲得永久成功的人遠多於用立時戒烟法者。我的『中斷法』便是漸戒法，其主要不同之點，只是我的方法雖繼續吸烟，然系統地中斷吸烟的習慣。牠破壞單調的自動的連續行動，使其成爲單獨的不平常的舉動，每一單獨

的舉動成爲對頭腦的一種警告。

吸紙烟而不能戒絕的人，常自認爲紙烟的奴隸，而表示絕望，上述種種成功的戒絕與此適成一對照。對於這種習慣的控制，在表面上看來也許沒有什麼多大的社會意義。可是對於生活方面任何的習慣抱必告失敗的態度一事，實應爲父母，子女，以及整個的社會所深切關心之事。這種態度使人覺得他是環境的犧牲者——不景氣的犧牲者，政局的犧牲者，教育不良的犧牲者。寵愛過甚的家庭之犧牲者，遭遇不幸的犧牲者。

公開或默示自己是習慣奴隸的人已失去了自宰之力，故其處身於社會亦不若他人來得有用。

小學生理學教科書常說烟酒之害。只是小學功課中甚至於連教兒童以習慣之養成與摒棄的最初步知識的課程也沒有。不管吸烟是否是良好的習慣，我們總應在兒童們養成習慣之前教導他們習慣是什麼一回事。對於他種的習慣亦然。我們的教育制度注重智力的發展，而於情緒與個性方面的習慣之養成與矯正，却沒使學生去了解牠。

學生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至於畢業，而自信是習慣的奴隸而不是習慣的主人者，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失敗的教育，不是教他成功的教育，是教他做奴隸的教育，不是教他獲得自由的教育。——

（原作者 Henry C. Link, Ph. D.）

神經與消化不良

男子或女子消化不良，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什麼呢？檢驗身體的結果，會發現其原因是病症麼？醫生會說是神經不正常，或愁慮，或是吃東西時太急速的緣故麼？實則大部須視年齡及性別而定。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女子，其消化不良，多係起源於神經不正常，老年人則不然；只是已過中年的人，前未曾患消化不良之症，而新近始患之者，則其原因大都由於器管上之病症。

年齡較大的人，前曾自誇『其胃如鐵鑄』，而今突患消化不良症者，這種現象尤為可慮。身體的某部分顯然已不正常；或者內部已生了瘤，或許是生了膽石，或許是心臟有了病。凡已過中年的人，往昔身體健康，而開始患消化不良症或腹部作痛者，宜速去作詳細的身體檢驗，並對胃與腸拍愛克斯光照。

消化器管滿佈神經，這些神經連繫別的器管，並與腦部連繫。這與腦部的連繫，從前雖甚有用，可是現在都成爲一種令人討厭的事物。上古人類須與禽獸搏鬥以保全自己之生命，他的神經爲增強其體力起見，乃停止消化器管之活動，予血液以足以增強體力的分泌物（如副腎素 Adrenaline 是），這種分泌物增加他逃跑或爭鬥的力量。今日的人在這種經濟上的蒸蒸日上而爭鬥時，神經

仍停止消化器管之活動；那種足以增強體力的分泌物仍流入血液。只是他既不把這些分泌物消耗於肌肉活動，這種分泌物便攪擾他的結腸（Colon），使他覺得不適意。

許多人自說『胃部有病，』其原因便是上述的那種神經方面的攪擾。而甚至於器管上的消化不良症，醫生欲使患者痊癒，他有時也得對付其心理上的原因。

例如有一人於上午十一時和下午五時便覺腹部作痛，這種痛楚他可吃點食物或一片鹼性藥片便可解救。他患的大概是十二指腸潰瘍，一種器管方面的疾病。只是立時發生的劇痛多係愁慮或鬱悶的直接結果。醫生開方時，堅決要求患者做到三件事：休息；避免精神上的刺激；每隔二小時吃點容易消化的食物。普通的潰瘍可用此法治愈之，只是患者心神上如不得安靜，便會發生新的潰瘍。

膽囊發炎往往引起消化不良症，並且結腸偶或劇痛。這種病症雖起源於器管，可是許多絞腸痛乃由情緒緊張和時時盛怒之結果；這種情緒上的過分緊張引起導管的抽搐，導管把膽汁引入腸中上。生膽石的人雖然有的可藉飲食得法而獲得痊癒，可是多數的人遲早總得行手術。膽石不是沒法加以溶化的，而膽石的存在總是一種威脅。

消化不良另一種器管上的原因便是胃部癌腫。病徵因人而異，可是人凡身體健康了五十年之後開始患消化不良，體重開始減輕，身體開始感覺無力時，他應立即予身體以詳細的檢驗，因為癌腫祇要及早診治，是往往可以治愈的。不幸一般人往往遲延的過久。

消化不良的器官方面的原因往往並非存在於消化器官之內。例如有一個年已五十餘的人，他吃過飽之後走路，走了不多時左乳下部便覺抽掙作痛。這當然由於消化不良，於是他去求治於胃病專家，實則他是應求治於心臟病專家的，因為他的痛楚乃是由於供給心臟肌肉以血液的冠狀動脈的縮小。

患消化不良的人之中有百分之五十，醫生診斷結果，往往尋不出其消化器官有什麼病症。遇此情形，醫生須對付的是管能方面的 (Functional) 消化不良症；這種痛苦乃是由神經系統受了嚴重的打擊所引起。由於神經不正常所引起的消化不良症，其最普通的原因是疲倦，愁慮，神經過敏，和失眠。這種消化不良症是很普遍的，患者的器官各部毫無病像可言，患者亦不會得到任何的惡果。這種消化不良症的患者若能知此，則可省却許多憂慮與金錢。勝任的醫生細心檢查他的身體之後，保證他沒有什麼大病症時，他應該信任醫生的話。

多慮的女子經醫生告訴她，說她並沒有生膽石時，她往往不信相她的痛楚是沒有器官上的原因的。她往往不願自己節憂，而節憂是保持心神上的安寧與健康必要者。

我不願說神經方面的消化不良症患者，其痛楚純由其心所自造。不，她的痛楚是很真實的，大概較痛腫的痛苦還甚。我常常想起二位同時到我診所來求治的女子。她們是母女。母親是個溫柔的老年婦女，腹部患癌腫，可是堅稱她並沒有患什麼病，不需要什麼治療。可是她為她的女兒擔心，她的女兒吃下東西去便嘔吐，這樣已有三星期了。病源何在呢？沒有什麼病源可言，只是恐懼而已。她一聽得

母親患癌腫自己就生病了。於此可見：一個女子患了器管方面很嚴重的病症，而不覺痛楚，而另一個女子器管方面毫無病狀可言，却生了很痛苦的病，須進醫院治療。

許多懂得猝然的恐怖心能引起消化不良之理的人，却不知時時憂慮往往是他們身體不健康的原因。爲多病的孩子而焦急，爲任性的丈夫而傷心，爲營業不振而憂慮——這一切都足以引起嚴重的消化不良。因精神病大家毛茲雷（Maudsley）常說：『憂傷而不能藉眼淚發洩，便會使其他的器管流淚。』

由於神經的消化不良症，其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方面的憂慮。我每天遇見這一類病人，他不需要任何藥物，只需要一點錢使他們脫離困苦的處境。叫他們營養得宜，或予他吃鎮靜劑有什麼用處呢？除非能得到他們所急需的錢以解決他們經濟上的困難，他們便得終身患劇烈的頭痛和他種劇烈的起源於神經的消化不良症。

引起胃部不正的神經上的不健全，有的是遺傳，有的是後天。心神上不平衡，酗酒，或不健全的祖先往往把神經系統上的不穩健性傳給子孫，產生今日本國許多神經衰弱，多病無用的人。

這種可憐的遺傳便是我們醫生叫做『機構上的缺陷』或不能應付日常困難的原因。這種缺陷富者患之已很不幸，如由不工作便要受餓的女店員，學校教師，或是速記員患之，則更淒慘。這般病人患了終身的病症受了一世的失望，常常急切要求醫生爲他們施行手術。可是不幸得很，他們所要求的是不

可能的事——他們所需要的是足以使他們另換一種人的手術。

只是這些有缺陷的人的處境，也並不是絕無希望。例如達爾文身體虛弱，每天祇能工作三小時。略受刺激，如探望友人等，便會生病，躺在牀上發頭嘔吐。他的一生便足示：順受缺陷，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努力，身體機構上有缺陷的人也能終身愉快，做有用的事業。

許多患管能方面的消化不良症的人，如能老實承認他們不能做較他們強健的人所做的事，他們的病症也是能痊癒的。第一，他們須不再存藉手術立獲痊癒的希望。他們須安心長期修養。如果他們多年睡眠很晚，耗損精神，透支了許多的精力，他們必須開始過安寧的生活，每天積蓄精力，俾使補足透支的精力。

因工作過度而心神不寧的人是能復原的，只要他們願意靜養一個月，然後再回去每日祇做半天的工，直至精力復原為止。婦女患管能方面的消化不良症者，祇要每日早晨安靜地躺在牀上，連續數星期後，便可痊癒，無須求治於醫生。休息調養之後，心緒和神經便會不再不寧。我告訴病人這點時，她往往答道：『休息！我一件事也不做已有數月了，可是病狀還是這樣，不見良好！』她的話往往是錯誤的：她也許沒有做事，可是她並不是在休息。她終日在怕這樣怕那樣，有時夜間也是這樣：她怕真正的病源還沒有被醫生診斷出來，她恐怕患癌腫，或是她丈夫晚間吃飯晚來了幾分鐘，她便擔心他在外遭到了意外。

引起神經方面的消化不良症的恐懼心，多數是毫無根據的，聰明的病人也往往自己知道這點。起初雖不易征服這類恐懼心，可是總能漸漸加以克服，而回復康健。在這重新自己訓練自己的時期中，病人可自良醫處獲得不少的幫助，可是最後的成功須視病人自己重新改造自己的決心之強弱如何而定。

(原作者 Walter C. Alvarez, M.D.)

愛因斯坦小傳

普林斯吞大學裏的人不再對着愛因斯坦呆看了；他們的潛意識中已覺得他是背境中的龐然的真實，像拿沙廳（Nassau Hall）或足球場一樣。愛因斯坦也許是「亘古未有的大思想家，」只是他舉止神氣毫無誇張之處。

這點在這位德國博士五年前來此時他們已知道。那時社會人士對他滿懷着好奇之心。他初次出去散步時，甚至老資格的教授們也轉過身去向他注視。有的無恥地跟在這位大偉人的後面，很想知道他的大腦袋裏面在想些什麼深奧的思想。他是到那裏去的呢？他將幹什麼事呢？

縱令愛因斯坦感覺到這一切，表面上他可沒有什麼表示。最後他若有所思地走入一家藥店。較爲莽闖的人面貼在玻璃窗上，那裏他們可以看見這位偉人——他在吃冰淇淋。

愛因斯坦住在一條冷靜街道上的簡單的屋子裏。他做工作房間是一間小室，室的一端是一個大窗子，窗外是個花園。他穿着一件寬大的衣服，裏面是件拉練襯衫，頭部露着；他招呼你進去。他的白髮在風中微顫。濃粗的眉毛下面的一雙大眼睛較我們照片上所看到的還深邃，還柔和。他含笑請你原諒，說要到桌子邊頭去一忽；他以纖小乾淨的字體寫完了最後的幾句與數學上的符號。

他終身把白紙寫上字，這些紙頭多半已投入字紙簍中去了。他直覺地思索着，他的筆不斷地揮着。有時他走到無窗的牆壁那邊去彈鋼琴，或奏凡華林，或出去散步。只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他的腦子仍是在思想問題。他的相對論的主要部分是他推着他的兒子的小馬車時和在普拉格獨自漫步時想到的。

你注視愛因斯坦的臉時，你覺得他是個安詳的已發現極樂之路的人——是種至少足與相對論的發現可比擬的發現。

他是因為已經贏得萬古不朽的名譽而覺得愉快麼？他的相對論已使整個的宇宙觀改變。人們稱相對論為科學上最大的發現。那十二頁伸述相對論的冊子恐怕是這一世紀中最重要的文件。那小冊子出版後的十五年中，關於相對論的書已有三千七百七十五冊。

他在世界上的名譽尤為令人驚嘆。人們熟識他的臉適如熟識電影明星的臉一樣。看見了他，人們便會立起敬意。戰後他去游歷戰場，在里姆斯（Rheims）地方進餐。隔開數隻桌子的地方坐着二位法國高級軍官和一位有名望的女子。他們立即認出愛因斯坦。當他立起來要走時，那三個人都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向着這位大物理學家深深鞠躬。

只是使他覺得幸福的不是名譽。他看見記者，攝影者，以及一切喜歡逗留着一見名人風采為快的人們就要逃跑。他出外旅行時，一方面極不願與好奇的人們接近，一方面却不願使人不高興，所以每日

在這二難之間掙扎着。

愛因斯坦的風度穆靜，一部分當然是由於他思想的深邃。可是同時也是因為他始終是個樸素愛人的人。

在他對一切事喜歡簡單質樸。他始終用一種肥皂洗手修臉，因為他認為並無用二種肥皂使生活趨於複雜的必要。天氣熱時，在他看來襪子是多餘之物，所以在家時他便不穿襪子。他認為無甚道理的信心，他便擲掉，不管來信的人是否是大人物。他輕視金錢。有一次，他把洛基發羅基金送來的一千五百元的支票當書籤用，用了有數星期之久。後來那本書他也遺失掉了。

他的娛樂也是很簡單的：散步和駛船。他駛船時，有時頭上圍着一方手巾，看來像個仁慈的海盜。他不愛以腦力浪費在玩紙牌與下棋上。他愛寫不合規律的詩，和作室內的遊戲——只是限於比較容易的那幾種。不飲酒。他烟是抽的——每天吸二次板烟。他不愛多讀書。他說道：『到了某種年齡之後，讀書轉移人的頭腦，使不能做創造的工作。凡書讀到太多而運用自己的頭腦時太少者，必致懶於自己思索。』

他喜歡服務人羣。他獲諾貝爾獎金時，以二萬五千元掃數捐作慈善事業之用，雖則他的境遇不見十分良好。他對於自己相信的主義主張得甚為起勁。

有一次他旅行，船在紐約停了五天。他需要休息，乃定下規則：不見客，不拍照，不出席公共場

所。

只是他沒有把自己計算進去。第一個來訪他的記者便尋出了他的弱點。『愛因斯坦博士，你是應該接見我們的，因為這樣有益於猶太民族主義。』船離檢疫所之前他已應允中午宴會席上演講，在晚上宴會席上演講，並答應廣播。那五天之中他忙得不可開交——就爲了猶太民族主義。以爲者以爲者

愛因斯坦的不愛爲世俗禮法所拘束，可於下事中之見之。司華斯摩耳大學校長公宴他，請他演講。他站起來說道：『諸位，我沒有什麼話可說，甚是抱歉——』接着便坐了下去。接着他又站起來補說道：『我倘若有什麼話要說時，我會再來說的。』六個月後，把拍電報給該校校長道：『現在我有話可說了。』於是學校又公宴愛因斯坦，他便作了一次演講。此有實之精神

愛因斯坦早年住於慕尼黑，那裏他父親在營電氣業，可是並不得意。他青年時本來不知道自己猶太人，後來他的教師以十字架的釘示學生們，一隻猶太人釘入耶穌脚上去的釘。學童們轉過身來望愛因斯坦。自此以後，他知道猶太人的滋味是怎樣了。

他的偏愛和平主義也是那時開始的。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的幾年中，慕尼黑的街道上儘是些戴頭鋼盔的人們。這個幼年的孩子便開始厭惡戰爭，終身不變。

他早年的生活使他信仰國際主義。他還只十幾歲時，他的全家搬到義大利去，在那裏他度一些時的幸福生活。隨後他到瑞士去求學。他在學童時代並不聰穎過人。他在沮利克學校的初次入學考試完

全失敗。他的頭腦是不能適應學校裏的團體式的教育與訓練的。他大部份的學問是自己學來的。他十四歲時，喜歡讀哲學家康德的書。

後來他任奧大利，匈牙利大學的教授。他做過許多國家的公民，可是並不愛任何一國。他切望全人類改進，不願犧牲他國而有利於一國。

他說，『民族主義是種幼稚患的病症。牠是人類的疹子。』

二十三歲時，他初次以相對論的著作公佈於世。於隨後十年中，他耐心地漸漸改進他的學說。最後，於一九一五年，相對論的學說完成了。

他開頭作大胆的假定，說宇宙間是沒有絕對時間的，二件事情，在一人看來是同時發生，在另一人看來也許不是同時的。這便引他到第四空間的概念上去。宇宙間任何的物體相互間相對移動着，各有其長度，闊度與厚度——並且各有其自己的時間。

希特勒當權時，愛因斯坦佛然離德。納粹黨總向大科學家揮之使去——把他逐出科學研究所，拿去了他的帆船以及其他動產，把他在銀行裏的存款充公。最可笑的是：他們儼乎其然的赴他的住所去搜尋武器。

有一次，有位女子問愛因斯坦是否確信自己的學說不錯。

他答道：『我相信我的學說是不錯的。只是祇能在一九八一年待我死後始能確切證明其是否真

實。』

『那時又將怎樣呢？』

『那時麼，如果我的學說不錯，那時德國人將說我是德人，而法國人將說我是猶太人；如果我的學說錯了，那末德國人將說我是猶太人，而法國人將說我是德人。』

愛因斯坦住在普林斯吞又可以覺得安閒自在了。他工作較前尤為努力。只是他仍是樸素，富於情感，很近人情的人。你沒有遇見愛因斯坦時，你以為將與一個大偉人談話。可是事後你會知道他不只是個大偉人——你所看見的談過話的人是個好好先生。（原作者 Edwin Muller）

談窮

美國人時時說日子艱難，我們不妨看看真事實相，美國人究竟窮不窮。

無論在民族或個人，自憐乃是最有害於人格的事；而美國現在正是浸在自憐之中。只是美國人的大部分，其境况較他國人民為優越，據此事實看來，我們似乎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不幸。至少這點是事實：我們許多急想獲得的東西是不必要的——有的抑且是對於我們有害的——以貧窮的真正意義言，我們與其他民族其他時代相較，我們一萬萬三千萬人民之大多數實不能算窮。

我們的所謂窮，只是表示我們欲望無窮——我們想得到他人所有的一切；若是得不到，我們就嘆窮。我們想逃債或規避義務時，或是有人叫我們做辛苦不愉快的工作時，或是遇向教會，醫院，公益事業基金捐錢時，我們便以窮為託辭。

舉例明之。我們的鄰近有一對青年夫婦——這種人是處處皆有的——他們自視為窮人。丈夫是個兜銷員，時運不濟，由他年青的妻子靠做文書工作維持他的生計。鎮中的人幾乎都是他們的債主。然而他們自備汽車（是很講究的汽車），到了夏天便送孩子到野外去過露天生活，逢妻子放假時共同出外旅行，衣服也穿得甚是講究。妻子說她每月整理頭髮需八塊錢。她忘了從前的女子，其頭髮美麗只靠

肥皂清水與一把清潔的髮刷，而不靠美容室的。他們當然並不窮；他們若是屬於二三十年前的貧窮階級，必是寧願沒有上述的種種物件，而不願欠人家的錢了。

在我們鎮中，每逢星期六下午童子軍的領袖們要想組織野外旅行團是做不到的，儘管這種活動含有教育意義並有益於健康；因為一到星期六，兒童便都去看電影，此所謂兒童包括受救濟的兒童在內。失望淒苦的失業成人也許須藉電影散心，只是幹麼花錢使兒童去尋這種無益的刺激呢？

實則電影亦是近時無孔不入的銷售術所造成的浪費之一種；光亮的新汽車，優美的電氣冰箱，花式繁多的化妝品，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奢侈品非必需品，其銷路之所以這麼好，亦是這種銷售術所造成的。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美國人士捐給教會的錢已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一般慈善事業的捐款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九；社會公共事業的捐款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學校捐款減少了百分之十八。可是同時上述的奢侈品費用，花於戲院，香烟，汽車，酒料，首飾，無線電收音機，以及其他可省的用品上的費用，却有的激增了百分之二十七，有的竟增加到百分之三百一十一。

多年之前，美國人的奢侈品沒有今日這麼多，而且常常缺少必需品，說也奇怪，那時我們却並不如今日這樣自以為窮。雖然今日我們鎮上的人個個自說是窮人，我自己的家人也包括在內，可是我幼年時鄰居很少有嘆窮的。那時我們沒有電燈或煤氣燈，也沒有電氣冰箱。易於腐爛的東西是藏在地室或井中的。星期一洗衣服，用的是二隻木盆；洗好之後，便把木盆藏起來，到了星期六再拿出來作洗澡

之用。（那時我們是沒有浴室的。）我們至多只有二雙鞋子，一雙是上等的，一雙是日常穿的。我們祇有一件外衣——不是雨衣，運動衣，皮外衣——只是外衣。

那時我的父親任職製鞋廠；鞋廠的工作較今日的工廠爲有季節性，有時他連續數月賦閒在家。我們得買煤和食物，得付賦稅與押款的利息，有時還得付醫生的賬。然而我們並不覺得窮苦。我們以爲能夠安然度日，而事實上竟也能夠。應付帳款事前老早就想辦法，屆期便如數付清。我們以爲買不起的東西便不買，因此商人都信任我們。

我相信那時有一件令人已忘懷的事使我們愉快，那便是勞作。我們費勁做完一件工作之後，可以正視任何人，心中非常自豪，能夠滿懷興趣與勇氣應付任何局面。

用油燈不能算窮，沒有白色外衣，汽車，或是電燙的頭髮也不能算窮。住在地室，或是孩子沒有充分的牛奶吃，或是得贍養赤貧多病的父母，那才是真窮。只是最大的禍患是自覺貧窮——那種不振的精神，喜歡專事外觀，這才是最大的禍患。

只要我們願意崇拜他物，而不崇拜汽車，願意在很費錢財與精力的娛樂和貴重（或是外觀似很貴重）的服飾之外去找尋幸福，我們便會自覺富裕，奮鬥的精神也會恢復。今日還有陽光與新鮮空氣，肥皂與清水，書籍，朋友，可供散步的田野，可供垂釣的溪流，可供漫遊的森林。

世人素視我們美國人是種富於幽默勇氣，能不費力做許多良好工作的人民。如果我們不能如從前那

樣過樸素健全的生活，或向前進步，過較今日更高尚優美的生活，則世人心目中的美國人將自地球上消失。那時我們才真會貧窮呢。（原作者 Ethel Anfler Hunter）

親切之感

青年W·A貝特生（Patterson）初任合衆航空公司總經理時，年齡較長的生意人忠告他道：『別讓你的僱員告訴怎麼營業。』

可是他沒有照辦。他與駕駛員，無線電員，女招待員，送訊人，看守人，和書記們談話；花在這些談話上面的時間要佔去他辦事時間十足三分之一。合衆航空公司僱員有二千人；他每年至少要與每一個僱員談話一次。他們告訴他應該怎樣做才對。他便遵命去做。

他們的建議，略舉數則如下：由地面上控制飛行；高空飛行；研究風潮與靜電的空中實驗室；准許婦女們免費飛航藉以克服婦女們反對航空旅行之成見。這種種建議貝氏都予採用。合衆航空公司所採取的前進政策，多半是與僱員們談話的結果。

貝特生喜歡親切之感。他解釋道：『我冷靜考察我的職務，深知我只是策動政策的人；政策是否成功，有賴於許多的人，我知道沒有他們的熱誠我是得不到結果的。』

可是他起初並不是這樣的。於一九三三年初任總理時，滿懷『我的事不要他人管』之心；駕駛員以罷工爲要挾時，他僱用罷工阻止人去對付。只是有一天晚上，三位老資格的駕駛員請他赴紐約華克機

場去聽取他們的苦衷時，他便應命而去。

那天的全夜便花在嘈雜的會議上。駕駛員們對他說，他們如何置生命於不顧，在該公司風雨飄搖之中把航空郵件事業興辦起來。他們講述他們的生活狀況，備述他們在非飛行員手裏所得的待遇，怎樣聽從後者的指揮。他們陳述他們的冤屈，並爭辯他們有加薪的必要。他們所求的事，多數是那麼合乎情理，所以到了太陽快將出來的時候，貝特生興奮地說道：『今夜我增加了點知識了。我以為你們的話是有九成對的，而公司方面是有九成錯了。讓我們關於工資與工作時間的爭論付交仲裁人去裁奪。在我方面，我願把整個公司的狀況研究一番，由我親自解決每一個駕駛員的冤屈。』

於是罷工之議取消，這位新任總理也就動身回去。接着二個月的時間，他完全花於視察主要的航空線上。他毫無倦色地聽取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們的話，鼓勵他們告訴他怎樣管理公司的事務。

貝特生回到辦公室時，滿腹是新主意，增加營業的計劃，節省時間和減少危險的方法。真是，那二個月的時間是花得那麼值得，他在那年又續費了五個月的時間，聆取該公司每一個男僱員的建議。每到一個飛機場，他召集辦事人員開頭就說：『我到這裏來是與諸位商討公司的事務，只是先讓我們討論你們的問題。你們的問題是與公司的問題同樣重要的。』

關於公司的事，凡僱員們要想知道的，他都坦白回答。貝特生認為僱員都有權利知道公司在銀行裏有多少存款，高級辦事員薪金的厚薄，股票的所有人是誰，開支費用是多少，以及其他任何的事。僱

員們個個都覺得合衆公司是他的公司；個個僱員都願竭誠回答社會人士的問題。

每天早晨，總經理的台子上有一篇報告書，告訴他患病已在一星期以上的僱員狀況，合衆公司工作人員中誰的家裏已生了孩子，或死了人。倘若爲公司工作的人們中有誰遇到經濟上的困難，而事爲監督員所知時，也報告給總理知道。他遇到廠員，售票員，或是女傭務員時，他總詢問他們的家事；他知道得那麼詳細，僱員們往往甚感奇怪。答案是：他以知道僱員們的境況爲主要的事務。

凡該公司駐有僱員的都市，該市的生活費用他便每月加以分析。如果生活費用增加時，他願在工人們受到打擊之前發現，藉使他可調節他們的薪給以應付打擊。

每逢十二月，總理訪問每一事務的中心與機廠。訪問時他把薪給支付單上的名字通讀一過，然後僱員的直接上級職員得回答下述諸問題：

這個人服務本公司已有多少時候了？上次加薪是在什麼時候？應該加他的薪工麼？爲什麼不應加薪？不應加薪的理由他本人知道麼？何以會得不知道？隔六個月之後，總理又去查問一次，看看那人的工作有沒有進步。

不多幾年之前，工會當局想組織合衆公司的却亦納機廠的工人，可是廠工們不久就表示反對支付會費以謀得到公司方面公平的待遇，因爲事實上並無是項必要。合衆航空公司僱員們今日加入工會的，祇有駕駛員一部分，而他們最少保證可以得到的報酬，還較美國勞工協會所定的標準爲高。

每一駕駛員與副駕駛員每隔三個月得受及格的考試，以證明在航空知識猛烈進步的時代中他們沒有落伍。年紀較大的人員們落在後頭讓位給會受高等技術訓練的青年人時，公司方面安置這般人與他們以地面上的工作做。

合衆航空公司受買伐納航空公司後不久，一位監事把他認爲不需要的伐納公司僱員的名單交給總理。

貝特生就說了話：『且慢，人員是航空公司四分之三的資產，這般人必有他們的用處，不然伐納公司怎麼會值得我們付了二百萬把他去買來呢？』這般人多數仍服務於合衆公司，這固然有利於這般人，可是同時也有利於公司。

從前駕駛員遇到天氣不正時得取消飛程，損失由他們自己負擔，因爲根據工會的工資協定，他們的工資是依路程計算的。貝特生與駕駛員談話時發現了這點，乃保證他們在冬季中每月薪金至少是三百五十元，這樣便免去了駕駛員自負損失的危險。

從前僱員生病時，有扣俸的規矩，貝特生發現了這點。他命僱員請病假仍給以全俸時，其他的高級理事提出抗議，說這使公司每月多花一萬元。他爭辯道：『就多費一萬元便怎樣，這是值得的。』實則每月祇多費了一千八百元。而這使僱員們對公司起了好感，這種好感的價值超出了所增加的費用有好幾倍。

去年冬天，有二位駕駛員沒經通報，一直走入貝特生的辦事室，說他們要和他商談工資問題。（凡要見他的僱員享優先謁見之權。）總理靜坐着，準備應付危局。

二位駕駛員之一說道：『老貝，我們知道近來公司業務不振。所以我們已自動調查過駕駛員們的意見，與我們談過話的人個個都願意自動減薪一成，藉使你可以度過難關。』

貝特生驚魂始定，向那二位駕駛員表示謝意，可是又接下去說道：『減低薪金以節省開支，殊非他所願意的。』他道：『減薪一成每年可節省三十萬元。祇要消除浪費，我敢打賭，必也可節省此數。』

一位駕駛員說道：『那末就是這樣。讓我們去研究節省之道。』

這二位駕駛員於是發起了一個運動，在小零小碎方面去節省人力與物力。他們立即傳訊與五千里長的航綫上的工作人員，說他們的總理拒絕減薪建議，並勸他們提高工作效力以彌補不足。在此後的八個月中，依貝特生的估計，此次自動消滅浪費運動使公司方面節省開支至少有十八萬五千元。該公司的總理之所以願意接受任何僱員的意見，這又是一個理由。（原作者 Frank J. Taylor）

無從投遞

我親愛的馬丁：

你已回到德國了！我是何等的羨慕你！我雖於出了校門之後沒有回過德國，然我還不時回憶當時的情景——熱烈的討論，悅耳的音樂，愉快的友誼。今日那舊時青年鄉紳的風氣，那普魯士式的傲態和軍國主義都已沒有了。你已回到了民主的德國。

你此次回德當然是對的。你雖然在美國事業有所成就，然而總不能成爲美國人，現在商業基礎既已鞏固，你和愛爾沙自得偕同你們的孩子回祖國去受教育。

營業近來仍頗良好。那一件畢卡索（Picasso）的作品已由雷文夫人依照我們的討價買去，我很覺得可以慶幸；佛雷須曼夫人亦已有購買那幅醜惡的聖瑪利亞像之意。

昨日接到格利爾斯爾的來信，心中甚覺愉快。她信中說，她快將使我爲兄的有她那樣的小妹妹而自豪。她在維亞那的戲院中扮演一齣新劇的主角，報上的劇評都稱讚她可憐的孩子，她吃盡了許多苦頭，可是沒有一句怨言。馬丁，她信中間起你，辭意頗爲友愛。她年紀還青，青年人心中不悅不久便立即忘記。當然你們二人都沒有錯。那些事恰似急速的風雨，一忽兒你被浸濕了，接着便即雨過天

睛；你們二人雖還沒有把那事完全忘却，可是你們心中只有溫柔，沒有愁傷了。
我還沒有寫信去告訴她說你已回德國，可是我知道她聽見朋友們在離她不遠之處一定是心中喜歡的。

代爲候候愛爾沙與孩子們。

馬克斯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寄於加利福

尼亞州舊金山「修·愛藝術陳列所」

× × ×

× × ×

× × ×

我的老朋友馬克斯：

支票與帳簿均已收到，謝謝。我們已在慕尼黑，事情都已整理清楚了，只是這裏是何等的混亂！我住的屋子非常便宜。三十個房間，又有十畝左右的庭園，你不會相信的。只是我們國裏的不幸的人非常窮困。在愛爾沙的親戚們看來，我們幾乎是百萬富翁，因為我們在美國的收入使我們居於這裏的富裕階級。較好的食物價錢甚貴；甚至在興登堡統治之下這裏還是不時發生政潮。興登堡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很敬佩。

你信中提及格利斯爾。那末她已獲得成功了，這可愛的人兒！我雖今日還恨她獨自一人去奮鬥，可

是她的成功我是和你同樣喜歡的。我們之間發生爭吵時，你雖沒有說話，然而你是知道我們的事是不易解決的。我對格利斯爾仍保持友愛之情，雖於她與他人結婚多年之後我還是保持此情的。

務請你勸她時時和我們接觸。愛爾沙很歡迎她，正如她歡迎你一樣。煩你代我們恭賀她的成功。

馬丁上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寄於德國慕尼黑。

我親愛的馬丁：

我已把你的地址告訴了格利斯爾了。她見到你們時將是怎樣的高興！而我在精神方面也是會和你們在一處的。

你寄給陳列所的油畫顏料非常好，定價也可以很高。我可以立時把牠們售去而獲得大利。那幅醜惡的聖瑪利亞像亦已售去了！是的，賣給那佛雷須夫人的。她把那醜物拿去時我的高興祇有你會明白。那位在德國勢力蒸蒸日上的愛道爾夫·希特勒是誰？報上關於他的話我很不喜歡。

你親愛的馬克斯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寄於舊金山。

× × ×

× × ×

× × ×

親愛的老友馬克斯：

德國新近的事你當然已聽人說起過了。馬克斯，我老實告訴你，我相信在多數方面希特勒是有益於德國的，只是我並不準確知道。這個人像是青天霹靂，祇有大演說家和熱狂的人才會有他那樣的力量。只是我自問：他的神經絕無毛病麼？他的褐衫軍人是流氓。他們劫掠，今已開始排猶運動。只是這些也許是小事，是偉大的運動將爆發時浮面上的泡沫。我告訴你，我的朋友，這裏的情形似怒潮樣奔騰着——奔騰着。各地人民都是非常興奮。舊時的絕望心境已棄如敝屣了。人民已尋到了一位領袖！只是我謹慎地自問：一位領袖領我們到那裏去？

在人面前我當然不能表示懷疑。我現在已是公務人員，並且還是新政府中的工作者，我真是很高興。

關於政局就說到這裏為止。關於我們自己，我們住在新屋子裏很是高興，已請了多次的客。今日晚上市長是我們的客人，一共請了二十八位吃晚飯。我這話也許有點自己炫耀自己，但這點可獲你的原諒的。

我們於此遙向遠隔重洋的你致意，當酒杯滿時我們爲『馬克斯叔叔』祝健康。

馬丁上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寄於慕尼黑。

X X X X X X X X X X

親愛的馬丁：

祖國大規模的屠戮，消息雪片似的傳來，我很擔心，今請你告訴我事實的真相。我知道你肯向我說真話。誠如你所說，這些事也許只是革命之潮的泡沫。只是在我們猶太人看來，在今日的文明之邦裏還要受那種舊時的罪，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我的朋友，請寄信告訴我，使我可以安心。

格利斯爾的戲劇將於六月中大獲成功之後告一結束。柏林的戲院請她於八月赴那裏去演戲，可是我已寫信給她，叫她等反猶情緒稍減時再作計較。

此信寫得語無倫次，務請原諒，只是在你來信使我安心之前，我的心神是不會安寧的。

馬克斯上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寄於舊金山愛山斯探陳列所。

X X X X X X X X X X

親愛的馬克斯：

你看我現在用我銀行裏的信箋作書。這是必要的，因為我有事情求你，而我想避免那新設的檢查處，這檢查處是很嚴格的。我們目前必須停止通信。遇必須通信時，你務須把銀行的支票附在一處寄，並且不要寄到我家裏去。

今把匯票與帳簿附奉。我不得不作短函給你。格利斯爾已赴柏林。她實過於胆大妄爲。只是她熱望成功已是這麼的久，對於我的恐懼她只一笑置之。她將在考納克戲院演戲。

你是公務人員。我求你看老友面上代我照顧她。請你到柏林去看看她是否遇到危險，如果可能的話。

你新近的態度我不能表示意見。只是請諒解我。我本不曾因爲他們是我們猶太族的人而希望你奮起保護他們，而是因爲你是愛護公理的人。

我把胆大妄爲的格利斯爾託付給你。這孩子不知道她在冒極大的危險。以後我不再寫信給你了。再會吧，我的朋友。

馬克斯上

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寄於舊金山。

× × ×

× × ×

× × ×

馬丁：

我又寫信給你了，因爲我不得不寫。我覺得將有不吉的事發生。我寫信給在柏林的格利斯爾，而她的回信非常簡略。試演正在很順利地進行着；戲劇不久即將上演。我第二次去的信已被退回，信函上只戮了『無從投遞』的字樣。『無從投遞』——這四個字是何等的可怖！怎麼會不能投遞呢？這顯然

表示她已遭到危難了。他們是知道她的遭遇的，只是他們不讓我知道。他們只告訴我『無從投遞。』馬丁，我還用請求你去找尋她麼？別冒險寫信給我。我知道我是無須請你去幫助她，你是自動會去的。我只告訴你她已遇到了危難就夠了。

我把她交給了你，須知我毫無別的辦法。

馬克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寄於舊金山。

馬丁：

× × ×

× × ×

× × ×

我絕望之餘已乞援於你。二個月來格利斯兒信悉全無，而現在可怖的謠傳開始到來。她在柏林演劇祇及一星期。後來她因是猶太女子，被台下觀眾所嘲笑。她是那樣的剛愎，也反唇相譏。傲然告訴他們，說她確乎是個猶太女子。

有幾個觀眾便開始追她，只是她逃走了，躲在一個猶太人的家裏。數天之後，她改變了服裝，開始向南逃走，希望能走回維也納去。不敢乘火車。她告訴友人們說如果她能到達慕尼黑的朋友們處，她就出了險了。那是我的希望，希望她已到了你那裏，因為她沒有到維也納去。願皇天見憐使你能夠寫封寬慰我的信。

無從投遞

六四九

馬克斯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寄於舊金山。

X X X X X X X X X X

親愛的馬克斯：

希特勒萬歲！我今給你惡消息，甚為抱歉。你的妹妹已經死了。

不幸得很，正如你所說，她是呆子。不到一星期之前，她到這裏來，一組突擊隊員幾乎是恰巧追蹤在她的脚跟後面。碰巧由我去應門。先我以為是一個老嫗，隨即我看見了她的臉孔，一忽之後我看見突擊隊員已轉過了園子的大門。我能藏匿她麼？十之八九她是要被發見的。

我能冒險藏匿一個猶太人而把我在這裏造就的一切喪失掉麼？

我告訴她說：『格利斯兒，你將把我們都毀滅。你務須逃到園子的更遠的那邊去。』她看着我，笑了一笑（她始終是個勇敢的女子），就決定了主意。

她說道：『我不願害你們，馬丁。』接着她就跑向樹中去。只是她一定是很疲倦了。她沒曾跑遠，而突擊隊已捉住了她。我沒有辦法。我走進屋子去，數分鐘之後她不驚叫了，到了早晨我便把她的屍體拿去葬掉。她到德國來本來是呆子。可憐的格利斯兒。

我和你一樣傷心，只是你知道我沒有辦法救她。

我現在得要求你不再寫信給我。我不知道他們什麼事時會檢查銀行的郵件。一個猶太女子到我這裏來躲避是予我不利的，今後我不能再和猶太人結交了。

一個新德國正在創造中。我們在光榮的領袖統率之下不久將以偉大的事顯給世人看。

馬丁上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寄於德國猛行。

電報

馬丁，修爾斯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慕尼黑

你的條件如命大展覽會可先準備如市面突然展開則赴莫斯科經濟上事宜的指示寄你的新地址

愛森斯坦

我們親愛的馬丁：

別把祖母的壽辰忘了。到了八號她將是六十四歲。美國的捐助人願供給毛筆一千枝以供你們的德國青年畫家協會之用。曼德爾堡已加入協會。你必須寄十一幅畢卡索的影印畫來，長須二十寸，闊須九

十寸，於二十五日寄到陳列所的支部，別於二十五前寄到。得以紅色和藍色爲主。我們願以八千元作報酬。

親愛的兄弟，我們天天爲你祈禱。

愛森斯坦上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寄於舊金山。

× × ×

× × ×

× × ×

馬丁，親愛的兄弟：

好消息！佛雷斯曼他們又供給了我們一萬元。這足以應付你的青年畫家協會一月之需，只是機會沒有增多，務請示知。瑞士小型品現在正時髦。你須密切注意市場的變化，在五月一日之後你須到沮利克。蘇羅門叔叔很願來見你，我知道你很可以依從他的判斷。

我們熱望着。

祝你成功！

愛森斯坦上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寄於舊金山。

× × ×

× × ×

× × ×

馬克斯，我的老友：

天啊，你知道你做的事將產生什麼結果麼，馬克斯？我將設法把此信交一位美國人私帶。我絕望之中寫這封信請求你。這荒唐的電報！你寄來的這些信！我被當局召去解釋你電報與信中的話，他們要我交出密碼來。密碼？你，多年的老友，怎會對我幹這種事呢？

你的荒唐舉動已產生可怖的結果了。當局直截地命我辭職。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可是你不明白那時我委實沒有辦法麼？我有什麼辦法？我不敢。不是爲我自己，而是爲愛爾沙和孩子們，我請求你——試想我被捉去後，他們不知我的生死，那時他們又將怎麼樣。

你知道被關在集中營裏是怎麼一回事麼？我求你，別再那樣。我在擔心我的生命——我的生命，馬克斯！

已往我如弟兄地愛你，我的老友馬克斯。天啊，你不會發點慈悲心麼？我求你，馬克斯，別再那樣了，別再那樣了！在我的命還保得住的時候你快中止那種行爲。我以充滿了老友之愛的心請求你。

馬丁上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寄於慕尼黑。

× × ×

× × ×

× × ×

我們親愛的馬丁：

這個週末，一批一千五百枝的毛筆應該可以到達你們畫家協會的柏林支會。這樣在那大展覽會舉行之前就可以有充分練習的機會。美國顧客們願意供給一切的用品。

青年勃倫已於星期五帶了畢卡索的貨品離此。他將油畫顏料放在漢堡和雷比薛，隨後便來你處聽命你的指揮。我們把一切計劃的最後決定交給你去裁量，只是請你早日舉行展覽會獲得完全的成功。

上帝保佑你。

愛森斯坦上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寄於舊金山。

上面的一封信因無法投遞，給退回美國。（原作者 Kressmann Taylor）

養尊處優的美國兒童

近年之中，社會工作者們使我們明白有的兒童生活甚為窮困。然而依我與美國許多地方的家庭生活接觸的經驗言，環境較優的父母們予兒童們以太多的享受，致他們的發展受到與窮困兒童們同樣的阻礙。父母們給兒童以種種他們自己幼年時所沒有的享受。他們嬌養孩子，滿足孩子的欲望，以為這樣他們是在造就兒童的前途。實則以千萬男孩與女孩而論，這樣做却在毀滅兒童正常的發展。

兒童應穿溫暖的衣服，應予以正當的玩具，這點無人否認。只是兒童沒有要求什麼而為父母的却給他們以種種東西，這是有害的事。我認識的一位做父親的，他的十歲的孩子沒有說要照相機，亦還沒有懂得照相術，他却給孩子一架很貴重的照相機。又有一位給他的九歲兒子一個很貴的裝有小型汽車引擎的飛機模型。這架模型初次飛行時就被弄壞了。如果父親先讓孩子以廉價的材料自己去製造模型，這又將是何等的好。

父母們縱容孩子，便剝奪了孩子們一種很可寶貴的經驗——期望事物的機會。惟有藉期望才能促孩子工作，使他為他的目的物而積錢。把這個誘因拿去，你便毀滅了發展的大刺激物。

溺愛的母親們急於使他們的女孩子們在社會上獲得地位，不惜去費不合情理的苦心。兒童宴會席上

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年只十齡的孩子們頭髮已捲曲作波形，穿的是時式晚服。這種荒謬舉動的不良影響，實非人品最好的小學兒童所能受得住的。

無怪這些兒童長大起來對於事物的見解不正確，對於他們根本就不想取得的物件毫不知愛惜。我知道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她於學期終了之後把一雙騎馬穿的鞋子和一件手織的厚絨線衫棄在她學校裏的櫥箱中。她的教師問她怎麼處置牠們時，她答道：「拋掉牠們。我反正本來就不要牠們的。」在另一所學校裏，當局雖想種種方法把失物歸還原主，然而學期終了之後還是有十九隻手套，十七頂帽子，七件厚絨線衫，許多雙橡皮鞋和軟底鞋，以及種種的物件如手鐲，自來水筆，以及修指甲用具等等。孩子們如不是不認識自己的物件，便是滿不在乎，不想去拿回來！

這是什麼樣的家庭教育！孩子不想去找尋失物，這便是說父母們對於失物滿不在乎，或是他們很願意再花錢去買，以致兒童遺失了物件心中毫不覺得怎樣。這種父母顯然是放棄訓練兒童習慣的重要機會。

不知愛惜自己的物件，進一步便也不知愛惜他人的物件。教師們告訴我說，這種家庭裏出來的兒童，往往任意破壞校具與遊戲器具；他們甚至還不把誠實當大事。他們尋到了自來水筆與玩具便拾起當自己的。

紐約一所時髦的學校裏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見她的教師爲她拾起了地上的衣服，她給教師一角

錢的小帳。她歪曲的小頭腦以爲金錢可以代替平常的禮貌。近乎驕橫的對於父母，教師，僕役的無禮舉動，是養尊處優教養不良的兒童的特徵。根本上這也不是兒童的過失，而應由父母尸其咎；這種父母不是思想錯誤，便是忙於社會或經濟上的活動，而無暇教導他們的子女以初步禮貌。

父母們常怪學校『不教導我的兒子以工作習慣。』可是你的兒子不肯徹底做事不是學校的過失。你不於孩子幼年時及早養成其自賴與操作的習慣，都使他不費力而得到金錢，讓他長大起來不知紀律不知自力作事。而現在因他在學校裏失敗你便發怒！甚至現在你或許還沒有省悟到孩子長大之後將有同樣的更嚴重的失敗，跟蹤在這種學校裏的失敗之後而來呢。

教育的目的之一，既是教育你的孩子以應付成人生活，那末我們必先教他們知道工作之重要與做完一件良好工作之後的樂趣。在美國許多舒適的家庭中，兒童耳濡目染，往往認體力工作爲『賤役』，爲下流。這種思想最有害於兒童的品格。在兒童幼年之時，我們應及早予他們以家庭工作做，並命他們徹底做完。

金錢的價值可與工作的重要連在一起。把兒童的小皮篋之內塞滿了遠非他所需要的錢是可笑舉動。先讓他學習怎樣管理幾便士的錢，怎樣去用掉一點而把餘下的積蓄起來。如果給他的錢慢慢的增加起來，他便會漸漸知道金錢之來處不易而愛惜，知道什麼是金錢可買，——什麼是非金錢所能買的。

最後我願對父母們說：『予你們孩子的事以較多注意。』他們會立即懂得濫施的禮物——這些禮物

充其量只是沒有意義的東西——與友誼，對於他們的快樂與工作的關切之間的區別。把你們的精力用於注意兒童上面——在家庭幸福方面，精神健康方面，孩子的品格方面，與長大以後的人格方面，你的收穫將遠較你任意施給他們的物質上的物件為永久與有價值。

(原作者Rose G. Anderson, Ph, D.)

工人致富術

丁某是個機房駕車工人。他服務於喬斯林電氣用具製造廠的芝加哥廠裏已十九年於茲。他已年近六十，不久即將退職，於他在市郊的三畝『薄田』上去過生活。

他說：『我現在已是一個資本家了。』

他初時即每月積存一元五角的錢，命公司於三十元的薪金中扣除。開頭十一年中，依照公司的分利辦法，他的一元可變為四元。其後因為市面不景氣，分利減少了，可是雖則如此，他的儲蓄加上複利，今已有一萬五千二百元的存款。這便是他存入一元如今變了十一元之譜。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此數換取公司的股票，或者他可提取本銀，而餘款仍生利息。他亦可提出整筆款子。

又有一個僱員，今年已有六十歲，他數星期前死了；依照公司的分利辦法，他的妻子拿到一萬七千七百元。有一位機師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每年存入九十七元。他在十五年中共計存入一千五百五十二元，而今已變為一萬一千二百元。一位不久即將退休的工頭，可以得到二萬九千一百另六元，又有一位辦事員可以得到三萬六千二百七十八元。

喬斯林公司的這個辦法，在為社會人士所知悉之前，已實施了十八年了。後來於股東會議時，有一

位經濟新聞記者溪巧也列席，寫了一篇關於此事的文字。自此以後來向公司問詢詳情的有六千餘人。這一類的辦法今日爲各公司所實行者已有四千餘種，工業關係專家選了一百六十五種加以詳細研究，而認喬斯林辦法爲最佳。

依該辦法，僱員以工資的百分之五存入公司；公司以淨利百分之十移作是項基金。此項基金由公司執行委員三人和僱員二人組織基金委員會管理之。工廠工人佔會員名額百分之八十五。僱員年達六十，或因發生意外或因生病以致不復能工作者，便可得到一筆款子。工人如因身體多病，可於五十或五十五歲退休。他便視爲失去工作能力，可以得到整筆款子。如果他離職，他到得他所存入的款子，加上公司所捐之一半，並得到二者所生之複利。公司捐入的另一半則充作基本。

僱員服務三年之後必須參加這個辦法，不然便須辭職。公司方面坦白地說道：『看不出這個辦法之利益的人，便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人。』

在另一方面，公司執行委員三人和僱員二人所組織的委員會管理勞資關係，未經勞方一人之同意不能辭退工人。

喬斯林於一八九六年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時，得到了五千元的贈與以作遊歷歐洲之用。他遊歷了三個月，用去了一千六百元。餘下來的三千四百元便是他唯一所有的資本。

他不願意執行律務。他接受了一家營業不振的公司，使他營業興盛；他成了一位『商業醫生』，於

畢業後一年之內他任事於十一種不同的商業，這十一種商業中其一便是電話公司。他為發展其電話公司之營業起見，承購了一家工廠以製造電話用具。電氣事業開始發展時，他又擴充營業，於一九〇二年組織了今日的公司。

却說這位青年工業家始終在設法想出他的利益分配辦法，他以為你必須使人們和你共同工作，而不能使工人為你工作。他認為要使工人擁護資本主義，你必須使他們成為資本家。今日主張推翻現行政治制度的人甚多；喬斯林以為最能推翻現行政制的人，便是將來年老時身無分文的勞工。

喬斯林想出一種商業哲學：『與資方以適量的利益使其有意於投資，予辦事人員以適量的利益使其願意長期任事，最後便是以盈餘的利益給工人們。』

所以在二十年中，喬斯林試行了一種辦法又試行另一種辦法。他予工人們以股票證，使他們於年終得到大量的紅利。他發現他們不到十天，十人之中沒有一個還有餘錢。於是他接着又試行公積餘利制，可是此制好處也不永遠。他以為普通的養老金制度只是『投給牆角老狗的一小片麵包屑』。於是他決定施行分利辦法，這種利益是累積的，所以當僱員想拋掉職務之前得認真的想一想，這種利益又是那麼的大，僱員可以不必愁慮將來，這樣一來，可把精力集中於工作，使其效率更高。

是項喬斯林計劃是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付諸實施的，那時一切的工業正在受戰後工人過剩的影響。起初人們疑心這個計劃之目的在減低工資。

喬斯林氏道：『我們立即宣告道，我們的工資將如過去一樣，與我們的競爭者所給的同樣高。不然這種計劃將是騙人的辦法了。三年之後，變態的工人餘剩現像便告終止，工頭們都稱效率的增加足以抵消是項計劃的費用。自此以後，情形始終不變，是以資方也表示滿意。社會人士對此計劃也表示滿意；我們的出品較前為精良，而成本較前為輕。我們的高級辦事員也認為滿意；我們在這年之內沒有失去一位經理，銷售或任何地位的寫字間人員。我們也從來不曾發生過勞工糾紛。』

這計劃所產生的好果，喬斯林認為有下列諸事：僱員辦事有精神，忠於職務；使工人們成為資本家的結果，勞資間的反感已消滅；因為僱員們不只為公司工作，同時還為他們自己工作，故出品較前為精良；技術精良的僱員沒有被競爭者所吸收去的。

該公司於過去十九年之中每年平均盈利為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然而該公司的營業有許多人家向他競爭，又沒有享到什麼專利或其他的特別權利。喬斯林認為這種結果得歸功於高度效力的出品。

他相信任何施行於勞方的分利計劃，沒有勞方的協力是沒有用處的。他以為這種計劃是種合夥事業——不是一種樂善好施的事，而是一種巧妙的努力，如想獲成功，不單需要好意，並且還需要良好的技術。

是項計劃施行了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遇到一次商業大振時期和一次大不景氣時期，而此辦法的施行始終甚為美滿，此足以證明這辦法的優良。（原作者 William F. McDermott）

萬事都嘗試一次

羅斯福上校 (Colonel Theodore Roosevelt) 有言曰：『最幸福的人便是與人生多方面發生接觸的人。受苦的人便是只有一種興趣而命運把這種興趣奪去的人。』

如果你看見過一個瞎子回復目光的話，你便會立刻知道羅斯福上校的話不錯。我記得有一位生腦瘤的人，他生了此病十五年後把瘤割去。當他拿掉黑色眼鏡重新發現彩色悅目的世界時，他臉上與前不同的神氣我是永遠忘不掉的。他又開始與人生的各方面發生接觸了。

千百來我處問我怎樣獲得人生樂趣的人，正也像這位長了瘤的瞎子。他們把一切的精力集中於一種樂趣的來源上。他們需要一種心理上的手術開擴心神與情緒上的眼界，以便他們看見週圍一切的活動，使他們知道前所未知的生活上樂趣。

我們大多數的人長大起來便把興趣的範圍縮小。兒童起初對於任何事物都感興趣。當他們漸漸有集中注意的能力時，他們開始棄除那些外界不能滿足其直接需求的部分。我們除非小心引導兒童，他們不久便會養成愚蠢的排斥他事的習慣，因而喪失了許多享受的機會。他們會專注意於叫做『遊戲』的活動，而排斥叫做『工作』的一切，因而養成一種心神上的習慣，這習慣，使他們對於有益活動的樂

趣視而不見至於數年之久，甚至有使他們終身視而不見者。

成年往往即是養成排斥新事物的習慣之謂。男子多數專心賺錢，而排斥愛情，嬉笑，和社交生活，女子多專心於家常的事務而排斥愛情，歡樂，和較廣的心神上的樂趣。

自幼即在不斷地縮小他的世界的人，其唯一贖回生活之自由的方法，便是立志採取下述的辦法：樣事情都嘗試一下——這就是說，凡合乎人情的事都嘗試一次。他必須養成一種新的積極的習慣，以消除他的老習慣所產生的惰性，這新習慣會把他自安樂椅中拉起，使他玩弄他先前所不知的事物。

人們常說無錢去觀賞金字塔，或說沒有時間去研究音樂或在弗洛利達去過冬。殊不知一個人的日常工作在另一人看來便是很有趣的事。如果你算算你友人日常所享受的活動，你會驚異你日常從來不曾享受的經驗的種類之多。研究埃及的像形字在我看來自屬新奇之事，可是在我那位考古友人看來，這只是日常的普通工作。只是這位友人新近初次赴勃朗克新動物園參觀，並初次讀了二本神奇小說，這二件事在許多人看來只是平凡的事情，可是那位考古家認為是新奇有趣之事。

下面是我新近建議與一位主婦的幾件事，以供她作初次實驗，借兒童同去滑冰；試織花邊——鋪子教人編織，不用花錢；試讀迪更斯的作品；試聽優美的音樂——買點唱片；試於每星期五赴市中去接丈夫，並去看戲——這事我曾聽他的丈夫建議過；試做別出新裁的菜。我建議了十件事供她試驗；這十件事中她很喜歡七件新嘗試，至今還在繼續實行中。與人生發生七處新的接觸，便是做人較前愉快

之謂。

你自己譬解說：『除我的職業之外實無餘暇幹他事。』如果這話是真的，那末你的處境甚為危險。你乃是在作孤注一擲之舉。十有八九你有失敗的危險。那時你便將怎麼處？你會頓時失去努力之意志，你會萬事灰心。以整個生活寄託於子女身上的母親們，一旦子女離家時，精神方面便會覺得百無聊賴。有種男子退休之後，便枯萎而死。興趣祇有一端的人是不會覺得幸福的。反之，單執興趣的人其後總告失敗。

機械化的生活往往使我們不能看見近旁的有趣事物，一如包住眼睛的綳布。生活機械化的人把注意力集中於他的時計，他的工作表，以及或將使他工作遲延的阻礙物上。我知道有許多人，他們肯花二角五分錢去看關於股票交易所的新聞短片，可是他們匆匆走過股票交易所時毫不想去索得參觀證。你多數沒有走進有趣的房子或參觀過有意思的紀念碑過，這些你日常匆匆走過的房子與紀念碑。然而走上幾級階沿和推開門戶是不費吹灰之力的，而這樣花了幾分鐘去參觀，對於你總是一種足以增進經驗的投資。

使生活多變化無須拋棄你主要興趣所在的事——只是使之開擴而已。在你所專門的學識範圍以內，有許多有興趣的事使你近情，健全和生長。繼續去專心一致便了，只是為增進你的能力與精神起見，萬事都要嘗試一次。

寬容的態度，不論是對人或物，乃由經驗而來。如果你旅行時是慣於趁臥車的話，間或試趁白天的客車或公共汽車。你會覺得新經驗是有趣的，新經驗會打開新的興趣之門。如果你是慣於趁白天客車的話，你便積蓄點錢，享受臥車的樂趣——這也足以同樣增廣你的經驗。羅斯福夫人新近對一羣拘禮的女孩子說道：『出去在你們自己的鄉間做探險家。甚至於在狹小的區域之內做真正的航海家。』這是很好的勸告——嘗試一切的事，下至試吃豬頭肉，上至在落大雪時飛行（如果航空公司讓你這樣做的話），不久你便會發現你往昔所錯過的事真是較你所猜想的還多。

這個嘗試每一種事的辦法，行之多年之後，會使你獲得許多日常生活中有用的資料，使你與友人發生新的同情的關係。這個辦法使你有和張三李四談話的資料。

理智的人明知擴展生活經驗有許多好處，並知縮小生活範圍便會有許多惡果，然而還不願擴展生活經驗，我真不懂其故何在。只是你祇知應該嘗試萬事，並不是就說你便會實行了。不幸得很，在想做一件事與實行一件事之間，還有一種心理上的罅隙呢。

渡過這罅隙的方法便是不拘思索地昂然走過去。我認識一位學校教師，她老是想到勃莫達去，可是老是拖延着。我有一天乘機借她走過一家旅行社。我以想去拿一張船期表為託辭，與她一同走了進去。在櫃台邊頭我故意談到勃莫達，於是她立即不知不覺地定好了艙位。她不假思索地向她的目標走去。

過多種的健全生活足以防止不正的縱樂。生活沒有冒險的精神是種乏味的苦事，我們易於偶過放縱生活以作調濟，承認了赫胥黎『人生乃是間以賞心樂事的日常刻板生活』的話。我們倘若讓我們的興趣範圍縮小，祇有縱情聲色才能刺激我們。如果我們興趣濃厚地嘗試種種良好的經驗，而不致急不擇食，那又是多麼的好。對於週圍世界的樂趣感覺敏銳的人，可不致覺得生活無聊，同時也不致孟浪將事去荒唐地縱樂。

（原作者 William Moneton Marston）

壞孩子與好鄰居

青年法官海德非爾特坐在桌子邊頭，對過坐着一個年十五歲形狀呆滯的女子，很覺坐立不安。在她的邊頭坐着一位女監獄看管員。法官不拘禮地把椅子背推得傾斜一些，審閱着文件。那個房間也是不拘禮節的，書架子上放着許多不整齊的書籍，在一角里有一個林肯的半身像，人和狗的像片掛在四壁。外邊的貨車隆隆地不斷向芝加哥進發，因為這密雪根的近湖的聖約瑟城（人口約八千五百）是美洲西中部出產果品的最大中心區。

一切看來都很隨便——雖然，法院却在開庭。法官是在審閱警署的報告。

報告書上說：「這個女孩子時常出入於酒店。晚上時和男子出外。她的叔叔和教師們說她不容易管理。」

海德非爾特吩咐道：「明天來見我。」那女孩和女監獄員走了之後，他駕車到那女孩家庭所在的勃蘭克維爾鎮去。他在該鎮訪問一位牧師，一位雜貨商人，一位汽車修理處的人，和一位鄉村醫生，都是幼年犯馬麗的鄰居。

他依次問每人道：「知道她的底細麼？」

他們知道得很多，都告訴了他。不是可在法院提出作證的證據，沒有科學化的案件工作者的記錄事實。只是那女孩和女孩的叔叔傑德的四位鄰居所說的事實與意見。

那位雜貨商人說：「傑德是個壞蛋。時時虐待孩子，鞭撻她。」汽車修理處的人說道：「他不給她飯吃。給她穿得很襤褸。他很下流很懶惰。」那位牧師說馬麗從不出席禮拜日學校，不參加任何團體活動。

那位醫生道：「傑德的屋子裏像是豬圈。而所奇者，他竟還是好人家出身。他的妹子是個規矩女子，在華特夫烈地方附近教書。不懂爲什麼孩子家裏的人死後不由傑德的妹子來收管她而由傑德担任此事。」

次日傑德和他的妹子坐在法庭中，傾聽海德非爾特的計劃。那位妹子願意養育馬麗，在新環境中予以自新的機會。

海德非爾特規勸道：「務須使她交幾位青年男女。領她赴教會和影戲院去。幫助她做學校功課。給她一襲漂亮衣服。」

這是六個月以前的事。迄今爲止馬麗在她的新家庭環境中品行良好，這得歸功於海德非爾特，他認爲一個好鄰居足抵許多科學化的案件記錄。

在巴林郡有二千這類的鄰居，充海德非爾特的非正式的不受報酬的工作人員。這些自動効勞的人們

之中，有各種宗教信仰各色種族講各種語言的人。他們由海德非爾特精選而來，或選自他本人的熟人，或選自教會中的領袖，或選自教育或社會改良團體中的中堅份子。他們爲人得規矩穩健，正直熱心。這位青年法官選人甚是謹慎。

依照該郡的收支計算，只許海德非爾特任用一位受報酬的調查員，在這人口十萬的社會中工作。是以在過去六年中他依賴平民的意見與忠告。

他說道：「情理與和衷共濟的精神，足以產生良好的法律。」州最高法院對於這個見解甚爲贊同。

海德非爾特個子不大，有熱誠的灰色眼睛，面孔輪廓像是電影名星，談話聲音柔和，他雖已三十八歲，然看去像是還沒有三十八歲。他的父親是馬具商人，經服役於西班牙與美國發生戰爭後身體衰弱。因迫於病貧，全家由印第安那遷居於考勞拉杜，再遷居於密雪根，更由密雪根遷回印第安那。

海德非爾特見不良的孩子，卽命脫離不穩健的家庭，安置於穩固的家庭中；這種主意也許是他早年東遷西移的經歷所產生的。

他八歲時，在忽田上工作，每天工作十小時，報酬五分。他自力求學。十六歲時，他想投軍參加世界大戰，可是立被斥退，因爲軍官發現他虛報年齡。一年之後，他又投軍。戰爭終了之後，他夜間做剷煤工作，日間求學於諾脫爾·達摩大學。

讀畢新聞學後，他決定不做記者；繼續碩士學位時，他任教於離學校不遠的公立學校中。

一九三三年時，他出席州教師會議，憤然說道：「學童逃學乃是因為他們憎惡你們教師，不是你們自己不好，兒童是不會憎惡你們的。」於是他的名聲播於密雪根各地。

自那次發表憤語之後，州長命他任事於該州幼年犯罪委員會。

密雪根的兒童法庭是由郡遺囑檢認法官任推事的。因為不易物色願任義務推事的律師，幾位政治家乃派了這位學校校長。海德非爾特乃在父母和教師俱樂部，婦女協會，以及教會團體中建樹勢力——而竟然不費力地獲得勝利。他雖是民主黨員，而該郡以共和黨佔優勢，然選民却二次選他續任。

他於去年發現犯罪的兒童多數是受救濟的家庭中的孩子。這類家庭的父母每星期得到二元五角的食物費，每一個小孩得到五角。於是他與妻子節衣縮食，過那類與受救濟家庭一樣的生活。

他大聲疾呼道：「麥糊，甘薯，燕麥粉！每天吃這些！吃到日久之後那裏還要吃。那時你會求乞，會竊偷，什麼都會去做以得到一片肉排或一杯橘子水。我們勉強忍受了二星期。現在我遇一個受救濟的家庭中的孩子因偷竊被捉到庭時，在下判決之前我總回想那二星期的生活。」

海德非爾特並不自稱他的對付幼年犯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不認為是最好的方法。

他道：「有訓練的社會工作人員和設備良好的研究所以及心神病院等機關，如果有的話，那是很好的事。只是你知道美國二千郡中祇有二百郡有這種設置。其餘的郡中我們祇得憑上帝給我們的智力勉為其難。」

海德非爾特時對教育團體，教會組織，民衆團體演講；他的演講總是收費的。收入的錢便用在幼年犯人身上——如電影票費，青年團體的會費，夏季出遊費，童子軍制服費等。有一次他以演講所得買了一隻豬。

先是，有一位教師打電話給他道：『你得爲勞夫——想點辦法。他時時逃跑，憎惡他的教師，是個有害於社會的人。』

海德非爾特應允道：『我會去調查的。』他發現勞夫逃學時，總是到鄉野中去。所以他差人叫那個孩子來，建議出外去散步。

他向人解釋道：『我們每次看見一羣牛或是一羣馬，勞夫便顯得甚是興奮。可是他最喜歡豬。這事就好辦了。他的父親是個窮人；他答應搬到鄉間去住。』

家庭遷居之後的那天，豬送到了。這是二年前的事。去年秋天，這孩子的豬在那展覽會上獲得獎金，他已有了許多小豬；他在學校裏的成績也很良好，不再逃學，在積蓄錢以備購一方田。

又有一次，一個身材甚高的年十七歲的黑人，因爲在二年之中犯了第二次的竊盜案被捕到庭，他衣服穿得甚爲襤褸，營養不足，容色陰沉。

海德非爾特問題：『查利，你爲什麼繼續竊盜呢？』

那孩子答道：『那是我唯一所知得到東西的方法。』法官向記錄望了一望。查利的話是不錯。在他

可憐的世界中，竊盜大概是唯一的方法。仁慈，自尊，規矩等等是他個人經驗以外的事。

海德非爾特打電話與妻子道：『快拿一整套的衣服給我。』

他向孩子道：『幸運得很，我們穿的衣服大小是一樣的。我這裏有個職業，你去就職時須穿得筆挺才對。』

海德非爾特的鄰居給查利非全日的工作做。那是三年以前的事。查利沒有失掉那件工作，快將讀畢中學，擬於明年秋季進州立大學去讀醫科。

爲得到這一類的結果，海德非爾特的妻子和友人們犧牲不小。去冬有一天，一個有六個孩子的家庭不能也不願撫養孩子，一個救濟機關來請求他。那失業的父親沒有屋住，沒有器具，沒有飯吃，身無分文，已感絕望。

這位法官找到了五元錢出租的小屋。他租了一輛貨車，到朋友們家裏去討他們可省的牀具，家具，衣服和食品。他對妻子說：『數分鐘內即有人來取廚房中的桌椅——並且還要牀墊。』

他妻子問道：『我們沒有了這些將怎麼辦？』

他安詳地答道：『我們總有辦法的。上帝待我很好，我們不妨把上帝所施的東西送給他人。』

每星期他在鄉村報紙與教會刊物上發表文字以供幾百萬的讀者參考。他的專欄叫『法院中的兒童』的，凡任何編者來請求，他便免費分送；而來索取的人是那麼多，他每年的印刷費與郵費需數百元。

這一欄的文章他以簡單的文字出之，討論『舊式家庭』，『粗俗的言語』，『徒步遊行』，『氣槍的害處』，父母，學校，以及教會對於青年的責任等問題。兒童欲獲得他的援助無須一定要住在巴林那。去年秋天，一百五十里外的地德洛有一位友人打電話給他，說有一個青年女子境遇不良，『快將完結』。

海德非爾特對那友人道：『於下班公共汽車中把她送來。我們會去接她的。』他掛上電話，轉身對妻子道：『將有人來與我們作伴一二星期。』那個青年女子因此沒有『完結』。

青年法官海德非爾特在救許多男孩與女孩。他的工具是仁愛，希望，常識，與近情的了解。他的助手是二千餘的好鄰居。（原作者 Kari Detzer）

有巧思的愛斯基摩人

我在阿拉斯加與北格林蘭住過幾年，研究愛斯基摩人的生活。見愛斯基摩人富於巧思，殊為驚異。狼搏殺馴鹿或野鹿為食，乃為愛斯基摩人最大的敵人。狼的目光敏銳，頗為機警，故甚難捉捕。然愛斯基摩人殺狼只用一片柔軟的鯨魚骨而已。

他把鯨骨二端削尖，縛以筋腱，使之彎曲成二摺。然後上面塗以脂油，讓牠凍住，把鯨骨放在狼跡時至的處所。狼吞食鯨骨後，凍住的脂油便在狼腹中溶化。尖銳的鯨骨便張了開來，狼的腹部乃被刺穿而死。

還有一種機警的動物是海豹；海豹不僅供給愛斯基摩人以衣食，並供給光與熱。海豹常在水邊晒太陽，能在轉瞬間滑下水去不見。白種人覺得不易走近離海豹一百五十尺之內的所在。可是愛斯基人能匍伏而進，裝做海豹的動作，並以裝有腳爪的工具做出海豹抓冰的聲音。精明的愛斯基摩人能爬近海豹，以一隻手抓着牠的腳，另一隻手以刀刺殺之。

愛斯基摩人刺獲重一噸餘的海象時，他得解決工程上的一個大難題：怎樣把把牠拿上冰面來呢？愛斯基摩人是不知機械為何物的。他所想出的任何器具是沒有輪盤的。只是他能想出一種臨時的無輪滑

車。他在海象的皮中鑽幾個洞，並離象的所在略遠的冰面上鑿一個U形的洞。然後以生皮製的繩穿在這些洞上，反復繞二匝。他並不知道機械學上雙重滑輪的學說，可是他知道拉繩的一端是能把海象自水中拖出，拉上冰面來的。

愛斯基摩人以浮木或幼樹爲骨架，以海豹皮張在架子上，做成一隻獨人乘的船，以作浮海之用。船的面除留放腳的洞以外，其餘都以皮蓋沒；他坐在船上時即以他不漏水的衣服很穩固地縛在那個洞的四週，這樣地船便成爲他身體的一部，而他自己便成爲一種水棲動物。大浪向他捲來時，他自動把船側翻，使船底去承受波浪的打擊，當大浪過去後，他便又把船側正。

愛斯基摩人雖樂於幹難事，然是他居留於白林海中荒漠的皇帝島上時，必曾三思而才決定。他居在孤島上似乎將餓死，因爲四週是峭壁與怒濤，使他不能去捕海豹與海象。

只是愛斯基摩人甚至在這個荒漠的島上竟也建立了一個興盛的村落，甚至天氣殊爲惡劣時他也入海去。我們以爲飛機放射機是我們機械時代中最進步的發明了，可是愛斯基摩人利用這原理已有數代之久。他坐在岸上的獨人小舟，或較大的船上，而夥伴們把他連船舉起來，像是鐘擺似的把他向海投去。

見愛斯基摩人口稀少，吾人對於他們的巧思愈覺可異。全世界的愛斯基摩人還坐不滿耶魯木球場的座位之一半。復次，他們散居於各處有他們蹤跡的區域東西八百里，比紐約與舊金山間隔離還要遠，

自南到北，相隔較緬因州離佛洛列達還遠。

愛斯基摩人沒有技術學校，亦沒有圖書館助他解決難題。他的知識全憑經驗。他往北作三日的旅行去訪問親戚時，第一他得有雪撬。可是他沒有足夠浮木造雪撬；他們多數是居在產木區域之外的。

於是他把大塊的海象皮浸在水裏，然後裏面襯以沙門魚，把他捲了起來，放在戶外讓牠去凍住。不久之後他便有固體的海象皮做雪撬了。只要天氣繼續嚴寒，這種雪撬便足以裝載他的身體與行李。

雖在路上沒有村落，他却沒有多帶行李。只是襯靴子用的新鮮稻草他是帶的；許多白種人不知稻草須時時更換才能禦寒之理，致足趾受凍，愛斯基摩人却是知道的。他為狗帶食糧，可是自己吃的食物都是帶得很少。他帶海豹油，以供臨時造的屋子中取光生熱。這便是他的行李之一切。然而他打量旅途中各方面可以甚為愉快。

到了晚間他立造雪屋，住在雪屋中不久之後他會覺得太熱。於是他脫去大部分的衣服；外面天氣雖在零下四十度，他却還在淌汗。這種熱力的來源便是海豹油燈；這油燈以蘇苔為燈心，所發火焰闊約八寸餘，在冰天雪地中發着溫暖的熱力。

他沒有火柴，燃燈乃靠摩擦所生之火星。其工具為一段乾燥的木頭，二端都裝有白框，一端以牙齒咬住，一端抵住地面，托住地面一端的白框中置有棉花似的東西作為火絨；用時便急轉這段木頭。

他的雪屋為什麼不會溶化的呢？他從未研究過靜熱學，數目還算不上六個；然而他知道：屋中雖甚

溫暖，外面的嚴寒都會抵消這熱力使雪壁不致溶化。

他沒有槍，也沒有弓箭，然而他想以早晨的飛鳥充早飯。於是他把雪屋中的通氣洞擴大，置些肉在洞的近旁，靜候翼膀的鼓動聲。當鳥飛下來攫取小片的肉時，他比飛鳥還急速，立把牠的脚拖住了。

他在晚間不時聽見狼的怒嗥。他憎惡狼。只是既沒有槍與捕機，又沒有鯨骨，他怎麼能夠殺狼呢？

他以血染在刀上，把牠埋在雪中，祇露刀片。他自門中望去，見狼被血的氣味所吸引走近刀片來。狼舐着刀片，割碎了舌頭，於是自己的血染在刀片上。牠覺滋味甚好，氣味甚香，不禁驚喜，於是大舐起來，愈舐愈起勁。終於自己的血流盡，不支倒地。於是這位愛斯基摩人可以得到一張上品的狼皮去赴盛會了。

他的屋子溫暖，他的腹中裝滿了肉，只是他想睡覺時，有一件事使他討厭。他遍身奇癢，得不斷的搔着。於是他安靜地打開二端有繩的熊皮，把牠襯在衣服裏面。因為熊皮的毛很厚，所以他把牠拿掉時，那些不受歡迎的客人都已跳到熊皮上去了。

次日雪很大，四週快將望不清事物，找不到回雪屋去的路了。於是他戴上不會破碎的眼鏡。他從未看見過燻黑的玻璃，只是他以海象牙或木頭做的眼鏡，上面鑿着小孔以代替鏡片，倒也甚為適用。

他到了目的地後，便以雪搗充食物。他以溶化的海象皮喂狗，以捲在裏面的沙門魚自己享受。

（原作者 Edward Weyer, Ph. D.）

婚後的恩愛

愛情是種神秘的東西。雖視之不見，觸之無物，然其堅實猶如鋼鐵。不可捉摸猶如風中之烟，而其來勢却猛不可當。它會自一種情慾化為無我的不能溶解的愛，家庭之中有了這種愛，雖陌生人也很容易察覺。如果好好加以培養，雖年事日長，生殖機能消失，牠還能繼續發牙滋長。

愛情的來源一方面是有機的，另一方面是心神的。流入血液的睪丸或卵巢的分泌物，對於人的愛情生活與智力活動有重大影響。這種分泌物滲入身體的各部使發生性慾。這種分泌物也激起無我的恩愛與熱情。這種分泌物使情人世界充滿了春天永遠的歡樂。換言之，這種分泌物，供給心神上最崇高的活動以生理上的必要材料。不管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生育的慾望是愛情的泉源。人是單數，同時也是複數。他得以其器管去創造，戀愛，和祈禱。

今日的青年，也正如上古的青年一樣，抱有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戀愛的本領是天賦的。結果是戀愛，尤其是婚姻，常常不能達到美滿的目的。須知婚後的恩愛非是易事。婚姻的科學於人類的幸福和文化的發揚雖甚有關係，然不幸得很，這種科學今日尚甚膚淺。

婚姻的直接用意，是滿足性慾與生殖。這種慾望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自然律。這不只是風流，而是上

進與事業的生理上的泉源。我們如能善用聰明與想像，這種欲望可以永遠新鮮活潑。這種相互的美滿性生活，是婚後幸福的基石。

婚後的愛情，是種創造性的事業，不能藉本能或是偶然而獲得。虛應故事的性交，只是自認沒有聰明與人格而已。生殖乃是一種很有意義，甚至還是一種神怪的事。我們不應忘記男女的結合，教堂還爲之舉行儀式。做母親的有時教女兒憎惡性慾，致生嚴重的惡果。『你得容忍性慾。只要託辭疲倦，你往往可以避免。』要使婚姻關係成爲一種美滿的相互的樂趣，我們得盡量利用科學與技巧。

婚姻之目的，乃在使交配成爲一種永久的結合。男性與女性爲相對的特徵所吸引。男子愈具男性的特徵，女子愈具女性的特徵，則雙方愈感熱情。只是性之爲物，貫注於身與心。男子與女子有很不相同之處。他們雖親密，然二者之間隔有一條鴻溝。

男性與女性間，在生理與心神方面既有如許之不同，持久的結合於以成爲難事。男子愛動，思想合乎邏輯，乃屬剛性。女子愛靜多情，處事憑直覺。她的神經系統，她的氣質，都準備她做母親。婚姻是種二個不同而實相濟的人之結合。男女是否易於結合，乃視雙方的這種特性而定。

夫婦之間不只有生理與心神上的不同，並且這種不同，依性的循環每星期在變化無常。性的循環女子較男子爲顯著。在整個的月經循環期中，活動，勇氣，脾氣，性慾等等無時不在變化中。男子的脾氣與活動也在變化。明乎此，則應互相原諒，庶幾可以避免悲劇。

欲求婚姻美滿，性機能固須健全，此外並須節制。換言之，健全之人格，乃為美滿性生活的要素。在某種時期中，如經期與懷胎期內，夫婦須節慾。婚後節制房事，需要心神的健全和高尙的品格。這在許多人竟需極大的勇氣。結婚之前，最理想的境界是貞潔。貞潔須及早修養品格。貞潔是自制最高的表顯。青年自動節制性交，較其他任何道德上體力上的努力為有意義，其能提高人生的美德，非他種努力所能及。宿娼是有害的。須知以金錢買來的愛情，初不能與真正的性交相比擬。那是一種沒有美感的舉動。

甚至真正的愛情，還不足以防止夫妻的性關係發生某種危險。早年過度的行為，使身心不得完全發展。婚後縱慾催人衰老。男子身體疲乏，或有心事時，不應被性慾過強的妻所誘而性交。反之；一位不知趣的丈夫，不得時宜而動熱情，也是使性慾過弱的妻子覺得討厭與惱怒。愛情與愚昧及自私是互不相容的。與疾病亦不相容。男子與女子童年時貞潔不是常例，故戀愛中的男女必須於結婚之前查明雙方有無淋病與梅毒。

性慾關係並無一定之規律。性交的次數亦視人而異，其間差別甚大。有的是性慾健將，有的是無用之徒。人類性交隨時可以舉行，至在別的哺乳動物，祇在青春發動時期舉行。是以對付性慾生活，我們必須以聰明與自制，代替本能的衝動。人與人間的體格差別甚大，故創立精確的規則是不可能的。每一對男女，必須考慮他們自己身體上心神上的特質。須知婚姻的失敗，往往是由於不解事。

男女配合恰當的例子很少見。丈夫的性慾，往往較妻子為強烈。丈夫的愚昧或殘暴，也許會使妻子無意於房事。女子也如下等動物一樣，是須先由男性加以挑撥的。

婚後的性交，易於成爲一種單調的舉動。實則性交應維持其深長的意義。一切感覺，尤其是美感，都應參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乃是因爲人能藉精神提高性交的意義。情慾必須隨之以恩愛。

在感官與心理的刺激方面，頗多可加利用之處。一切調情的小藝術，都應拿來利用。那種視若當然不足爲奇的态度，雙方都應避免。性愛可由許多方法表演之。

在小事只表示殷懃，能引起恩愛之感。我們於日常生活中雖於無關性慾之事，亦應雜以親熱的言語和感激的表示。男子如若平時批評妻子，不顧惜她，及向她說恩愛話時，她怎麼會依順呢？於調情時，言語是與愛撫同樣需要的。

女子的性慾激動較慢。她需事前加以準備。以大體論，女子的性感尙未完全激起時，男子的性感已是亢進。是以她往往沒有滿足，以致坐立不安，有時或許還覺得甚是不悅。爲使她得到真正的快感起見，她的丈夫必須學習自制與高尚的技巧。如婦女要求智力較高的男子爲情人，那是人類的好兆。

男女結婚，應事前爲子女預備適當的環境。人類子女養育時期較長，身體上與精神上須加培養，故男女的結合須永久。換言之，一夫一妻制與婚姻的不可溶性乃是必需者。兒童的品質，既視父母的遺傳優劣以定，擇偶謹慎自是甚爲重要之事。優生論的實在唯此是賴。

夫妻間智力上的結合，是很需要的事。女性的智力，雖與男性的不同，然並不較爲低劣。女孩應受與男孩同樣高等的教育。爲參加她們一部分的人生工作起見，她們需要很廣博的知識。限制女子的興趣於家庭工作，或是於所謂社會的責任，是愚蠢之舉。愛情如無智力活動爲助，便會患貧血症。婚姻生活的幸福，與社會的將來，均有賴於戀愛之是否聰明。愛情的大敵，是天賦的自私心，現代的教育，却把男女學生的自私心發展到極度。

近代因避孕術的進步，致性交的自然結果已被免去。雖然，生殖的自然律却並不因而失效。違反之者暗中受到處罰。以爲我們能稱心所欲的生活，是種重大的錯誤。我們也是自然之一部，受自然律之統制。無子女的爱情，也許會變作單調苦悶的生活，或是一種自私愚昧的生活。以一般論，到了老年沒有子女，像是荒涼的沙漠。

子女太少也是危險的事。須知獨子勢單形孤，無兄妹可以協力相助，互相教化。子女較多的家庭，較小家庭爲歡樂，遇事有個商量。爲家庭之和協計，爲人類生命延續計，三個孩子大概是一家所不可少。社會的真正單位，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由丈夫，妻子，和子女所組成的家庭。惟所奇者，民主國家較注重個人，而不甚看重家庭。

愛情是種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然吾人尙未完全了解這點。夫妻兒女之能結合者，便是靠這成分。能使貧者與富者，強與弱者，用人者與被僱者聯合者，也是靠這水泥。如果家庭之中尙且沒有

愛，那末那裏還會有呢。愛情也如智力，樞狀腺分泌，或是胃液一樣，是必要之物。人與人間之關係，如沒有愛怎會美滿。『彼此相愛』之信條，乃是基本的自然律，與熱力學的基本法則同樣不可違反。

在商業，藝術，科學有大成就的人，性慾是很強的。在英雄，征服者，民族的真正偉大的領袖之中，是沒有性機能薄弱的。只是若把愛情加以昇華，便不必實際上去獲得滿足。靈威能自性慾的壓制而來。『如果俾阿特立斯 (Beatrice) 做了但丁 (Dante) 的情人，世上恐怕也就沒有「神曲」 (Divine Comedy) 了。』

綜上所述：男子和女子對於婚後愛情的身體上，心神上，社會上的必要條件，並非是生而知之的。只是關於這個複雜關係的必要原則與技巧，他們可以學習。青年男女於擇偶之際，宜於物質與精神方面認真考察，以作婚後生活之準備。已結婚者或已感失望者，應該知道失敗並非不可避免，成功還是可能。因為人已能以智力控制物質世界，這種智力亦能使人進入於恩愛的境域。

(原作者 Alexis Carrel, M.D.)

美國的命運

美國有的是其他各國正以兵力奪取或保衛的東西。一種生活無憂，習於自由的人民；一片肥沃的土地；豐富的貯藏；專門的技術；凡為一個國家所需要的，無一不備。然而她還缺少一點東西。因為這一件東西的缺少，致美國人民深感不安。他們的不安，不是為了危險，也不是為了時代的艱難，而是為了缺少清楚的目的與一種確信的意志。以造物及已往成就所給與美國的富源而言，美國的將來，當不成問題。然而美國人民對於他們的將來毫無幻象。他們受懷疑的壓迫。他們一天天憂思焦慮的生活着，覺得他們內部的力量在被窒息中。他們毫不為美國的富有所鼓勵。在這個時候，他們反見了其他强有力的民族一直在努力奪取的偉大要素而退縮。好似美國產生了一種過分偉大的東西，使微小的人法對付似的。

在這困惑難解的時候，美國人民都在假定他們無可倫比的資產，即為他們最危險的負債。其他國家的問題都為不足，而我們問題則為過多。在每一種活動範圍內，我們都以為有着剩餘的事物應該棄置。我們的土地似乎太多，而又似乎太肥沃。我們已採取減低生產的辦法，我們不知道怎樣解決過剩的物產。我們的工廠似乎太多，我們的機器似乎太有效率，我們的工人亦似乎太衆。我們苦心思索

種種限制生產減低工人工作的計劃。我們的資本似乎太多，我們考慮怎樣可以減少儲蓄，怎樣可以不以之投資於出品太多的場所。我們的黃金似乎太多，我們將它埋藏在懇脫基。我們的國際上權力似乎太高，在外交上，我們極力隱藏我們能左右世界大勢的一個事實。

如此這般的結果，使今日的美國人民，不以舊有的自信與勇氣，而以一種引退，失敗，與希望逃避機會與責任的心情在對付世界。這一定是一種暫時的心情，是人民的心神還不適於一種急劇的新環境的心情。因為從處看，沒有一個國家能不生產，不做工，不儲蓄，不經營，祇求安全與避免危險，妄自菲薄自願不足重輕而致富強的。

國家不能永久如此。因為美洲是處於兩大洋之間的大陸，其中心不可毀損，且亦永不能征服。在美洲大陸上面，或是在輕易與友善的力之所及的範圍之內，物質的富源各種都有。居住於此大陸的人民，都係從歐洲文明國家來此，願作移民的一輩人。他們都富有冒險精神，富有進取心，勇敢而具有極大的信心。他們擁有一筆巨大的資產與技術富源的遺產。他們的政治組織，雖不免有種種缺點，不過素稱世界奇蹟之一。古今縱橫，從未有如此衆多之人民，能如此之安全自由，協力同心，寓居於如此廣大的一塊領土之上。沒有一件人民需要，國家爭取，人類以死求之的事物，他們感到不足。所缺少者，祇是一種使各物一一實現的一種清楚的目的與確信的意志而已。

他們現在為什麼缺少這兩點？美國久經磨折。但在往日，雖在鐵爐谷（Valley Forge）嚴重的冬

天，或是葛的斯堡（Gettysburg）戰場上的時候，她對於自己的命運，也從未缺少自信。我們現在缺少自信的原因，我相信，是為大戰後屢次失望所致。在這二十年中，美國人民曾有過三次極大的希望，而結果却是三次極大的失望。他們相信威爾遜，以為他們可以幫同造成一個使自由人民得在公正法律之下安居樂業的世界。他們相信柯立芝與胡佛，以為他們已達到了一個隆盛的新紀元。他們相信羅斯福，以為他們已在很穩健的為全民組織一豐富的生活。在每次運動中，他們開始總是一片熱誠，而最後不過是一場幻夢。他們現在都以為是受了威爾遜，柯立芝，和羅斯福的哄騙，所以沒有一件事情使他們特別信仰了。

不過美國人民，並未在戰後為他們所擔任的事情的哄騙。這些事情現在依舊非幹不可。他們初次嘗試的失敗，是因為尚未獲得成功所必需的訓練或經驗。他們在威爾遜的時候，能認識因戰爭結果，美國勢力大增，在各種重要問題上，不問美國做與不做，均以美國的態度為依歸；這並沒有錯。他們的見識是對的，不過執行方面的缺點太大，強國的辦理外交，必須有經驗豐富的人材。而這種經驗，却不能於幾個月或甚至數年中得之。

美國人民在柯立芝的時候，能認識因戰爭的結果，他們已成爲一最強大的債權國，使他們不得不在世界的經濟改造中，肩起重大的責任，也並沒有錯。不過那時的銀行家，立法委員，和當時的事業家，差不多都沒有這一種事業的經驗。在羅斯福的時候，美國人民能認識美國必須設法控制物價高漲

與不景氣的狂潮，必須規定維護農業與天然富源的計劃，必須保證大家都有工作的機會，必須爲老弱殘廢謀安全的方策，也沒有錯。祇是辦事的智慧不能副辦事的需要。羅斯福的新經濟政策人員，對於此種改革的設計與執行，正如威爾遜的外交家柯立芝的理財家一樣，沒有訓練準備不足。

因之，目前有大部分的人民，以爲在此三種戰後的事業中，其目標都不正確。他們以目擊凡爾塞和約的可悲結果，以爲正是欲在法律統治之下爲世界謀和平實是一種錯誤之證。他們以一九二九年各業的崩潰以及無償還的債券與浪擲的儲蓄，來證明世界債權人擴大信用的錯誤。他們對於無窮盡的入不敷出以及數百萬的失業工人與事業的停滯，感到氣餒。這許多失敗與失望，在目前，已使極多數的民衆反對國內的改革，反對一般的復興，反對致力和平。它們造成了今日之下的一種完全如夢方醒的美國人，祇願退避三舍，祇願將黃金埋藏起來，祇願停止種種的改革計劃。

這種反應確是人情之常。不過我們愈不願做愈無成就，此項工作却愈爲迫切需要。二十年前，國會拒絕進行爲世界謀和平的工作。這種拒絕並未將爭點解決，而且需要更甚於前。美國在承平的時候，從未有如今日之加緊武備者。十年前，我們拒絕爲世界毀損的經濟從事復興工作。這拒絕已加重了我們自己國內經濟復興的困難。現在有許多選舉人都很願意廢止種種社會的改革。如果這一種意見得勢，則一輩不滿意的人，必須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種種更劇烈的改革。

我們覺得一個國家不願幹其應幹的大事，則亦必不能幹其願幹的小事。不願應付大事情的人，必變

成神經過敏與一切怕事。這就是今天使我們感到爲難的原因。在我們這一代的一生中，曾遇到一件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西方文明的統治權已渡過了大西洋。曾爲歐洲邊境一殖民地的美國，現在已成爲西方地理，經濟，與政治的中心，下一代或且更甚。將來之有美國，亦將如古代之有羅馬與近代之有大不列顛。也許我們，並不願意如此。不過在歷史的大演進中，我們個人的取捨，無足重輕。當國家的命運已經顯而易見的時候，除了接受，沒有別的辦法。

使我們癱瘓無力的狐疑不決的態度，決不能由白宮的安民申告書，或是政策的稍加變動，或是轉換一種統治的黨派，來結束它。這彌漫於美國人民中間，顯露於減低農業，不生產，不儲蓄，不投資的種種政策中的不決態度，實種因於美國人民不願以大國人民自視的緣故。我們的疑慮與神經過敏，是因爲我們在以十九世紀造成的心理對付二十世紀的問題，且依戀於一個比較簡單的過去時代的較輕便的責任。我們擔憂美國土地的肥沃，我們擔憂美國資本與勞工生產的豐富，我們擔憂美國在國際間勢力之強大，完全是因爲我們仍墨守着文明世界邊境一個小國的智力，雖是在這文明世界的中心，我們已具有一個極強大的國家的機會，權力，與責任。當美國人民能認識他們的偉大，非但認識他們遺產之厚，且認識他們命運的燦爛，他們一定能更向前進，重行感受一次使他們成爲偉大的歡樂與自信。於是看來似乎困難的事情將變成好像輕而易舉。冀副他們使命的一種願望，亦將恢復他們的自信而完成他們的意志。（原作者 Walter Lipmann）

難忘的人

我生平所遇見的人，最不能忘懷的是那一個？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我並不在想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或是軍人，而祇想到了一個極簡單的人物。這人並沒有稱霸一國的慾望，而祇着手克服環境和克服自己。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他小的時候。爲人瘦小而貧賤，和我們的關係可謂很輕——僅受我們故鄉蘇格蘭來汝福特鎮一輩大胆妄爲的青年的優容而已。

假如說他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不過是爲了他的缺點。他的脚踏得很滑稽。兩眼的長短相差很多，致不得不穿一隻跟高六吋的靴子。跑起路來，矮小的身體，緊張而顛拐，躁急的臉上，流滿了汗。我們一隊中公認善於說趣話的季沙姆稱他爲『Dot and Carry（按步就班）』，是再中肯沒有的了。後來我們就把它縮成了 Carry。『看呀，』有人高叫着，『卡利來了。我們快在他沒有走近之前離開。』我們遂都奔到游泳池裏或是樹林裏讓卡利在我們後邊愉快而毫不抗議的，一路顛跛而來。怕羞和愉快是他的天性——我們不知怎麼會嘲笑他的——在我們看來，卡利真是一個怪物。他的衣服，雖修補得很細緻，不過總覺得可怕。以社會的地位講來，他差不多是出於範圍之外的。他的母親，是一個酗酒的瘦小的寡婦，爲人洗擦店舖以維持自己與兒子的生活。於是季沙姆又惡作劇的說，

「卡利的母親取人家的樓梯來家洗擦。」

卡利須於每天早晨五時起身，送牛奶以補助家用。因為路走得太多，所以在校中時常遲到。事情雖已隔了許多年，我仍能見到一個瘦小的跛足孩子，臉孔火熱身體發抖的站在教室中間。殘暴的教師執着木棍吃吃的笑說，「嚇，嚇……你怎麼又會遲到？」

「是，是，先生。」

「閣下到什麼地方去的？一定是和市長去吃早點的吧？」

「嗯——嗯——」

在這種時候，卡利口吃不能發一言，使他感到大大的痛苦。全班學生於教師猙獰的默示中，得到了下課的准許，遂都歡笑而散。

卡利如能伶俐一點，則一切都可不成問題。因在蘇格蘭的聰明的孩子是處處地方都得到原諒的。卡利的書本功課做得雖不錯，可是口試總是他命運上一個重大的打擊。他的母親對於這點很為痛心。她希望她的兒子出類拔萃。她希望他進一種特種的事業範圍。她雖貧困微賤，不過在她熱心宗教的心靈中，滋長着一種熱烈的慾望。她希望看到她的兒子是一位蘇格蘭教室的委任牧師。這真是一種偉大的愚蠢！但是卡利的母親曾誓說，非死則必成就此奇蹟！

卡利的希望則頗願意呼吸鄉間的空氣，而不願意留在悶不透氣的新禱會中。他喜歡樹林原野和生長

在那裏的許多野物。他最高興的是在開步時檢起一頭病弱的動物，加以小心的照顧。他具有一種最不可思議的治療秘訣。事實上，卡利很希望成爲一個醫生。不過服從心根種於他溫柔的天性。他畢業中學即進大學研究神學。祇有上帝知道他們是如何設法的。他母親極力省儉積蓄。她的身體更見瘦小，不過在她凹陷的眼睛中有一股不可遏制的熱望。卡利自身雖無意於所從事的事業，不過他仍能勉力工作。

光陰似乎過得很快，在二十四歲那年，卡利已領有牧師執照。本地的人，對於洗擦婦人的兒子成爲牧師一事，大感興趣。他被推爲教區的助理牧師，並指定作一次試驗說教。全教會的人都集合了欲一聆這位青年牧師的言論。卡利的演詞已練習了好多個星期，所以在踏上講台的時候，他自己覺得頗爲純熟完美。他開始以一種誠摯的音調演講。起初的數分鐘講得很好。後來他忽然覺察到一排排仰望的臉孔，覺察到他盛裝的母親正坐在最前一排，兩眼向他很興奮的注視着。一陣不能自信的恐怖襲上了心頭。他遲疑了一會，失去了思想的線索而遂開始口吃起來。一經這說話的弱點抓住了，他就無能爲力。他很可憐的支持着，不過當他在極力想發言的時候，他看到不安定的神情與意義深重的微笑，甚而更聽到輕微的竊笑。他更看到他母親的臉色，於是他遂毫無辦法。停止了許多時間之後，他才訥訥的宣佈唱聖詩散會。

卡利的母親在回家後的一小時內，即突患中風。從此她就沒有能再說一句話。葬事過後，卡利即絕

跡於來汝福。沒有人知道或留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是一個被痛斥輕視的人，一個失敗的人。此後數年，忽然聽到他在鑛區裏面一所很困苦的学校教書。於是我又想到他是怎樣的一個慚愧憂鬱，命苦受難的人。不過沒有一會也就把他忘掉了。

我在愛丁堡任事的時候，季沙姆正在那裏担任解剖學第一助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房裏來狂笑着說，「你永遠猜不到現在在我們一部研究解剖的是誰。除了我們兒時的同伴『按步就班』之外沒有別人。」

這是卡利。將近三十歲的人還在開始學做醫生！他真是一個怪形的人物，穿了襤褸的衣服，跛了腳，佝僂了身體，擠在一羣歡樂年青，花花公子的同學中間。沒有人和他講過話。他在貧民區裏租了一間屋子，即以教員微俸的一點點積蓄，很省儉的使用着。我看到他此後兩年中的掙扎情形。他的年齡，外貌，與口吃，使他很受阻礙。不過他仍孜孜不倦的繼續前進。他否認失敗，他舊時頑固的愉快與希望之勇氣，仍能於他的眼中見之。

五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我到了倫敦，我已好久沒有與卡利接觸，不過季沙姆則常見到。他的外表與口才已命定他能在政界中獲取高位。他現在已是一位國會議員。在一九三四年的五月，我和他一同到高地的里諾克斯 (Lenox) 去作一次釣魚的休假旅行。旅館中的飲食既很惡劣，而店主婦又是一個瘦弱的潑婦。一件聊可滿意的事情，是在我們到了的兩天之後，她在酒店的地板上滑了一交，跌傷

了她的膝蓋骨。我們這兩位醫科的叛徒遂照例自告奮勇。可是這位太太一個都不要我們。除了她自己的本村醫生之外，沒有人能合她的胃口。講到這位醫生精明的技術與顯著的成就時，她又將他詳細的描寫了一番，致季沙姆向我丟了一個眼色而好笑起來。

一小時後，那位醫生來了。手裏提了一隻黑皮包，態度敏捷而鎮定，極似一位事務繁忙的人物。他立即向病人安慰了一下，將脫骨的地方很穩妥熟練的按上。直到那時，他的身體才轉向我們。

『呀，上帝！』季沙姆輕輕的驚呼起來。『卡利！』

是的，這真是卡利。不過並不是舊時怕羞，襤褸，口吃的卡利。他具有一種事業立定者鎮靜自信的態度。他一經認出是我們之後，即很熱烈的招呼我們，強要我們到他家裏去吃晚飯。這時他還有一件急症須去診治。

我們帶了一半是興奮一半是遲疑的一種奇特的期望，在那天晚上走進了這鄉村醫生的家。他已有了一位夫人！她迎接我們。她和她自己的村莊那樣活潑美麗。因為醫生尚在診所，所以她就引我們上樓去看他們的孩子。兩個紅臉頰的女孩子和一個男小孩子，三人都已睡着。驚奇使我們啞然無語。

我們在樓下晤見了卡利和另外兩位客人。他現在已是一位態度穩定自若的人，坐在自己的桌子上面，很有一副主人翁的威儀。他的兩位朋友均係有資產的人，對於他都很尊敬。我們從他自己的一點報告和旁人談及的許多情形中，約略知道了他的近況。他的醫道傳佈很廣。他的病人都是些鄉村中

人，謹慎寡言而難於瞭解。然而他獲得了他們的信任。現在，當他走過一個村莊的時候，總有許多婦女，手裏抱了孩子，在路上迎住了他和他商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從不計較診費的。然而他的收入仍是很好的。並且到新年時還有許多禮物，如兩隻鴨，一隻鵝，一堆新鮮的雞蛋等，放在他門前的階石上。這些都是他早已忘之腦後的一種服務的謝儀。

有時在半夜裏，或許有一貧困的人家，發生了生命與死神交鬥的事情：如小孩的患白喉，農人之患肺炎，牧羊人妻之患難產等等，都得由他去安慰一下，握住了他們的手，將他們從死神的手中奪回。這位醫生，現在已成爲瀰漫於全鄉間的一種力量。聰明溫柔，更參以科學與自然的優點。不吝嗇，不需求，愛好他命定的工作，認識他自己在人們感情方面的地位。一位否認失敗的人，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那天晚上，我們離開了他的家慢步在黑暗中時，大家都寂靜無聲。後來還是季沙姆勉強開口說，「這位小人看來似乎已很得意。」

他的語氣中含有傲視的意味，使我深感不快。我迅捷的回答他說，「你願意做誰，你自己呢還是這位里諾克斯的醫生？」

他含糊的說，「渾蛋，你不知道麼？」（原作者 A. J. Cronin）

節育臨診所

在整個北卡羅林挪（North Carolina）州境內，不出五十哩路，總有一所由省政府贊助的節制生育臨診所。因為起初擬由官方提倡，所以政府對於這項工作的進行很為認真。北卡羅林挪之所以首先提倡節制生育的緣故，是為它有一位在鄉間行醫二十五年的公共衛生醫官。他知道本州關於生育方面的紀錄為什麼總是最壞。愚昧，貧困，衛生不良，醫院設備不周，產前不加調護，都為造成嬰孩與產婦死亡率極高的原因。

在北卡羅林挪省，嬰孩在一歲時死亡的機會為千分之六十六。以視康耐克狄克（Connecticut）的千分之四十，與全國的千分之五十四要高得多。有許許多多北卡羅林挪的產婦都由穩婆接生。她們大都是毫無訓練，不懂消毒的方法。墮胎的事件很多，而尤以黑人為甚。慘殺嬰孩亦仍流行。如果全美能依北卡羅林挪之生產率生產，則每年可多出七十萬嬰孩。不過這一批嬰孩必不能產生於貧困污濁，生存機會極少的家庭中。

改良環境，使污濁貧困疾病絕跡，乃是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法。不過這是需要時間的。在目前的情形中，不得不先求助於節育。一般贊成節育的人都特別指出說，一個飲食不足的家庭，應當決定一下他

們是否願意在餐桌上再多加一隻高椅。他們又說，節育能協同防止嬰孩與產婦的慘死，是建立一更強健或甚而更衆多的人民。古柏醫生（Dr. George Cooper）就是相信此說的一人。在他看來，那驚人的統計，無異就代表他所知道的許多人。他是泰希爾（Faircl）人，在他行醫的數年中，曾耳聞目覩這種種情形。他知道許多年青的妻子和一個有肺病的丈夫以及五六個孩子住在兩間山間的茅舍中。他看到過許多像那一對艱困工作的黑人的家庭。他們結婚十七年，生了二十個孩子，十二個已在嬰孩時期夭亡。他曾聽到過許多婦女淌着淚請求，『我們可有什麼辦法麼？』

他擔任了州政府衛生局的預防藥部主任之後，即在同事與友朋間極力宣稱：貧民不節制生育，北卡羅林挪的衛生情形，必不能有多大改進。不過他的主張受聯邦禁止宣傳節育的一條法律的束縛。這就是一八七三年的可姆斯吐克律（Comstock Law），全國的醫生都給這條法律嚇得不敢發一言。不過至一九三六年，聯邦法院即規定這條法律不能阻止醫生爲『救生命與改進父母健康計』開避孕藥方。然而那時也並沒有專供辦理節育診療所的基金。古柏醫生知道向州立法院提出提倡避孕的計劃是毫無效用的。情形似乎和已往一樣沒有希望。

可是他的佳運來了。有一位名克來倫斯蓋勃爾的醫生（Dr. Clarence J. Gamble），是一位以肥皂業起家者的後裔，爲人頗博愛好施。他對於節育問題已久感興趣，且正在資助弗羅里達濕地附近的人口稠密的包加格來特島（Bocagrade）的一種試驗計劃。他聽到了北卡羅林挪的問題，即自願供給

古柏醫生作一次三個月試驗的費用。然而古柏醫生並不感到滿意。他說，如果沒有其他問題，他可接受一年的資助，而不是三個月的資助。蓋勃爾醫生終於表示同意，遂於一九三七年的三月，送去了一張二千二百五十圓的支票作為開始。

在剛試辦的時候，北卡羅林挪一共祇有三處節育臨診所。至一九三八年終已增至五十六處。現在共有六十二處，比它多的僅有紐約一州。這些臨診所都很適當的分配在全州一百郡中的五十八郡。在一九三七年一年中，參加各郡的生產數共計為五萬零五百六十五——超過此數的僅十八全州。

這計劃的進行，是很緘默的。古柏醫生從未企圖在那一郡強迫節育。蓋勃爾的一筆款子不過用以購置避孕的必需品與聘請一位諮詢護士。這位勞勃泰貝拉脫（*Roberta Pratt*）小姐前曾主持過包加格來特的工作，經驗豐富。州政府以此種必需品與服務的便利，給與任何願在他們郡衛生機關中附設避孕臨診所的郡衛生官。不過郡衛生官必須徵求本郡許多醫生的同意——最好是個人的，在會議上常能引起無法解決的爭論。此外更採取特種的警戒，以防民衆反對。

衛生官的辦理臨診所，得以依照他們自己的主意行事。可以用州政府為貧苦人着想的種種方法，也可以用比較穩妥不過費用較高的個別檢驗法。有許多郡份由護士將辦法送至家中，有許多郡份則將孕婦接到衛生局。有幾處臨診所的購置費用由郡委員會撥付，其他的則大都賴個人與社會性機關的捐助。也有幾郡視病人力之所及，向她收一點費——甚而十分錢也可以——稍資補助。

至第二年年底，臨診所已爲二千個婦人供給了避孕的方法與材料。本年分這數目或將加倍。當然，這還不過抓及了一點浮面。有一位護士告訴我，僅是她擔任的一處地方，如果經費充足，就可有一千二百人。不過古柏醫生的主意是，須基礎穩固了才可擴充。這裏的一輩主顧，都是經福利事業的職員或是私人的醫生證明確屬無力負擔醫藥費的婦女。對於這些婦女，懷孕確爲一件苦事。

本州已接有一大堆包括一部社會大憲章（Massachusetts）的信件。這些都是質樸誠實，表示感謝或是請求授以方法的信件，多數都用鉛筆寫在鄉下店舖中購得的粗陋而有線條的信箋上。這批受惠的人大都爲山居人，工業區的紡織與香烟工人，黑人的耕農。在一個棉業郡裏面，於開幕的那個早上，就來了五十個婦人。內中有一個三十九歲的婦人，嫁了十九年，生有十個孩子。她丈夫的收入，不夠一家溫飽，所以她又爲人洗衣服，以補助家用。

另有一個棉村的耕農妻子，年才二十五，在十六歲時結婚，七年中已有了六個孩子，都在一所矮小的茅屋中由穩婆接產。水的供給已成問題，衛生設備更付缺如。第五次懷孕後即問，「你們有什麼辦法麼？」那時本州尚無避孕的辦法，所以護士祇好對她說沒有。不多幾個月後，護士看到這婦人含了一包眼淚——她又懷孕了。不過這時該郡已在着手辦理一處節育臨診所，所以自第六個孩子之後，她就沒有生育過。

這裏是我爲皮德蒙特（Piedmont）一工業鎮某病人寫下的摘錄：丈夫四十歲，妻二十八歲。丈夫

患有心臟病症——不能工作。在一九三六年中，受本地慈善機關燃料，什貨，與衣着的接濟，妻又有第十一個孩子。那時她在工廠裏工作，可得七塊錢一星期的工資。不過剛在一九三七年的新年，她失了業。那年她得到一點食物的救濟，在家裏做一些論件的工作。她又有了第十二個孩子。繼續受人家現款與孩子鞋襪的接濟，她又有了第十三個孩子。這孩子於七個月時產出，一月後即告夭折。

皮得蒙脫的病人，差不多都是從紅泥的鄉村來工廠做工的白人。在一處棉業中心，有一個四十一歲的母親，結婚十七年有了十一個孩子，他到臨診所來的時候，她丈夫剛失業，她自己又不能工作。隔開不遠的地方，另有一個婦人，在婚後的十六年中一共有十個孩子，一位福利事業的職員將她送到臨診所時，她丈夫剛在 W.P.A. 病人的百分比雖沒有統計，不過在翻閱卡片的時候，差不多十張中總有一張註着 W.P.A.。

在山間的區域，護士們總在每天早上八點半出發，向山上山谷或河流的交叉處那些生命永不被重視的地方去巡視一周。不過婦女們現在已很希望得到一些節育的智識。一位護士到一所學校裏去演講為病人舖牀的方法時，在那裏遇到十五個戴便帽穿褪色棉布衣服的婦人——都是欲急於知道節育情形的。

在某地山間，我見到一個患病的丈夫和一個工作過度的妻子，與五個小孩住在兩間祇有兩架牀的污穢不整的屋子裏。更有一個二十九歲的母親，結婚十二年，生有子女九人。以她的物質與精神狀況看

來，如果再懷孕一次，非但將危及她自己的生命，許多孩子的小命亦將難免。

北卡羅林那有兩家最大的製造廠，因受了州定計劃的激勵，已爲它們的僱員各辦了一處節育臨診所。一家更備了印就的紙條夾在薪金封袋內，告訴一輩僱員們，如願節育，可商之廠中的醫生與護士。這計劃的施行，對於私家醫生亦已有很大影響。以前他們都怕受法律的制裁，現在據藥商報告，婦女帶了私人醫生的藥方來配節育藥的逐漸增多。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正在利用臨診所的情形，從事一種重要的研究。

南卡羅林那州靜觀了它的姊妹州兩年，最近也在施行一種同樣的計劃了。喬治亞（Georgia）因受了州辦醫藥協會與社會工作會議二處的敦促，亦將下一個最後的決定。亞列桑那（Arizona）對於這計劃頗感興趣。國家的福利事業與公共衛生事業的各種組織，都來向北卡羅林那請教，並派觀察人員來此。詢問函件從各處如雪片飛來。該項計劃的結果，對於北卡羅林那州自身當然已極關重要，不過最重要的將爲能樹一足資其他各州取法的先例。（原作者 Don Wharton）

我對於美國的信念

我的祖先都世居中歐。有農人，有地主，有手藝匠。不過數百年來，他們的機會總僅限於出生的環境，從未有能懂得自由之真義者。有少數不甘受約束的人，就得遭受種種煩難；某人因信仰了自己所選擇的一種宗教，不得不離鄉背井而出亡；某人因相信了法國革命的主義而被放逐；更有某人因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而坐牢。我的父親與祖父母，就因不堪受此種對個人自由的壓迫，於一八四八年來美國者。

他們的來此，和其他數百萬前後來此的人一樣，是受了美國在世界各國中一種特別聲譽的引導。造成這聲譽的事實是極簡單的，就是：在美國，任何普通的人都得有相當的機會。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他們家中第一代生長於美國的人，我的母親是律師。我的父親也是律師。假如在歐洲，我的母親當然不能成爲一個律師，而父親亦難越出他祖先的常規。他們的六個孩子更絕對不能享受現在在美國所得的教育。因爲我們現在都進了中學與大學。孩子畢業於學校後，亦不決致因係來自小市鎮平民之家而受閉門羹。這裏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干涉你選擇職業或發表意見的法律。

「在他們悠久的家史中，這六個孩子爲最初能生而即懂得自由的恩典者。我希望他們不就是最後的

數人。」

這一段紀錄，也可視為任何美國家庭的紀錄。在我們看來，自由的真義，已具有一種實際的證明。對於我們，自由非但是一種理論的觀念，而且是一種確定而實際的權利。自由的意義是這樣的：例如，假如你經營一個店舖，你可以將你的商品售與任何人，而沒有政府的官員來替你規定一定的價格；假如你是一位大學教授，你不必依照官吏的指示將科學與歷史加以更改。假如你辦一份報紙，你的評論儘可不受新聞檢查員的限制。假如你是一位勞工，你儘可隨心所欲的去此就彼，而你與你的伙伴也儘可集團討論關於你們工作狀況的事情。假如你以為稅賦太高，你可以投票反對那批應負此責的官吏。你如願意評論人物，你儘可隨時隨地的評論，你在這方面所享有的權利毫無限制。

凡此都為「自由」的實際應用。在美國，我們已視之為理之所必然，然而在全世界大半的國家中，差不多都沒有它的存在。目前歐洲的衝突，對於這自由是一極大的危險。因為在近代的戰爭中，人們所破壞的，乃正是他們口稱在爭取的東西。為欲維護我們自由的民主制度，所以我們要保持和平。可是我們決不能毫不在意的保持和平。如果民主政體在平時的代價為謹防毋怠，則在戰時更必須倍之。有一件事我們必須注意。在「非常時期」的藉口之下，政府並不能擴張權力至於減損自由企業的活力，與抑止思想的自由。我們已聽得政府有統制物價，核准營業，編制僱主僱員，檢查無線電之必要之說。在緊急關頭中，最容易發生一種使自由人民放棄他責任的誘力，他將對政府說，「在這非常時

期，一切由你作主，請你告訴我們應當如何辯理，如何思想。『假如你竟屈服於此種誘力之下，則不論在平時，或戰時，自由的民主制度的末日，自會很快的到來。迨你一旦放棄了此種人民的責任，你就很難恢復它們。政府不過是許多人的集合，人一經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就決不甘輕易放棄。我們慎勿受人的哄騙，以爲此種約束乃係爲人類謀幸福而制定。曾任法官的勃蘭第斯 (Louis D. Brandeis) 最近曾說：

『經驗將告訴我們，在政府的宗旨抱定慈善爲懷的時候，我們更須小心防護我們的自由……自由最大的危機，即潛伏於一輩善意而不過缺乏了解力的熱心人士陰險的侵佔中。』

戰爭並沒有改變美國內部的種種嚴重問題，它祇暫時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而已。十年來，我們飽嘗了失業問題的騷擾。然而它的解決辦法並非沒有。在不景氣的數年中，美國的實業，在工廠與在現代的機器方面，不足之量，累積頗大。如欲加以補救，則必需甚而較目前的失業人數更多的工人，且將需要一大筆額外的資本。而此資本祇須美國數百萬投資的人能確信私人自由企業的將來，亦不難於集合。

實業界之缺乏自信，一部分乃爲實業本身，在一九二九年之前過分擴張那個時期中，所造成的缺點的結果之一。不過自一九二九年之後，我們已經過了好多年的改革，然而有幾次的改革，反損減了商業的效力與道德。在促進恢復的計劃中，我們太着重於政府應當辦理的事情：我們曾準備了鉅大的款

項，我們又爲應付這鉅大的款項起見，訂定了偉大的稅則計劃。我們自由民主政體之受威脅即由於此。我們並沒有立即失去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的危險。目前美國制度的最大威脅，乃由於極力阻止自由的競爭企業所致。而且祇有這一種企業才能恢復經濟的繁榮。

我們曾聽得人說，今日之下已無所謂邊境；我們固定的實業正在逐漸衰落；對於將來的新發明希望很少等等。更有人對我們說，美國最根本的一種理想已不復真實；就是說平民的機會已不復如以前之多。不過這一種理論的性質，可謂既懦弱而又虛妄。誠然，我們已不復有新的地理上的邊境，不過其他種種的邊境仍足供我們的搜索與冒險。我們以全球百分之七的人民，仍握有全球百分之四十五的資源。我們享有全球最高的工資，最短的工作時間，與最大的家庭所有權的利益。

美國偉大的時代並未過去，我們的成就正在開始。如果我不能這樣相信，我就不能相信美國。因爲這一種信念就是美國。假如有人問我信仰的原由何在，我將這樣說：

我相信美國，因爲在美國我們是自由的——選擇政府自由，發表思想自由，信仰宗教自由。

我相信美國，因爲我們毫不吝惜我們的自由——我們與意見不同的人共享權利。

我相信美國，因爲我們不仇恨其他的民族，也不垂涎其他民族的土地。

我相信美國，因爲造物賜給我們許多豐富的物產。

我相信美國，因爲我們不約束人們的事業，不論士農工商或是階級信仰之不同，祇要是一個有能力

的人，總可實現他的願望。

我相信美國，因為我們有偉大的理想——而且因為我們有實現此種理想的機會。

(原作者 Wendell L. Willkie)



民國三十年八月印刷
民國三十年九月發行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原選者

The Staff of the Reader's Digest

譯者

何文介 雲 玖 周 鶴 華

西洋

雜誌文卷

觀止

發行所

允 德 書 房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六十七弄十三號

總代理

大 興 公 司

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8)
2-17214
(2)

5549

